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儀禮正義

(九)

胡培翬著

務商印書館發行

義 正 禮 儀

(九)

著 輩 培 胡

學 基 本 叢 書

儀禮正義

卷十九

公食大夫禮第九

鄒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也。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錄第九。疏。正義曰。主毛本誤作壬。集釋大

五等邦國之通稱。大夫謂下大夫。對卿爲上大夫也。凡待賓客之禮。有饗有食有燕。燕主於酒。而食主於飯。饗則兼之。鄭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也者。案經云。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明先聘後食。此所食之賓即聘賓也。必知爲小聘大夫者。小聘使大夫爲賓也。賈疏云。下文。奠豆六設。黍稷六簋。庶羞十六豆。此等皆是下大夫小聘之禮。下乃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庶羞二十豆。是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據小聘大夫也。魚腸胃倫膾皆七者。謂子男小聘之大夫。今案此篇主言食子男小聘大夫。而侯伯大聘便卿爲賓。使大夫爲上介。亦有食可知。敖氏謂與前篇互見其禮。是也。據聘禮云。賓一食再饗。上介一食一饗。不言士介。此又單言大夫。則士介無食也。三禮札記云。天子有食諸侯之禮。大行人云。上公食禮九舉。侯伯食禮七舉。子男食禮五舉。是也。諸侯相朝。有相食之禮。掌客云。上公三食。侯伯再食。子男一食。是也。諸侯於本國之臣亦有食禮。左傳。魏絳和戎。晉侯與之禮食。是也。天子諸侯養老。亦有食禮。禮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又曰。秋食耆老。是也。此篇是主言諸侯食聘賓。並及大夫相食之禮。卽聘禮所云。公於賓。壹食再饗。大夫於賓。壹饗壹食。是也。今惟此篇禮存。其餘皆不可考矣。或曰。樂記言食三老五更。俎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此不親割。不設樂。執醬而不執爵。蓋食禮之中亦有隆殺焉。又此篇主於食飯。而無賓主之酬酢。其食飯也。亦止賓一人。而主君不舉共食。故無阼席。然而鼎俎具陳。庶羞畢備。其侑勸。則皮幣咸有。其執事。則卿大夫士皆在。其食既也。則卷牲俎以歸賓。是亦待賓客之重禮也。禮經釋例云。食重於燕。不獨食禮。公自爲主人。燕禮使宰夫爲主人之別也。食禮有幣。燕禮無幣。食行於廟。燕行於寢。食牲用大牢。燕牲用狗。食使大夫戒賓。燕於庭命賓。皆其例矣。萬氏斯大乃謂食視燕饗爲輕。誤甚。饗禮篇亡。不可考。其禮則又重於食焉。云於五禮屬嘉禮者。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飲食視

饗亦屬嘉禮也。故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

戒猶告也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

疏

正義曰自此至大夫既七七或於鼎逆退復

也陳具二也賓入拜至三也鼎入載俎四也注戒謂至賓館戒之使來主國之廟受食也據下云遂從之則本日戒可知云戒猶告也告之必使同班者謂食鄉使鄉戒食大夫使大夫戒也敖氏云各以其爵則兼

卿大夫言矣此蓋顧下經見上大夫之禮而立文也敖說得經意云斂者易以相親敬者此釋各以其爵之義也放氏云飲食之禮賓主敵則主人親戒速所以尊賓也此使戒賓而各以其爵亦其義耳說亦通

上介出

請入告問所以

疏正義曰注問所以來事毛本以下有爲字嚴本集釋要義俱無張氏識誤云注曰問所以來事案釋文云以爲于僞反今本于以字下脫一爲字從釋文據此則張所見本原無爲

字特因釋文增入文句反嫌冗複黃氏校錄云單疏述注云問所以來事者釋云賓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爲來之事賈蓋以爲字釋以字據此則賈所見本亦無爲字盧氏詳校謂釋文是所爲誤作以爲非也今從嚴本

辭爲既先受賜

疏正義曰敖氏云食必三辭者重於燕也燕則再辭而許今案饗亦三辭可知注云賓出

辭不敢當

疏爲既先受賜不敢當者賈以先受賜謂聘日致饗或云饗先於食先受賜謂先受饗也

賓出

拜辱拜使者屈辱

疏正義曰賓出謂三辭許之乃出外門外也注云拜使者屈辱來迎己者是以拜辱爲拜使者

來迎己

不答拜爲人使

疏正義曰爲人使者不答拜說已詳前云將猶致也者謂致其食賓之命也

賓再拜稽

首受命大夫還復於賓不拜送遂從之

疏正義曰注云不拜送者爲從之不終事者謂賓從之從之不終事而來不終賓主迎送之事故不拜送也觀禮侯氏

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案達從之文與此同而拜送者賈鄉飲疏謂鄉大夫尊賓卑故特拜辱而送之亦是也餘詳鄉飲篇

射亦有從之之文而拜送者賈謂尊天子使是也鄉飲賓朝服卽位子

大門外如聘

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如聘亦入於次俟

疏正義曰注云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者鄭以經於此始言朝服則前

輕。故至次中始易朝服。此乃鄭之說也。敖氏云。拜命之時。賓固朝服矣。於此乃著之者。明其與聘服異。王氏士讓云。聘禮歸饗餼。賓必朝服禮辭。此公食戒賓。賓再拜稽首。如親對主君然。其必朝服可知。注謂初時玄端。夫確。韋氏協夢云。賓與大夫行禮皆服朝服。大夫退而賓即從之。并無易服之節。則其先已朝服可知。必著之者。嫌聘時內弁服。食禮盛。或亦與聘同也。此皆申敖氏。似亦可從。云。如聘亦入於次俟者。案聘禮曰。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十次。注云。入於次者。俟辨也。次在大門外之四。即此注言俟之義。褚氏云。如聘如至大門外入次之儀也。•此

右戒賓賓從

卽位。具主人也。攘者俟君於大門外。卿大夫士。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之外。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卽位者。待賓之人。具者。待賓之物。禮告具而後卽位。此則卽位乃具也。注云主人也看。謂此卽位指主人言也。秦氏惠田云。經言卽位。不言主人者。上言賓卽位。則此爲主人可知也。敖氏以卽位仍屬賓者。非。郝氏又連上文如聘卽位爲句。尤誤。云攘者俟君於大門外者。攘者卽下納賓之大夫也。立於大門外待事也。云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之外者。卿大夫士序立於廟門外。待君迎賓入乃入。以及宰夫所具饌物。斯時皆在廟門外。故因言主人卽位而詳及之。卿羹定。肉之羹。定猶熟也。著。疏正義曰。注熟。集釋作孰。戴氏云。古通用孰。○云肉謂之羹者。爾之者。下以爲節。雅釋器文。云著之者。下以爲節者。謂羹定而後陳設。以此爲節也。甸人陳鼎七。當

門。南面西上。設局。局若束若編也。局。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局蓋以茅爲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今文局作鉉。疏正義曰。鼐。彝氏作鼐。一。豕一。魚一。腊一。腸胃一。膚一。凡七也。無鮮魚膾。褚氏云。此卽聘禮致饗上介之數也。小聘賓與大聘上介爵同。故鼎皆七。云甸人家宰之屬兼亨人者。賈疏云。案天官有甸師氏。又有亨人。皆屬冢宰。彼天子禮。諸侯比天子爲兼官。故甸人兼亨人也。必使甸人陳鼎兼亨人者。案亨人職云。掌共鼎鑊。又案甸師職云。掌帥其徒以耕熟役外內饗之事。故使甸人兼亨人陳鼎。少牢無甸人官。故饗人陳鼎也。儀禮釋官云。周禮甸師職

傳・使甸人獻麥・杜注・甸人主爲公田者・是諸侯謂之甸人・天子謂之甸師・其職掌一也・據少牢・大夫無甸人・則士亦無之・既夕士禮・甸人抗重・蓋公臣來治士之喪事者・非士有甸人也・云南面西上・以其爲賓統於外也者・凡鼎陳於門外・多北面北上・此南面西上者・以此鼎爲賓設之・賓在門外之西・故使統於外也・云凡鼎彝蓋以茅爲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者・蓋・疑辭・李氏云・茅之爲物潔白・故鼐疑用之・方氏苞云・若束若編・其爲茅可知矣・著其異於尊幕之用布也

設洗如饗 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禮亡

(疏) 正義曰・注云必如饗者・先餘詳士冠禮設局鼐下

燕禮則設洗于阼階東南 古文饗或作鄉

(疏) 饗後食・如其近者也者・周公作經・有饗禮・有食禮・饗在先・食在後・設洗如饗・謂食禮設洗之處如饗禮所設之處耳・二禮相繼而行・故云如其近者也・聘禮注雖有饗與食互首先後之文・然終以先饗後食爲正・詳聘禮公于賓壹食再饗下・云饗禮亡・燕禮則設洗于阼階東南者・以饗禮既亡無可考・故引燕禮以明之・方氏苞云・饗禮嚴・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當時諸侯苦其難行・故去其籍・云古文饗或作鄉・亦詳聘禮

凡設而盤也 公尊不就洗・小臣於

(疏) 正義曰・注云爲公盤也者・言盤匜爲公盤設也・盤・盛盤葉水・匜・盛水以沃盥者

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 公尊不就洗者・凡行禮賓至・敵者・皆盥於洗・公尊・則不就洗・故特設槃匜

以待之 祭祀尸尊・亦不就洗

(詳士虞禮) 水錯于槃中南流下・云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者・周禮太僕職曰・祭祀賓客・正王之服位・小臣職曰・小祭記賓客饗食・掌事如大僕之瀝・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詳燕禮大射儀

宰夫設筵加席几 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公不賓至

(疏) 授几者・親設菹醬・可以略此

崔席也 詳下記・注云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者

經未言設筵之處 故注明之・戶西・卽所謂戶牖之間・堂上尊位也・凡布席於堂上・皆南面・布席於室中・則東面

左凡者 為人設几也・爲神則右几

(詳士昏禮)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下・云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菹醬・可以略此

者 聘禮賓・賓至・公迎賓入・受几授賓・此但設之・是不親授・故記不授几注云・異於醴

無尊不獻酬 • **(疏)** 主於食也・謂異於聘時醴賓也・所以然者・以食禮公親設醯醬及大羹菹・親設者多・故此可略也

正義曰 敦氏云・經言此

飲酒漿飲俟于東房 飲酒也・漿飲也・其俟奠於豐上也・飲酒

(疏) 正義曰・嫌酒漿或用尊也

先言飲 明非獻酬之酒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

(疏) 正義曰・嫌酒漿或用尊也

李氏云。此酒漿以隨口耳。注云飲酒清酒也者。周禮酒正職曰。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鄭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又曰。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鄭注。清。謂醴之沸者。吳氏廷華。褚氏寅亮。皆以此注云清酒爲指四飲中之清。非指三酒中之清酒。其說是也。云漿飲咸漿也者。酒正三曰漿注云。漿。今之咸漿也。然則漿亦四飲之一矣。賈此疏云。歲之言載。以其汁滓相載。故云歲。漢法有此名故也。云其飲莫於豐上也者。謂奠於豐上。待事至乃設也。酒漿皆有豐。詳下。云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者。以其先言飲。明是飲以酌口。非用以獻酬。周禮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鄭注。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是也。云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者。周禮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醬酏。彼先言飲。此先言漿。後言飲。明亦飲口。酌口。與六飲用以共飲者不同。漿人職曰。凡飲共之。鄭注謂非食時。故此云別於六飲也。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疏。正義曰。注云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者。西漿不在凡中者。雖無尊。猶嫌在堂。案上文鼎陳于門外。洗設于阼階東南。槃匜具于東堂下。筵設于堂。西漿俟于東房。而其餘豆簀簋鉶之屬尚多。故以凡宰夫之具一語統括之。見宰夫所掌皆陳在東房也。儀禮釋官云。周禮宰夫掌賓客之飲食與其陳數。注云。飲食燕饌也。疏云。鄭不解經。中食爲食禮者。經中言食。則食禮自明。注又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疏云。儀禮具有諸侯之禮。俱亡滅者多。今存可見者。有聘禮公食大夫。是待聘客之法。然則食禮之陳數。宰夫掌之。故此經設筵。授公醯醬。薦豆。設黍稷。設羹。設彝。授公飯。饌膳稻。進饌豐。授公束帛。侑賓。皆宰夫主其事也。云酒漿不在凡中者。雖無尊。猶嫌酒漿仍在堂。故特言之也。猶嫌在堂者。酒漿亦是飲食之具。而上特言俟於東房。不在凡中者。以經雖云無尊。猶嫌酒漿仍在堂。故特言之也。

右陳具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不出大門。降於國君。疏。正義曰。如賓服。亦朝服也。注云不出大門。降於國君者。國君來賓。主人尊者於大門內。詳士冠禮。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答拜下。大夫納賓。大夫。謂上壇也。疏。正義曰。卿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左西方賓位也。辟。正義曰。注云左西方賓位也者。賓之位常在西。入門左。卽西也。亦詳士冠禮。主人遂遁不敢當君拜也。疏。人迎出門左注下。云辟遂遁不敢當君拜也者。義詳聘禮。儀禮解云。聘禮。公

迎賓再拜。賓辟不答拜者。以公爲聘君而拜。已不敢公揖入賓從道之。
〔疏〕正義曰。上文賓入門左。謂入大門其禮也。此則爲食已而拜。故旣辟還復再拜稽首。謂從大門而入也。敖氏云。此行禮於禰廟。亦有及廟門公揖入廟。禰廟也。

每門每曲之揖。不言者。文省。及廟門公揖入廟也。
〔疏〕正義曰。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注公揖先入。省內事也。又云。賓立接西塾。以後乃言納賓賓入。此公揖入下卽云賓入者。明賓從公而入。禮殺於聘也。
〔注〕云廟禰廟也者。儀禮凡單言廟者。皆是禰廟。詳士冠禮筮于廟門下。賈疏云。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燕輕於食饗。又在寢。是其差次也。

賓入三揖。每曲揖及當碑。〔疏〕正義曰。敖氏云。此三揖與士冠禮同。與聘禮異。蓋以聘禮公先入俟於中庭故也。
〔注〕云每曲揖者。卽所謂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也。詳士冠禮至于廟門揖入三揖下。云相人偶者。詳至三階二讓升讓先。〔疏〕正義曰。注升下鍾公升二等。賓升遠下人。
〔疏〕正義曰。公升階之儀乃與廟同。然則升階尊卑之差。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東夾南。東西節也。取不過一等。大夫亦兼上下者言。賈

見禮。方氏苞云。至此治見羣臣之位。明公入然後從而入。公與賓升堂。然後羣臣與介各就其位也。
〔注〕云東夾南東西節也者。敖氏云。東夾南。卽東夾南。今案。夾之近南者爲堂。近北者爲室。故有夾室與東堂西堂之稱。然統言之。皆夾也。經言東夾。自兼東堂在內。不必分別。詳聘禮設壇西夾六下。云取節於夾。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明東於堂者。東序以西爲正堂。東序以東爲東夾。今立於東夾南。是在正堂之東也。

統於門者。非其正位。辟賓在此。
〔疏〕正義曰。注云統於門者。非其正位。辟賓在此。賈疏云。燕禮大射。士在西方。東面北上。不統於門。夫統於門者。以賓在門西。辟賓在此。非正統於門者。非其正位故也。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
〔疏〕正義曰。堂之東下爲東堂下。詳士喪禮。南面西上。統於門也。人事省。足共其役也。此則奉槃。奉匜。執翬。執巾。皆一時事。故曰西上。明非止一人也。今案此有正興師及從者。而經止言小臣。蓋總舉其官之辭。至燕禮供事者非止小臣。師一人。解誤詳燕禮及大射儀。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宰。宰夫之屬也。
〔疏〕正義曰。江氏筠云。東夾北。蓋房中也。房中而云夾北。則夾在後楣以

於房東西。東夾在東房之東。故以北堂下東方爲夾北。與鄭注以夾北在房中不同。張太史旣依鄭氏爲圖。以夾室置房之南。乃不用鄭氏夾北在房中之說。而依敖氏以夾北在北堂下。則違鄭義。亦失敖義矣。今案以夾北爲房中。本鄭氏特牲饋食禮注。其說是也。焦氏又謂夾與房有戶以相通。則非。詳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下。注云宰宰夫之屬也者。宰即謂內宰。儀禮釋官云。祭周禮內宰職曰。凡賓客之裸獻璠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注引坊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豐陵夫人之禮。是賓客之饋食。內宰有事焉。諸侯禮亦同也。經云大夫立于東夾南。牢東夾北。若以宰爲大宰。則諸侯之大宰是上大夫。何以不位於東夾南。而位於東夾北。據下云。內官之士。在宰東北。注以內官之士爲內宰之屬。則此宰明爲內宰可知。周禮外宗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內宗佐傳豆籩。賓客之饋食亦如之。是饋食賓客夫人有薦豆籩之事。鑑豆屬。故使內宰執以授公。彼注乃謂宰爲太宰。不知周禮大宰職不主賓客饋食之事也。祭統。立宰宿夫人。鄭注。立宰。守宮官。周禮內宰注云。宮中官之長。然則諸侯之內宰。又謂之宮宰也。今案周禮序官。大宰小宰宰夫皆同官。內宰統於治官。而宰夫爲治官之考。故云宰夫之屬也。必云宰夫之屬者。以是時宰夫位亦在房中也。常以此注爲正。後宰右執鑑注。宰。謂太宰宰夫之長也。與此注兩歧。恐非。云古文無南上者。儀禮今文西面下有南上二字。古文無。鄭以宰爲宰夫之屬。明非一人。故從今文。不從古文也。敖氏則從古文。謂經惟言宰。是。立於此也。南上之文。無所用之。今案周禮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諸侯之官數雖無文。亦不止一人。即如上文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經但言小臣。而敖氏以爲兼正與師在內。何此經言宰而斷爲獨立邪。又解此宰爲大宰。皆誤甚。豬氏云。東夾北。非大宰立位也。焦氏云。立於夾北者宰也。注云。宰。宰夫之屬也。西面南上。則必從宰夫而立。宰夫尊。立於南。其屬於宰夫之北。而內官之士。又在宰之東北。蓋皆立於房也。下云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又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則宰夫立東房甚明。前云宰立東夾北西面南上。兼宰夫而言也。醯醬六豆六簋之設。宰夫主之。宰佐之。宰若遠立北堂下。豈無所事乎。將有事而登降。不勝其煩乎。至於宰右執鑑。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鄭注。此宰爲大宰宰夫之長。則非立夾北爲宰夫之屬者。賈公參以此宰即彼宰。疏云。宰位東夾北。西面南上。今以蓋降出。送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賈說是也。蓋前此宰立房中夾北。佐宰夫設豆設蓋。至是出門執鑑授公。又復位於房中夾北者。此下宰夫設鉶授槃飯。又必宰佐之。蓋凡宰夫之具皆饋於東房。自東房而設而授。非宰夫一人所能勝。此宰所以必立於東夾北。而東夾北必在東房。不然。宰僅有執鑑一事。何不竟立於門外。而乃立北堂下。趨出趨入。僅爲一體。可謂迂矣。且遠立北堂

下於設俎設羞皆不能目見何以恰當其時而出執燈也則必有探而告之者亦甚煩矣惟其佐宰夫於房中當此設黍稷六簋之後卽趨出執燈於事爲便也案焦氏謂西面南上乘宰夫而言其說甚確然經於東夾北不云宰夫而云宰者以經云南上則宰夫自在宰之南而內官之士又在宰東北故言宰而位次始明也又焦氏解釋前後經文復辨論亦極明析雖未明言宰爲內宰固不以鄭氏所云太宰當之矣敖氏謂無南上二字則方氏觀承胡氏承琪反俱已駁之矣

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卽位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自卿大夫至此不先

〔疏〕正義曰在宰東少退於宰也王氏士讓云自大夫士至內官之士皆主國之臣故位皆居東方注云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者以經云內官明是夫人之官卽內宰之屬也儀禮釋官云內官之士當爲內小臣之屬周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稱士者異其賢內小臣亦稱士故云內官之士其職云若有祭祀賓客則擯詔后之禮事是以位在此今案周禮內小臣寺人皆內官寺人亦掌賓客之事則夫人之官兼有寺人在內也又此注云內宰之屬則上立東夾北者爲內宰益明矣云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卽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者案下文大夫七鼎士設俎設羞是食賓大夫以下皆有事而云無事者以入門時自無事故不必先入也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鄭注公迎賓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卽位而俟之明係先入與饗食禮異也

〔疏〕正義曰西上自統於賓也然則承擯以下立於士西少進東上

〔疏〕正義曰注云然則擯位在阼階下記云卿擯由下是也此注謂承擯紹擯立於士西敖以爲立於士東韋氏協夢云今案上文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承擯是大夫尊於士宜在士之上若立於士東則反在士下矣從注是也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

〔疏〕正義曰楣謂之梁至再拜者興禮俟賓降者與禮俟賓降者嘉其來也公再拜降矣

〔疏〕經義述聞云至再拜再當爲壹因下公再拜而誤也至壹拜者賓至階上公則壹拜也先言壹拜後言再拜序也聘禮及此篇下文先言公壹拜賓降公再拜此不當有異鄭注聘禮下文公壹拜賓降皆云不俟公再拜而此獨無之則所據本已誤作至再拜矣敖繼公集說謂賓降之上脫公壹拜之文此說尤非也至再拜卽至壹拜之謬何須又言公之壹拜乎若謂至再拜爲總括下文之詞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乃申言上文之再拜則十七篇無此重沓之文聘禮及此篇下文公壹拜之何不開總括其詞曰再拜乎今案述聞之說是矣但經文相

傳已久。未敢遽改。而存其說於此。

賓西階東北面答拜。西階東少就主君敬也

疏正義曰。西階東西階下之東也。答拜是目下事。賓

君拜。無不稽首。注云西階東少就主君敬也者。君擯者辭拜於下。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在東。賓拜不於西階前而於西階東。是少就主君也。

疏尚未拜。不言稽首。省文也。方氏苞云。凡答鄰國之

賓降再拜。公降。擯者辭矣。賓。疏正義曰。拜也者。言賓不從擯者之辭而仍拜也。於是公降一等親辭之興也。賓降再拜。公降。擯者辭矣。此曰上無擯者二字。亦省文也。注云賓降再拜。

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興。起也。疏。聘禮作擯者曰。此曰上無擯者二字。亦省文也。

公降。擯者辭矣者。上注云辭拜於下。謂辭其拜於下也。然賓猶降拜。公亦降。辭擯者所釋之辭。即宣君從子云云

是也。惟聘禮與食禮此辭。蓋待異國之臣與本國之臣異也。云者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者。言公雖降一等辭。而賓猶降西

階東。終其再拜稽首也。官氏獻璫云。必知賓栗階升不拜。自以已拜也。栗。實栗也。不拾級連步。疏正義曰。之終其再拜稽首者。於升而不成拜知之也。栗階上他

趙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走。栗階上他

本有賓字。唐石經無。戴校集釋云。此承上賓西階東北面答拜。不必更言賓。當從石經去之。校勘記據燕禮疏引有賓

字。以石經爲非。經義述聞謂燕禮疏約舉其文。不必字字皆同。據聘禮云栗階升無賓字。亦是承上賓降階東拜送而省

也。無者是。今從石經。注栗寔栗也。毛本寔作實。嚴本通解俱作寔。不拾級而下曰走。鍾本走誤作走。走。戴校集釋云。說文引春秋公羊傳曰。走階而走。今傳走作躇。釋文云。丑略反。一本作走。音同。

注云自以己

拜也者。謂已在階下再拜稽首。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故升不拜也。栗階詳燕禮記。

疏正義曰。上文

意。自以爲已拜於下也。主君不敢受其拜下之禮。故復命之成拜於上。而賓亦遂於階上北面再拜稽首也。注云賓雖

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爲不成者。主君辭之之意。原欲其拜於上。而賓終拜於下。是猶爲不成也。方氏苞云。凡再拜稽

首而不升拜。唯膳宰送爵於公。大夫媵爵。大射賓始受命。燕射之終。公命撤幕。卿大夫降拜。則然。至公酬賓。賓

媵爵於公。則小臣雖辭。賓升卽成拜。而公亦無再命。唯食禮升而不拜再。有命而後成拜何也。賓終拜於下。而升不

敢拜。自同於膳宰之送爵。大夫之媵爵。以明其重悚不安之意也。惟賓以不敢拜明異敬。故公又以命成拜爲優禮也。

右賓入拜至

士舉鼎去鼐于外。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局。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

入由東。

出由四。明爲賓也。今文疏。正義曰。去鼐于外。害石經。嚴本。俱作幕。釋文。集釋。通解。楊氏。陳單注本。奠爲子。古文待爲持。毛本。俱作鼐。儀禮誤從釋文。三禮札記云。古鼐幕字亦通用。但鼎幕作鼐。與經例尤合也。今從釋文各本。陳鼎于碑下南字。石經。嚴本。集釋。通解。敖氏。俱不重。徐本。楊氏。監本。毛本。俱重。陳單注本重南字。係擠入。敖氏。及張氏爾岐。俱謂不重者爲脫。則重者是也。戴校集釋補。南字。坐奠于鼎西南順。各本皆有南字。敖氏以爲衍文。非。○舉鼎。扛鼎而入。鼐。鼎蓋也。賈疏云。去鼎于外者。以其入當載於俎。故去之也。士喪士虞皆入。乃去鼐者。喪禮變於吉故也。敖氏云。次。序也。序入。鼎在西者先。在東者後也。朝位君南面。故陳鼎於內外皆順之。鼎西。每鼎之西也。盛氏云。右人在鼎西。故抽局即奠於其西。便也。南順。言奠局之法。南北設之。順鼎面也。舉鼎之時。局橫加於鼎上。及其奠之。直設於鼎旁。故云南順也。出自鼎西。謂右人奠局訖。卽自鼎西而出也。今案。左人待載。謂立於鼎東待升肉載俎也。注云入由東。出由西。明爲賓也者。褚氏云。若不爲賓。則出亦當由東矣。出入君門由東。禮之常也。云今文奠爲委。古文待爲持者。敖氏云。奠於鼎西之奠。後篇皆作委。宜從今文。胡氏承珙云。奠與委義本相近。下文云大夫旣七。七奠於鼎。又甸人舉鼎。順出。奠於其所。此篇多作奠。故從古文也。又待持古同聲。周禮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杜子春云。待。書亦或爲持。是二字古多假借。此時俎猶未入。當云待載。故鄭從今文。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七于鼎。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雍人言入。旅人言退。文互相備也。出由東。亦如舉鼎者。七

疏

正義曰。敖氏云。雍人西面於鼎南。陳俎。俎南順。旅人南面於鼎北加七。七北枋。

亨。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食饗饗食之事亦如之。天子有內饗外饗之官。諸侯唯有饗人而已。襄二十八年左傳云。饗人歸更之以幣。是也。雍與饗通。亦作離。國語。佐離者營焉。韋注。離。亨煎之官。旅人蓋其下府吏之屬。如少牢之有雍府也。云雍人言入。旅人言退。文互相備也者。賈疏云。雍人言入。亦退。旅人言退。亦入。皆入而退去。故云文互相備也。褚氏云。雍人旅人退未卽出。注云出入之由如舉鼎者。蓋終言之耳。至後取七舉鼎。乃順

出。疏謂出而復入。非也。云七俎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者。李氏云。大夫饋食禮。七俎皆合執以從。此雍人執俎。旅人執七。每器一人。是諸侯官多也。七詳少牢饋食禮。七

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

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匕。

長以長幼也。序猶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覆中溶
云。石本原刻南面下有西上

二字。後磨改刪去。敖氏云。辰盥亦目下事之辭。國君設洗當東霤。於東夾南爲少東。洗之東南。則又東矣。交於前不言相右。可知也。今案大夫立於洗之東南。西面北上。以序進。至洗北面盥。盥畢。仍退立於其處。故有退者與進者交於前之事。盥者俱舉。又以序進至碑南鼎北南面。而匕出鼎實也。盥。賈疏以爲北面或以爲西面。賈是也。交於前。敖氏以爲相右。或以爲相左。敖是也。褚氏云。將盥。既序進。盥而復位。將匕。又序進。故兩言之。注云長以長幼也者。謂以長幼爲次序也。言長幼。則非一人。或謂下大夫七鼎。匕者當七人。上大夫九鼎。匕者當九人。知侯國五大夫之說爲不然。案曾子問曰。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鄭注。五官。五大夫與事者。孔疏。以卿會大夫。其數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儀禮釋官云。案。據比疏。則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明矣。周禮傳其伍。王制下大夫五人。皆謂三卿下佐事者。其餘大夫尙多。不止此也。云序猶更也者。序有更義。謂更迭而進。周禮御僕。以序守路鼓。注。序更也。是也。云前洗南者。以大夫既在洗之東南。明退者與進者交在洗南也。方氏苞云。饗禮亡。燕之牲以狗。用爲脯醢。無所用匕。唯食禮專主於食。具大牢。公親視饌。大夫匕。士載。以致其降也。蓋食禮大夫士無他職事。唯助君以養。載者西面。載者。左人也。亦序自鼎東四賓。故儀繁而不殺。載者西面於其前。大夫匕。則載之。**疏**正義曰。注左人下毛本有也字。殷本、集釋、楊、敖、俱無。云載者左人者。上經云左人待載。此云載者。明卽左人也。云亦序自鼎東西面於其前者。上文士舉鼎序入。注云入由東。故知此亦序自鼎東西面於鼎之前也。上未嘗載者之面。故經特明之。云大夫匕。則載之者。謂大夫既匕。則載者載之於俎也。**魚腊飪**。飪熟也。食禮宜。**疏**正義曰。魚乾魚腊乾獸。此食下大夫匕鼎無鮮魚鮮腊也。賈疏云。上文直云羹定。肉謂熟。羹有腥者。恐魚腊不在羹定之中。故此特著魚腊飪也。注云飪熟也。食禮宜熟。要有腥者。謂食禮宜用熟。饗禮則有用腥者。宣十六年左傳曰。王享有醴。賈疏云。饗禮用醴鴻。醴鴻則腥矣。故禮記云。腊其俎。謂豚解而腊之。豚解者皆腥也。○陳氏祥道云。析而乾之曰脯。脯在俎。腊在俎。腊常先於脯。腊常亞於魚。有羹腊。有鲜腊。有全腊。有肺腊。聘禮。賈鼎九。此禮上大夫俎九有鲜。聘禮。上载體進奏。謂牲介鼎七。此禮上大夫鼎七无鲜。少牢。特牲。士冠。昏。皆用全。士喪。既夕。士虞。肺而已。上载體進奏。謂牲與腊也。奏。謂皮膚之理也。進。其理。本在前。下大夫體七個。**疏**正義曰。注个。集釋作箇。殷本作个。云體謂牲與腊也者。下文別言鱼及腊其理。本在前。下大夫體七個。

者·凌先生云·肉理謂之膝·又謂之奏·詳鄉飲酒記進膝下·云下大夫體七个者·魚七縮俎寢右·右首也·寢右進馨也·乾魚近

腴疏以爲當用右肺肩臂臑肫骼脊脅·其左肺爲庶羞·下文十六豆二十豆是也·魚七縮俎·正義曰·注近腴·近陳闡·葛本通解·楊氏俱誤作進·案釋文爲近字作音·近是也·魚七者·上

腴多骨·〔疏〕正義曰·注云下大夫體七个·下經云腸胃七·故魚亦依其數也·縮·縱也·縮俎者·魚在俎爲縱·於人爲橫也·上若進首進尾·則於俎爲橫·於人爲縱矣·此據賓南面·俎橫設於賓前言之也·寢右者·魚臥俎上·右邊在下也·士虞記·牲北首·寢右·注云·寢右者·當升左肺也·足證右邊在下矣·云右首也者·謂魚首在右也·云寢右進馨也者·

馨·脊也·魚右首而寢左·則馨嚮南·右首而寢右·則馨嚮北·故云進馨也·云乾魚近腴多骨鯁者·腴·腹下也·乾魚近腴多骨鯁·故必以馨進·賓便於取食也·此食生人法也·士喪禮·大斂奠·載魚·左首·進馨·注云·未異於生

也·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死也·是以其初死·未忍與生異也·但食禮右首進馨·喪禮左首進馨·進馨則同·而左首有異者·反吉也·左首而進馨·則是寢左·與寢右亦異矣·士虞禮記云·魚進馨·亦是未忍異於生·不言左首者·省文耳·

少牢禮·魚縮載·右首·進腴·注云·變於食生也·是祭祀之禮進腴·與生人進馨異也·右首而進腴·則亦寢左矣·經不言者·以此經言寢右·可推而知也·少儀曰·進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鰭與馨同·注云·脊也·此謂進

濡魚法·與乾魚異·濡魚進尾·則於俎爲橫·於人爲縮·故可右腴·亦可右鰭·與儀禮所云進腴進馨者別·孔疏云·此濡魚進尾·及右腴右鰭之屬·皆謂尋常燕食所進魚體·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若正禮·魚在於俎·皆縮載·無進首

進尾之理·今案少牢魚縮載進腴·公食魚縮俎進馨·是腸胃七同俎腴賤也·此俎實凡二十八·〔疏〕正義曰·此祭祀及饗食正禮·或進馨·或進腴·不進首進尾也·

七·倫·牛與羊之腸胃也·李氏云·君子不食圜腴·圜謂大豕也·取牛羊腴而已·注云以其同類也者·是釋經同俎之義·牛羊同食芻·故云同類·云不異其牛羊·腴賤也者·牛羊之體異俎·而腸胃則同俎·以其腴賤·故不分別之也·云此俎實凡二十八

者·牛與羊之腸及胃各七·四七則二十八也·此腸胃與牲異鼎異俎者·取其鼎俎奇也·若與牲同鼎同俎·則六·不得奇矣·既夕·少牢·腸胃與牲同鼎者·既夕五鼎·羊豕魚膾鮮獸·少牢五鼎·羊豕魚膾膚·皆無牛·若以羊之腸胃別

為一鼎·則亦六鼎·不成奇矣·士寢三鼎·豚魚膾·特牲三鼎·豕魚膾·皆無腸胃·有司徹三鼎·羊豕魚膾·腸胃亦不別鼎·少牢并腸胃於牲鼎·腸胃各三·既夕盛葬奠·腸胃各五·此七者以其取數於牲體·故亦七也·

七·倫·理也·謂精理滑覽·〔疏〕正義曰·注滑覽者·絕·徐·陳闡監·葛本·集釋·通解·俱作膾·釋文·嚴本·俱作膾·校勘記云·案·說文·膾·从肉从絕·省作膾·非也·○膾·謂豕之脣革·

肉也。七者亦取數於牲體也。少牢則云倫肅九。與此皆別爲一鼎。若特牲有司徹。肅皆從牲同鼎矣。注云倫論者。倫論皆从命聲。此篇古文作倫。今文作腸。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順其在牲之性也。**疏**正義曰。此言腸胃與論。少牢則作倫不作論。故鄭從古文也。腸。小更易斷也。少牢則訓倫爲擇。義詳彼篇。云今文倫或作論於俎而有餘。則垂之於兩邊也。注云腸胃垂及俎拒者。詳少牢腸三胃三足皆及俎拒下。○陳氏祥道云。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有膚而無腸胃。豕雖有膚。然四解而未體折無膚。豚而未成牲無膚。士喪禮豚皆無膚。以未成牲也。既夕大遺奠。四解無膚。以未禮折故也。腸胃常在先。膚常在後者。以腸胃出於牛羊。膚出於下牲故也。大夫旣匕。匕奠于鼎。謂加匕于鼎上也。位東夾南。注云事畢宜由便也者。事畢謂七載已畢也。匕者。每鼎一人。匕時序進。則大夫長在先。事畢則後進者先退。是謂逆退由便也。云士七載者。又待設俎者。上云左人待載。左人卽舉鼎之士也。下文士設俎于豆南。是士載俎者又有設俎之事。故經言大夫退。不言士退也。

右鼎入載俎

公降盥將設疏正義曰。此下乃詳食賓之節。爲賓設正饌。賓祭正饌。爲賓設加饌。賓祭加饌。賓三飯。侑賓以束帛。賓卒食。禮終。賓出。凡八節。注云將設醬者。下文宰夫授公醯醬。公設之。故知此降盥者。爲將設醬。盥手致潔也。放氏賓降公辭。辭其從云。於是小臣執槃匜簞巾以就公盥。賓降公辭已。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揖讓皆一。殺於初。正義曰。注揖讓皆一。殷、徐、集釋通解。楊氏。一俱作壹。毛本作一。○壹揖壹讓。及注壹。皆作一。俱詳士冠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授。授公也。醯。正義曰。下經云設庶羞。旁四列。則庶羞不正常中席以西。蓋又偏於西也。注云醯醬以醯和醬者。此云醯醬。下直云醬。明醯在醬中。以醯和醬可知。賈疏云。祭公設之。以其爲饌本。〔疏〕正義曰。放氏云。公設之。示親饌也。禮經釋例云。凡正祀無此法。以生人尙饌味。故有之。公設之。以其爲饌本。〔疏〕饌醯醬大羹漬。加饌簠槃。皆公親設。案公食大夫禮設正

饌・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又大羹皆不和。賈子鑑。宰右執鑑。左執盞。授公。公設之于醬西。是正饌之醯醬。及加饌之簠。卒食後。洗手興。北面坐取羹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皆因公親設之故也。清西者。卽前公所設正饌之大羹清也。正饌以大羹清爲上。加饌以簠爲上。大羹清在正饌之西。飯粢在加饌之東。故云於清西也。所謂饌之閒容人。下經云賓北面自閒坐。注曰兩饌之間也。兩饌。卽所謂正饌加饌也。注云以其爲饌本者。言此以明親設之故也。禮經釋例云。聘禮設食。堂上之饌八。西夾六。注。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爲本。疏云。凡設饌。皆先設豆。乃設除饌。故鄭云。凡饌以豆爲本。考士昏禮。贊者設醬于席前。此爲陪設饌也。設醬畢。乃薦菹醢二豆。設豆畢。乃設俎。設俎畢。乃設黍稷二敦。至末。始設清。又云。設對醬于東。此爲婦設饌也。設醬畢。乃薦豆設教。與增饌同。三俎及清。則夫婦共之。公食禮設正饌。醯醬公設之。注以其爲饌本。設醬畢乃薦豆。設俎畢。乃設蓋。設蓋畢。乃設清。設清畢。乃設俎。土虞陰厭。贊薦豆畢。乃設俎。設俎畢。乃設敦。設敦次設餚。特牲陰厭同。少牢陰厭。薦豆畢。設俎設敦。次序亦同。唯兩俎至戶入飯時始設之。爲小異也。是設饌之時。有醯醬之豆。則先設醯醬之豆。無醯醬之豆。則先設菹醢之豆也。聘禮菹醢饌。堂上之饌。先設豆。次設蓋。次設餚。次設簠。次設壺。兩夾之饌亦然。蓋歸饌廟之禮。雖變於親食賓之禮。而其以豆爲本之例。則未嘗變也。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東遷所。奠之東。側。其故處。正義疏云。明亦東遷所移之義。當設之所也。言所者。見賓遷之處。卽爲筭之定位。公不更移設也。注故處下。釋文有也字。嚴本各本無。○云東遷所奠之東側。其故處者。故處。謂公所設之處。賓遷而奠之東。卽在故處之側。明不相遠。故賈疏云。側。近也。禮經釋例云。凡公親設之饌。必坐遷之。公食禮設正饌。宰夫授醯醬。公設之。賓坐遷而東遷所。敖氏云。遷之者。示不敢當公親設之意。且以爲禮也。又大羹清。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注。亦東遷所。疏云。明亦東遷所移之故處也。又設加饌。宰夫授公飯粢。公設之于清西。賓北面辭。坐遷之。注。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是公親設之饌必坐遷之也。正饌東遷。加饌西遷。則中間可以容人矣。○以上公設醯醬。正饌之一。則

戶

蒲

穀酒
昌本
醯醢
韭菹
牛脯
羊脯
牛鉢
牛鉢

膾俎
羊俎
腊俎
魚俎

黍簋

黍簋

膾俎

正饌

北

筵

大羹

穀酒
昌本
醯醢
韭菹
牛脯
羊脯
牛鉢
牛鉢

膾俎
羊俎
腊俎
魚俎

黍簋

黍簋

膾俎

正饌

加

牛炙

醢

醢

醢

正饌

佐

禾臘

醢

醢

醢

正饌

牖

稻粱

醢

醢

醢

正饌

席

羊臘

醢

醢

醢

正饌

公立于序內西鄉

不立阼階上

示親饌

正義曰

君位當在阼階上

今立於東序之內

則視阼階上爲少北

以其設饌

東者公尊也

後人多從故說

以佑幣時饌已設訖

公猶立於此爲證

褚氏云

依注示親饌之義爲長

公既立於此

後即因其故位而立耳

賓立于階西

疑立

不立階上

以主君雖阼

禮・今文

正義曰

西階上與阼階上恒相對

今賓不立西階上而立西階西者

以主君在序內

已離阼階上之位

貌・西階

也

疑立

蔡氏云

不敢正對君也

注云正立也

自定之貌

詳鄉飲酒禮云今文曰西階者古文故

作階西。今文作西階。案階西即謂西階上之。省文也。今文作西階。非是。故鄭不從。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醯醢昌本昌本

南麋羶以西青菹鹿羶。

醢醢。醢有醢。昌本。昌蒲本。菹也。醢有骨。謂之羶。菁。莫菁。菹也。今文羶皆作羹。

〔疏〕正義曰。上云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今惟醯醬與豆言自東房。餘不言者。

可推而知也。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八。此去菹漿羶二者。唯用其六耳。敖氏云。六豆爲二列。內列自西而東。外列

自東而西。惟云西上者。明外列統於內列也。注云醯醢。醢有醢者。醢。肉汁也。詳聘禮。云昌本。昌蒲本者。周

禮醢人注云。昌蒲根。本卽根也。云菹也者。昌。本不言菹。亦菹屬也。云醢有骨。謂之羶者。醢人注云。三。羶亦

醢也。作醢及羶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細菹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滲置瓶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有

骨。爲菹。無骨爲醢。是也。云菁。菁菹也者。醢人注云。菁。蔓菁也。云今文羶皆作羹者。

說文。菹。有骨醢也。或从難。段氏云。奠難二聲。同部。公食禮注。今文羶係菹之誤。儀禮爾雅音義曰。羶字作菹。

五經文字曰。羶見禮經。周禮、說文、字林、皆作菹。據此。則說文本無羶字。後人益之也。胡氏、承珙云。此注當本

是今文羶皆作菹。若作羹。則於義不通。鄭當定爲字誤。不應僅存而不論矣。○以上宰夫設豆。正饌之二。士設

俎于豆。南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

〔疏〕正義曰。注不言紳錯。張氏淳據釋文紳錯。俎尊也。〔疏〕云。不紳中無言字。從釋文校勘記云。

疏有言字。今案嚴本及各本俱有言字。俎尊下。集釋、通解、毛本、俱有也字。

嚴本、楊氏、俱無。○俎卽前大夫

匕載之俎。不在東房。蔡氏云。俎亦以西爲上。牛羊豕三物爲一行。列於北。魚腊腸胃爲一行。列於南。今案此六

俎也。并下膚俎爲七。注云亞次也者。謂魚在西腊。與腸胃以次而東也。云不言紳錯。俎尊者。紳。屈也。此六俎爲二列。皆自西而東。不紳不錯。對豆紳陳簋錯陳而言。故云俎尊也。膚以爲特。

直豕與腸胃東也。

特膚者。出〔疏〕正義曰。注也。通解作北。嚴本及各本作也。○膚以爲特。謂膚爲一行。不在豆南也。

注云直豕。與腸胃東也者。謂膚之設在豕俎與腸胃俎二者之東也。敖氏以爲在腸胃東。郝氏以爲在腸胃東。今仍使之舉鼎出而奠於其所也。順出。吳氏章句謂牛鼎先。餘則順次而出是也。注云以其空也者。鼎肉載於俎。則鼎空。故出

下牲賤。〔疏〕與腸胃東也者。謂膚之設在豕俎與腸胃俎二者之東也。敖氏以爲在腸胃東。郝氏以爲在腸胃東。今仍使之舉鼎

說當以鄭爲正。若在豕東。則似與牛羊豕爲一行。非特矣。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以其空也。其〔疏〕正義曰。前鼎入時。旅人以匕加於鼎。今仍令旅人取匕以出也。甸人舉鼎者。謂前陳鼎於門外。係甸人事。今仍使之舉鼎出而奠於其所也。順出。吳氏章句謂牛鼎先。餘則順次而出是也。注云以其空也者。鼎肉載於俎。則鼎空。故出

之必俟士設俎乃出者亦其節也云其所謂當門者前陳鼎當門此奠之亦當門故云於其所也○以上士設俎正饌之三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竝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竝併古文簋皆作軌疏正義曰注軌嚴本誤作軌○此以黍稷爲飯而盛之稻粱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鑿穄也穄麩也程氏瑤田九穀考云黍大名也黏者得專黍名其不黏者則曰穄又云穄一名穄飯用黍之不黏者黏者釀酒程及爲餅粢酏粥之屬故簠簋實黍爲之北方稷穄音相邇論者因謂穄穄一物而以黏不黏分黍稷失之矣說文穄穄互釋其爲二物甚明以穄冒稷稷既非穄矣以釀酒之黏黍充簋實其性黏者幾與餅粢之簿實無以異且少牢特牲之禮尸嘏主人本炊黍爲飯故有博黍之儀若用黏黍爲之胡爲必博之而授尸哉說文稷齊也五穀之長穄稷也穀稷之黏者九穀考云稷穄大名也黏者別之爲穀北方謂之高粱或謂之紅粱通謂之穄秫南人呼爲蘆穄也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注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考之高粱最先粟次之黍又次之然則首種者高粱也秦漢以來諸書竝冒粱爲穄鄭司農注大宰九穀稷穄竝見後鄭不從入粱去穄以其闊粱而穄重稷也良耜之詩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疏云賤者食穄耳今北方富室食以粟爲主賤者食以高粱爲主是賤者貞稷而不可以冒粟爲穄也敖氏云東北上惟指黍之當牛俎者言也錯以終者黍西稷穄南黍黍東稷穄南黍黍西稷也今案二以竝謂一黍一稷東西竝列也錯以終南陳謂交錯陳之自北而南爲三列也若以三簋爲一列南北二列則與二以並之文不合且是西陳非南陳矣

注云竝併也今文曰併詳士昏禮云古文簋皆作軌者簋正字軌古文假借字周禮小史注故書簋或作九九亦音近假借也○以上宰夫設簋正饌之四大羹澆不和實于鑑宰右執鑑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大羹澆煮肉汁也大古之羹不和無鹽文澆爲汁又曰入門自阼階無升今疏正義曰由門入者士昏禮曰大羹澆在爨爨在廟門外也記曰亨于土蒼禮始加降西階一等下反位反其東夾北之位也餘詳宰東夾北西南上下注云大羹煮肉汁者爾雅釋器澆當爲牛澆若土昏特牲則豕澆也云大古之羹不和無鹽菜者詳聘禮六鉶繼之下云瓦豆謂之鑑者此大羹

文·波文·鑑作登·郝氏義疏云·登者·假借字也·俗作登·說文作鑑·經典俱作登·通作鑑·故爾雅釋文云·鑑本又作鑑·公食禮·大羹不和·實于鑑·鄭注·瓦豆謂之鑑·是卽爾雅作鑑之本也·詩生民傳·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也·登薦大羹也·孔疏云·大古之羹以質·故以瓦器盛之·今案豆足亦名鑑·祭夫人大宰·大宰·執校·執醴授之·執鑑·鄭注·鑑·豆下跗也·段氏云·案·跗說文作柂·闡足也·是豆足又謂之鑑·云宰·大宰·宰夫之具也·

者·案此宰當爲內宰·卽前立東夾北者·鄭解爲大宰·非是·詳前·云有蓋者·饌自外入·爲風塵者·案經鑑與蓋似分爲二·吳氏章句云·蓋以辟塵·既不入設·徒執何爲·此蓋當在鑑上·以左手按之·欲其固爾·此說是也·云今

設大羹·貴其實也·於醬西者·公故設醬處之西也·賓辭·辭公親設也·注云亦東遷所者·亦東遷之於其所·興遷醬之法同·餘詳前矣·○以上公親設大羹·正饌之五·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

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鉶·菜和·疏正義曰·鉶·釋文作餅·非也·辨見聘禮六鉶禮之下·○放氏

之器也·又賣以鉶羹卽鉶鼎·鼎及羞鼎·誤甚·亦詳聘禮·○以上宰夫設鉶·正饌之六·飲酒實于饌·加于饌·鹽

以承餌者也·疏案·前經云·飲酒漿飲·俟於東房·注謂莫於豐上而俟·則放義爲長·但前僅云俟於東房·未云

如豆而卑·疏實禪加豐·故特明之·注云豐所以承餌者也者·此承餌之豐與承尊異·詳燕禮·宰夫右執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

疏正義曰·注云食有酒者優賓也者·案下文賓唯飲漿而不飲酒·然食禮酒與漿並設·所以優賓也·楊氏復因此注

之·各當其簋之西·疏正義曰·秦氏蕙田云·簋設於羹漿之先·至是始啟之·事有節也·注云會簋蓋也者·案

蓋蓋也·亦一一合卻·疏士風禮敦啟會注·會·蓋也·是敦與簋皆有蓋謂之會也·或謂於蓋頂刻爲龜形·非·辨見

少牢饋食禮敦皆南首下。云亦一一合卻之。各當其簋之西者。合字未詳。據經云各卻於其西。卻者仰也。則是每簋之各。注言一一。則非重也。賈說恐不然。此言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賓東房。賓房戶而立也。南正義曰。放氏云。贊者。所謂上贊也。具。謂正饋已具。注云賓東房。賓房戶而立也者。放氏謂賓東房。賓其墉也。引士喪禮。祝負墉。南面爲證。似亦可通。云南面者。欲得鄉公與賓也者。斯時公有東序內。宰在戶西。故南面得兼鄉之也。○儀禮訓解云。此正饋醬最先設。次則豆由房出。又次則俎自階升。又次則簠自階升。又次則蓋由房出。又次則俎自階升。又次則蓋由房出。案俎與豐亦由房出也。

右爲賓設正饋

公再拜揖食。

再拜。拜賓饋具。疏正義曰。方氏苞云。食禮公弗與。賓降拜。

答公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降未拜。

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擣于醢。上豆之間祭。

擣猶染也。今文無子。疏正義曰。放氏云。此所擣者菹醢而下五豆。惟

擣于三豆。是其微也。今案韭菹菹居豆之上列。故爲上豆。言上豆之間祭者。謂祭於韭菹菹二豆之間也。注云擣猶染也者。說文。擣。染也。引周禮六曰擣祭。段氏注。謂擣當作搾。古音與聲需聲。畫然分別。後人乃或淆亂。其偏旁本從糸者。譌而從需。而音由是亂矣。周禮大祝九祭。七曰搾祭。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微四搾經文。凡用搾字二十。唐石經周禮。士虞皆作搾。牲、少牢、有司皆作搾。此非經字不一。乃周禮士虞經淺人妄改也。郭璞而沿反。陸德明而泉反。皆要聲之正音。今案。據此。則此篇搾字亦當作搾。段氏說文。注蓋偶遺之。云今文無子者。擣下今文無子字。古文有。鄭從古文。亦以其文義備也。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取授以右手。便也。賓亦興受坐祭之於豆祭也。疏正義獨云贊與。優賓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疏正義曰。

上宰夫設蓋會云東面坐。此贊者取黍稷亦云東面坐。以蓋西地寬也。贊者取黍稷及肺授賓者。以蓋俎去席遠也。若豆饋。則不言贊者取授。以其近也。兩言辯者。謂黍稷各三蓋。每蓋取之以授賓也。褚氏云。先黍後稷。六簋徧取。蓋

授而兼祭。敖氏謂此亦壹以授賓。非。注云取授以右手。便也者。經云取黍實於左手。明是右手取以實之。蓋贊者皆右手。由便故也。云實亦興受坐祭之於豆祭也者。案經言賓祭。則受可知。但下祭肺云賓興受坐祭。此不言與受坐當作際。非。云獨云贊興。優賓也者。賈疏云。欲見賓坐而不興。是優賓。其實俱興也。云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者。此引以證興則俱興也。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

肺不離者。刲之也。不言刲。刲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刲之。疏。正義曰。注刲之也。毛本刲作刲。嚴、徐、集便賓祭也。祭離肺者。絕肺祭也。壹猶稍也。古文壹作一。下並同。壹猶稍。毛本稍

下有也字。嚴本無。古文壹作一。古上毛本有一圈。非。通解亦無。校勘記云。案此節經注。據士冠疏。則經當云以授賓。注當云古文。一作壹。今本與賈疏不合。當由後人妄改。然諸本皆然。其誤久矣。云肺不離者刲之也者。凡割而不斷曰離。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注。提猶絕也。剉離之。不絕其中央少者。使易絕以祭耳。是也。刲。切斷也。此經言不離。則是切斷之矣。云不言刲。刲則祭肺也者。李氏云。刲肺惟祭祀乃有之。故不言刲也。云此舉肺不離而刲之。便賓祭也者。凡肺有舉肺有祭肺。此食禮用舉肺。宜刲勿絕。今切之使斷者。便賓取以祭也。褚氏云。本宜用離肺。因便賓祭。故不離而刲之。然不可竟稱爲刲肺。故變其文曰不離。見宜離而不離。以優賓也。云祭離肺者絕肺祭也者。此申言便賓祭之義也。離肺舉卽肺。凡祭離肺。必絕其中央少許以祭。若刲。則已斷。不須絕。故云便也。餘詳士冠禮。云壹猶稍者。贊者偏取牛羊豕之肺。一授賓。吳氏疑義亦云壹謂一一授之。一一與稍。義近。故注傳壹爲稍。褚氏云。經加壹字。異於受黍稷者。見逐一授之也。賓亦三次。賓興受坐祭。於是云賓興。故不云兼一祭之。案此說足申主義。敖氏及張氏爾岐訓壹爲不再。爲專壹。皆非。賓興受坐祭。受坐祭。重牲也。賓亦每肺與。疏。正義曰。注云於是云賓興受坐祭。重牲也者。案上注既引少儀受立授立不坐。則興受自是禮受。祭於豆祭。之通例。此注以爲重牲。上注以爲獨云贊興優賓。皆義有難通。後儒多駁之。云賓亦每肺與。受文壹以授賓。爲一一授之明矣。則

挽手扱上鉶以柵。攜之上鉶之間祭。挽。以柵扱其鉶菜也。疏。正義曰。謂賓既祭肺。則以巾拭手。而扱鉶以祭也。上鉶。上列牛鉶也。上鉶之間。上列牛羊二鉶之間也。賈疏云。此云受鉶之閒祭者。著其異於餘者。餘祭於上豆之間。注云扱以柵。扱其鉶菜也者。謂賓以柵扱上鉶之菜偏。柵於三鉶。上

合其味以祭也。賈疏謂四餚惟有一柶。敖氏謂四餚皆有柶。其柶之惟用上者之柶。稽氏云。器無虛設。若惟用上者之柶。餘柶不爲虛設邪。依賈優賓惟有一柶之說爲長。今案。少牢有羊豕二柶者。祭神之禮。與此異也。祭

飲酒于上豆之間。魚腊醬漬不祭。

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

疏

正義曰。注末。集釋有也字。嚴本及各本俱無。○祭于上豆之間。酒在豆東也。李氏云。魚腊不祭。則腸胃膚不祭

可知。或曰。始禮。殺之序。偏祭之。蓋謂出於牲體者。於豆。菹屬於鉶。故此雖設之亦不祭。蓋已祭其大。則略其細也。案敖此說善矣。然正饌之設凡七。而賓祭者五。菹一也。黍稷二也。肺三也。鉶四也。飲酒五也。醬與大羹。皆公親設之。不得謂之細。以醬與菹同類。菹與鉶同類。既祭菹與鉶。則醬菹二者可不祭耳。○禮經釋例云。凡祭皆於籩豆之間。或上豆之間。公食禮。賓祭正饌。取韭菹辯。擣于菹。上豆之間祭。此祭豆也。贊者取黍稷授賓。賓祭之。注。賓亦與受坐祭之於豆祭也。此祭蓋也。三牲之肺。贊者辯取授賓。注。賓亦每肺與受祭於豆祭。此祭俎也。祭飲酒於上豆之間。此祭酒也。皆於上豆間祭之。賓祭加饌。贊者辯取庶羞之大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注。庶羞輕也。自祭之於臍臍之間。以異饌也。庶羞亦實於豆。臍臍三豆。近賓。則注所謂臍臍之間者。亦上豆之間也。十虞禮。戶入九飯。取菹擣於菹。祭於豆間。特牲。戶入九飯。右取菹擣于菹。祭于豆間。主婦亞獻。祝贊潔祭。注。潔祭。粢栗之祭也。戶祭之。亦於豆祭。少牢。戶入十一飯。戶取韭菹辯。擣于三豆。祭于豆間。上佐食取黍稷於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戶。戶受。同祭於豆祭。主人獻祝。祝取菹。擣于菹。祭于豆間。主人獻戶。戶右取韭菹。擣于三豆。祭于豆間。戶取麤蕡。麤蕡。籩實也。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戶。戶受。兼祭于豆間。主人獻侑。侑右取菹。擣于三豆。祭于豆間。又取麤蕡。同祭于豆祭。主婦獻戶。戶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鉶之柶。挹羊酒。遂以挹豕鉶。祭于豆祭。主婦獻侑。侑坐取糗脩。兼祭于豆祭。主婦受戶酢。右取菹。擣于菹。祭于豆間。又取麤蕡。兼祭于豆祭。不之豆間。則祭醴亦於豆間。疏云。此及冠禮。鄉飲。鄉射。皆有脯醢。則在籩豆之間。此注不言籩者。省文。公食及有司撤豆多者。則言祭於上豆之間也。士冠。士昏。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諸經文。不云祭於籩豆之間者。文不具也。又云。亦有不於豆間者。公食。賓祭正饌。上鉶之間祭。賓祭加饌。取粢即稻。祭於醬清。不以豆祭。祭加宜於加。張氏爾岐云。醬清不得言加。注偶誤。然醬本豆實。大羹清實于鑷注。瓦豆謂之鑷。稽稟不以豆祭。祭加宜於加。張氏爾岐云。醬清不得言加。注偶誤。然醬本豆實。大羹清實于鑷注。瓦豆謂之鑷。

則醫瀆亦豆閒。但非前所祭上豆之閒耳。唯公食祭於上饋之閒爲異。蓋有司撤尸祭饋亦於豆祭也。

右賓祭正饋

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涪西。賓北面辭坐遷之。既告具矣。而又設此殷勤之加也。
〔疏〕正義曰。此炊粱爲也。故下文云左擁籃粱。粱卽粟也。北方謂之小米。南方謂之粟。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生曰苗。成秀曰禾。禾實曰粟。粟實曰米。米名曰粱。其大名曰嘉穀。周禮倉人注。九穀以粟爲主。注。大宰九穀中。有粱無粟。則粱卽粟矣。內則言飯有粱。又有黃粱。是粱者白粱也。禮穀策蓋。不稱黍稷稻粟。而云粱者。飯必炊米爲之。故舉米名耳。郭璞孫炎爾雅注。以粟爲稷。孔穎達於曲禮稷曰明粢。亦釋之曰稷粢也。蓋承其誤矣。今案。粱與稷見於經者。判然二物。周禮食醫。豕宜稷。犬宜粱。禮記玉藻。沐稷而醴粱。詩甫田。黍稷稻粱。聘禮。八簋黍稷。兩簋稻粱。此篇黍稷爲正饋。稻粱爲加饋。二者固自不同。自漢魏間誤以粟爲稷。遂冒稷爲粱。而以粱爲高粱。誤甚。九穀考辨之是也。敖氏云。粱言飯者。以賓主食之也。蔡氏云。穀以粱爲貴。故公親設之。
〔注〕云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者。李氏云。東上統於正饋。今案。加饋以東爲上。故遷而西之。以示不敢當公親設之意。且設於涪西。則正當中席。故必遷而西之也。
公與賓皆復初位。
〔位序內〕正義曰。卽前設時公立於序也。
宰夫膳稻于梁西。
〔膳猶進也。進疏訓。字林。穀。穀也。穀不黏者。廣雅。相。穀也。顏師古漢書注。稻。有芒之穀。穀也。不黏者也。南方謂之穀。然則稻爲總名。別言之。則黏者爲穀。不黏者爲穀。爲稻。爲稻矣。九穀考又云。周官稻人掌稼下地。詩白華云。澆池北流。浸彼稻田。由是言之。稻宜水也。又引吳郡賦云。國稅再熟之稻。是稻有一歲再熟者。蓋與粱皆爲穀之美者矣。注云膳猶進也者。膳。美物也。盛氏云。進膳曰膳。猶置尊曰尊。布筵曰筵也。敖氏以膳爲設之誤。非。云進稻粱者以籃者。鄭注周禮掌客云。籃。稻粱。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器也。是籃爲盛稻粱之器。故云以籃也。○以上公親設粱。宰夫膳稻。加饋之一。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

如宰

蓋進也。庶衆也。進衆珍味可進者也。大以肥美者特爲醬。所以祭也。魚疏本右誤石。張氏敦仁刻

注疏本豆作證似是。嚴本及各本俱作豆。今仍之。云羞進也者。此釋經上羞字也。云庶衆也。進衆珍味可進者也者。郝氏敬云。庶羞卽下臍膾等十六豆。肴美曰羞。品多曰庶。云大以肥美者特爲醬。所以祭也者。言每品皆取肉之肥美者爲大醬。加於豆以待祭。故云皆有大也。云魚或謂之膾。膾大也者。少儀魚祭膾。鄭注。膾。大醬。謂剗魚腹也。孔疏。膾謂剗魚腹下爲大醬。此處肥美。故食魚則剗取以祭先也。是膾亦訓大也。云唯醣醬無大者。敖氏云。以經文云皆。故言此以明之。醢醬。四醢及芥醬也。今案。作醢之法。詳周禮醢人注。謂必先膊乾其肉。乃後細菹之。則無大矣。醬亦醯類也。云如宰。如其進大羹湯。右執豆。左執蓋者。案經蓋執豆如宰五字。讀者不同。敖氏云。言執於蓋豆之間。見其兩執也。張氏爾岐云。蓋執豆。兼蓋而執之也。方氏苞與敖張說同。郝氏云。蓋。豆上蓋。自門外入。蔽風塵也。士執庶羞之豆。升階。右執豆。左執蓋。與宰執鐘同。盛氏謂先儒皆以蓋執豆爲句。惟郝氏以蓋爲一句。執豆如宰爲一句。文義較長。今案惑說是矣。但蓋字當連上讀。謂庶羞皆有蓋也。惟其有蓋。故執之如宰右鐘左蓋矣。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庶羞多。羞人於階上。復疏正義曰。先者反之。毛本有注云。釋曰。反之者。以其庶羞十六豆。羞人不足。故先至者反取出也。〔疏〕之。下文云。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其人不反。則此云先者反之。謂第二以下爲先者也。校勘記云。此釋曰以下五十五字。是疏誤作注。通解載此疏於下節注下。盛氏云。此節疏監本誤作注。置諸先者反之之下。今案。首有釋曰二字。爲疏文無疑。嚴本及陳單注本俱無此注。從之。○由門入升自西階。亦以庶羞在鑿由門外入。今與大羹湯由門入升自阼階同。但彼授公。故升自阼階。此自西階。爲異耳。注云庶羞多。羞人不足。則相授於階上。復出取也者。此釋經先者反之之文也。但反之有二義。張氏惠言以爲有反取之階上者。有反取之門外者。其說甚是。據注言受於階上復出取也。是反取之門外者。但授於階上。必有受而設之堂上者。其既設則反取於階上。下文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是反取之階上者。衆人膳羞者盡。階不升堂。是反取之門外者。此經先者反之。乃統論進庶羞之事。羞多人少。則有反之之一法。實兼二者在內。賈疏謂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其人不反。固誤。謂先者反之爲第二以下。尤泥。至敖氏疑先者反之爲失次。盛氏謂當在升自西階之下。則皆非也。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閒容人。簋四。黍稷四也。必言稻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併也。閒容人者。賓當從閒往來也。〔疏〕正義曰。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既設

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併也者・敖氏云・稻乃加食・其位不與正饌併・而庶羞又設於稻南・明庶羞亦爲加・不與正豆併也・併謂同爲一處・唯云正豆者・以其器同也・云閒容人者・賓當從閒往來也者・賈疏云・下文賓左擁簠簋・右執渚以降・公辭升・反奠於其所・是賓往來也・今案經言簋西者・以庶羞與簋並列・庶羞在簋之西・其中閒有餘地可以容人・上文公設粱於涪西・賓又遷之於其西・則涪西梁東之間・亦可容人往來也・旁四列兩北上・不統於正饌者・雖加自是・**(疏)**正義曰・注一禮・集釋作一體・旁四列・旁字有數解・敖氏云・旁者・見正饌之禮・是所謂羹載中別・**(疏)**中席而此在旁也・郝氏敬云・正饌堂中・庶羞偏西・故曰旁・褚氏云・臚腫古稻南・而臚稍偏西・種稍偏東・臚牛炙直梁南・而臚稍偏西・牛炙稍偏東・每兩豆當一簠・若在旁然・故云旁四列・今庶羞不正當堂中以西・而又偏於西・是以謂之旁耳・庶羞十六豆・四豆爲列・故云四列・西北上・與簋之言東北上者同・蓋亦自北而南陳也・云是所謂羹載中別者・羹載中別・管子弟子職文・李氏云・曲禮曰・左殽右載・殽・骨體也・爲正饌・載・切肉也・爲庶羞・肉謂之羹・羹則殽也・正饌在東・庶羞在西・**(疏)**正義中別也・惠氏棟云・弟子職曰・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載中別・載在醬前・其設要方・羹者菜羹・卽臚羹也・今案李以羹爲大羹・惠以羹爲臚羹・皆屬正饌・在庶羞之東・中臚以東・臚腫・今時臚也・牛曰臚・羊曰腫・豕曰臚・皆香美之名也・古文臚作香・腫作薰・**(疏)**正義曰・注古文臚作香・臚・閩本誤作腳・○此自西而東・爲北之第一列・所謂西北上也・牛炙・炙牛肉也・**(疏)**正義曰・臚今時臚也・牛曰臚・羊曰腫・豕曰臚・皆香美之名也者・臚卽無菜之肉羹・義詳聘禮・云古文臚作香・臚作薰・故說文不載・今案禮記內則亦作臚腫・是經典承用已久・故鄭從今文・又胡氏引注作薰嚴本及各本俱作薰・今仍炙南臚以西牛載・醢牛鮓・先設臚・綴之以次也・內則謂鮓爲
(疏)正義曰・注經之以次也・經・閩葛俱作誤・肉則謂鮓爲臚・案監本肉作內・從監本・臚・徐陳俱作會・張淳通解楊敖俱作臚・然則臚用鮓・徐本臚作鮓・集釋上句作臚・此句作臚・今案嚴本與集釋同・黃氏丕烈云・臚當作臚・从魚・誤也・○此自東而西・爲第二列也・屈也・注云先設臚・神之以次也者・李氏云・醢配載而卑於載・今設之載上者・欲旣設之五醢相錯也・今案注言綴者・以先設

禮。再設牛胾。又設醢。再設牛鮓。二醢相間而設。乃得其次也。云內則謂鮓爲膾。然則膾用鮓者。此經所陳庶羞。與內則同。內則有牛膾無牛鮓。則是謂鮓爲膾也。既謂鮓爲膾。則其膾用鮓爲之明矣。說文。鮓。魚膾醬也。段氏云。醬字衍。膾者。豕肉醬也。引申爲魚肉醬。則俗魚膾可矣。公食禮牛鮓注曰。內則鮓爲膾。然則膾用鮓。謂此經之牛鮓。即內則之牛膾也。疋而切之爲膾。更細切之則成醬爲鮓矣。鮓者。膾之最細者也。牛得名鮓。猶魚得名膾也。鄭曰。今文鮓作鰐。案鮓是假借字。說文有書無鮓。胡氏承珙云。段說是也。爾雅。魚謂之鮓。智注以爲鮓屬。廣雅。鮓。羹也。是鮓本魚羹之類。故說文鮓下即次以羹。云藏魚也。釋名云。酢菹也。以鹽米釀魚爲菹。熟而食之也。牛亦名鮓者。古人有以藏魚之法施於牛肉。故亦借鮓名耳。今文鮓作鰐者。少儀夏右鰐注云。鰐。脊也。蓋牛鮓之鮓。依禮記內則。本當爲牛膾。儀禮借魚脊之鮓爲膾者。以其義近。今文又借魚脊之鮓爲鮓者。則以其聲同耳。○諸氏云。鮓猶膾也。羊豕無膾。魚無鮓。正義曰。此自西而東。爲第三列也。炙南醢。以亞豕胾。芥醬。魚膾。芥醬。芥實醬也。內則曰。〔疏〕正義曰。此自東而西。爲第四列也。以上十六豆。與內則所云膳者同。惟醬。春用葱。秋用芥。〔疏〕牛炙。內則多一醢字。鄭注以爲衍文。郝氏敬云。終魚膾始膳。所謂西北上。○膳。春用葱。秋用芥。〔疏〕正義曰。注授先者一人。監本一人二字。膳當作膳。膳。送也。○膳。誤作經在下節首。○盛氏云。衆人。也。衆人膳羞者。蓋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授。授先者一人。〔疏〕正義曰。注授先者同。王氏士讓云。膳羞者不升堂而授。卽所謂堂事交乎階也。注云膳當作膳。膳。送也者。胡氏承珙云。燕禮膳解。今文膳皆作膳者。以禮記亦作膳解。○膳。與揚皆訓舉。故膳或作膳。此膳羞者。衆人遞相傳送。紙當作膳。自以鄭注爲正。放氏謂膳取自下而上。郝氏解膳爲升。皆非也。○以上士羞庶羞。加饌之二。○儀禮解云。加饌。梁最先設。次則稻由房出。羞自階升。又云。正饌之列。其在東之東者。以西爲上。豆與俎是也。其在東之西者。以東爲上。鉶與簋是也。加饌之列。其在贊者負西之北者。以東爲上。粱與稻是也。其在西之南者。以西爲上。庶羞是也。一陳饌之間。亦必相變如此。○正義曰。注復告。徐本復作隨。今案。殷本。集釋。通解。揚、放、俱作復。東房告備于公。復告庶羞具者。〔疏〕正義曰。注復告。徐本復作隨。告具於公。鄭意蓋以備與具爲

同義·敖氏則謂此言備者·備周於具·禮經釋例云·備卽是具·似不必分別·若謂備周於具·不應加饌反周於正饌也·○釋例又云·凡正饌先設·用黍稷俎豆·加饌後設·用稻粱庶羞·案公食禮正饌·公設醯醬·宰夫薦豆·士設俎·宰夫設黍稷·大羹·潘公設之·宰夫設俎·飲酒實於俎·士虞禮設饌陰厭·主婦薦兩豆·俎入·設於豆東·主婦設兩敦黍稷於俎南·兩俎·筆設於豆南·祝酌奠·設於俎南·少牢禮設饌陰厭·主婦薦豆·佐食設俎·主婦設黍稷·祝酌奠·皆正饌先設·用俎豆也·公食禮加饌·公設飯梁·宰夫膳稻·士羞庶羞·士虞禮俎入九飯時·大羹自門入·設於俎南·載四豆·設於左·特性戶入九飯時·設大羹于顙北·佐食羞庶羞四豆·設於左·南上·有醢·注·庶·衆也·衆羞以豕肉·所以爲異味·四豆者·膳炙·載醢·少牢俎入十一飯時·上佐食羞兩俎·又羞載兩五豆·有醢·亦用五豆·設於薦豆之北·注·設於薦豆之北·以其加也·皆加饌後設用庶羞也·公食大羹·潘在正饌·士虞特牲大羹·潘在加饌·公食加饌有稻粱·士虞特牲少牢加饌無稻粱·賓客之禮·與祭祀之禮相變也·公食·士虞·特性·謂羹皆在正饌·少牢加饌有稻粱·士虞特牲少牢加饌無稻粱·故以羹易之也·聘禮歸饗·謂膳羞陪牛羊豕·注·陪之·庶羞加也·堂上及兩夾之饌·設鋪舉·始設俎·注·俎不次蓋者·稻粱加也·是加饌有稻粱·與公食同也·士昏無加饌者·尙質也·

右爲賓設加饌

贊升賓·以公命命賓升席·**〔疏〕**正義曰·李氏云·公不揖食·加饌禮殺·注云以公命賓升席者·敖氏云·升賓之辭蓋曰·吾子其升也·**賓坐席末取梁卽稻祭于醬涪間**·卽就也·祭稻梁不於豆祭·**〔疏〕**正義曰·注不於豆祭·集釋·毛本·於作以·陳本重以字·皆誤·嚴本·楊氏·俱同·徐本加宜二字誤倒·陳本脫豆祭·云·敖氏云·坐席末者·就加饌也·取梁卽稻·言不反梁於左手也·注云祭稻梁不於豆祭·祭加宜於加者·張氏爾岐云·醬涪不得言加·注偶誤·梁是公所親設·醬涪亦公所親設·公設是饌尊處·故祭梁不於豆而於此耳·今案·張說是也·褚氏又謂下降時取梁者·微時取梁者·皆是重公親設之意·與此祭於醬涪間同·**贊者北面坐·辨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壹受之·而兼一祭之·庶羞輕也·**〔疏〕**正義曰·注壹壹受之·而兼一祭之·嚴本及各本同·集釋壹壹作一一·兼一作自祭之於肺腫之間·以異饌也·**〔疏〕**兼壹·與經合·今從集釋·○前云庶羞皆有大·此贊者坐而辨取之·興以授

也。張氏爾岐云。一以授賓者。品授之也。兼壹祭之者。總祭之也。褚氏云。贊者所授賓祭者三。正饌。則黍稷也。三牲之肺也。加饌。則庶羞之大也。經於黍稷則曰。辯以授賓。賓祭之。是黍稷總授賓。賓總受而總祭也。故曰辯以授也。於肺則云。辨取之。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是大亦逐一授賓。賓則逐一受之。而總祭之也。故云兼也。立文不同。注據經爲解。不可破。正饌豆質。祭於上豆之間。大是加饌豆質。宜祭於加饌上豆之間。注云祭於脚踵間。亦是也。祭醬飲亦於是處可知。今案。敖氏謂黍稷牲肺皆壹祭之。又謂祭大亦於醬酒間。皆與注異。褚氏駁之。是也。注云庶羞輕也者。對三牲之肺而賓降拜。蓋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疏)正義曰。正饌公再拜揖食。賓降拜。是公先拜。言。賓降拜。拜庶。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此則賓先拜。公答拜。亦以禮殺故也。

右賓祭加饌

賓北面自閒坐。左擁重梁。右執涪以降。自閒坐。由兩饌之間也。擁。抱也。必取梁者。公所設也。以之降者。堂尊處。欲食於階下然也。正義曰。左擁經考文提要云。曲禮。執食與辭。注引公食禮。正作左擁籃梁。注云自閒坐。由兩饌之間也者。謂正加兩饌之間。即上經所云用容人。注謂賓當從閒往來是也。但彼爲設庶羞。故在籃西欠東之間。此則當在涪西梁東之間。爲微異耳。云擁抱也者。說文同。段氏云。抱之。則物必在前。云必取梁者。公所設也者。梁涪皆公所親設。故必取之以降。注不言涪。省文耳。云以之降者。堂尊處。欲食於階下然也者。爲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奠而後對。成其意也。降辭公。敬也。必辭。(疏)正義曰。敖氏云。君命也。盛氏云。反奠于其所者。奠於醬西。奠梁於涪西也。三禮札記云。前公降一等而賓栗階。此公不從降而亦粟者。臣禮爾養也。○注侍食。監本侍誤侍。云奠而後對。成其意也者。賈疏云。成其降食階下之意。故奠乃對此決下文。大夫相食。賓執梁與涪之四序端。主人辭。賓反之。而不奠也。云降辭公。敬也者。謂既栗階升矣。乃不於

嘗上辭公。而必降而辭。是致其敬也。云必辭公者。爲其尊而親臨已食。則與贊者無異。故不敢當也。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亦辭主人之臨已食也。禮經釋例云。凡公親臨食必辭之。公食禮。賓初食。降辭公。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是公親臨食必辭之也。今案公退于箱者。因賓辭而避於此耳。

揖退于箱。箱東夾之前。侯事之處。疏。正義曰。注云箱東夾之前侯事之處。互詳觀禮記。凡俟于東箱下。揷者退負東塾而立。

無事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贊者以告公。公聽之。重來優賓。疏。正義曰。卷加席。不敢居隆禮也。公不辭。以其降等也。吳氏經義云。至此始卷加席。則前所謂坐卽跪耳。古者跪亦稱坐。

云重來優賓者。張氏爾岐云。公聽之。斯時公猶在箱。明是贊者以告公。而公聽之。也。云重來優賓者。以告公。而公聽之。而不輕來。所以優賓。使不煩勞也。賓二飯。以沾醬。每飯歎音。以肴濡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不言其肴。優賓。疏。正義曰。注以肴濡醬。嚴、徐、陳本通解。楊氏、俱作肴。下同。集釋、毛本、俱作飽。不言其肴。又作肴。案校勘記云。案。穀者。相雜錯也。俗借爲肴饌。子。作肴爲是。云每飯歎音。以肴濡醬。食正饌也者。賈疏云。潘言歎。淡故也。醬言膚。鹹故也。李氏

云。飯。飯梁也。禮經釋例云。凡賓初食加饌之稻梁。則用正饌之俎豆。卒食正饌之黍稷。則用加饌之庶羞。案。公食禮。食稻梁。即前設加饌時公所親設之飯梁也。潘。即前設正饌時公所親設之大羹潘也。醬。即前設正饌時公所親設之大羹醬也。如饌之籩梁。正饌之潘與醯醬。皆公所親設。故先食之。言梁則兼稻。言潘則兼俎豆。經不言者。非公親設故也。此食加飯也。又賓卒食會飯三飲。注。會飯謂黍稷。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梁。又云。不以醬潘。注。不復用正饌也。初特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後言潘。或時後用。此食正飯也。考注云。加飯。不卽稻梁也。正饌。卽俎豆也。正飯。卽黍稷也。賓初食。用饭之稻梁。佐以正饌之俎豆。足食。用正飯之黍稷。佐飯。以手三舉飯食也。禮經釋例云。凡食禮。初食三飯。足食九飯。案。公食禮。賓三飯。以肴醬。宰夫執菹漿飲。與其豐以進。又云。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三飯則一飲。是初食三飯也。又賓受侑幣出。復入門左。揖讓升。卒食三飯。三飲。不以醬。吳氏廷華云。上三飯乃飲。此三飲。則九飯也。合正食。則十二飯矣。是卒食九飯也。初食在侑幣前。故三飯。卒食在侑幣後。故九飯也。云不言其肴。優賓者。賈疏云。案。特牲少牢。尸食时。舉肴皆

言次第。此不言者。任賓取之。是優賓也。或以此經但云以旨餌。不云食肴爲疑。褚氏云。諸禮凡食飯無不食舉者。故注云然。案周官司儀。食禮有舉數以次差之。大夫當三舉。則食舉明矣。

與其豐以進。此進澈也。非爲卒食。爲將

〔疏〕正義曰。澈旁从欠。不从父。禪漿飲者。謂漿飲盛於禪也。蔡氏

云。

經云執禪漿飲。與其豐以進。則是一手執禪漿飲。一手執豐也。若此禪爲酒禪。而又別有漿飲。如何一手可執。且前

祭正饌時。已祭飲酒於上豆之間矣。何下文又云坐祭乎。則此禪明是盛漿之禪。所謂其豐。即盛漿禪之豐也。○儀禮

訓解云。正饌用酒。宰夫執禪執豐奠于豆東。賓亦既祭矣。加饌用漿。俟于東房。未設也。至是而後執以進。亦取其相變。

○

賓洗手興受。受禪

〔疏〕正義曰。挽。磨石經初从木。後改从手。宰夫

設其豐于稻西。酒在東。漿在西。是所謂左酒右漿。〔疏〕正義曰。經但云設豐。不云禪者。斯時禪在賓手也。注云酒在東。漿在

在東。漿飲從加饌。在西也。云是所謂左酒右漿者。左酒右漿。管子弟子職文。注所謂二字。正指管子書言也。案弟

子職曰。載在饌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酒右漿。曲禮。酒漿處右。鄭注。歲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
之。則左酒右漿。亦據弟子職言。曲禮注及此庭實設。乘皮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飲澈。〔疏〕正義曰。賓。徐本
注俱作左酒右漿。今本管子漿作醬。恐誤。○儀禮訓解云。宰夫設豐之後。賓遂坐祭而飲矣。而先言庭實設者。著有司設庭實之節也。玉藻曰。水漿不祭。若祭爲已保
卑。而此乃祭漿者。臣禮也。故彼注云。臣於君則祭之。注云飲澈者。謂飲漿以澈也。說文。澈。盡口也。蔡氏云。
坐祭遂飲。飲酒漿也。兼酒言之。非辨見前。

右賓食饌二飯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

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

〔疏〕正義曰。作實誤。○儀禮

訓以勸之。閩本幣誤作幣。云束帛十端帛也者。詳士冠禮主人酬賓下。云侑猶勸也者。詩楚茨茅傳。侑。勸也。是時
賓三飯而止。有告退之意。故以束帛侑食也。詳聘禮致食以侑幣下。云西鄉立。序內位也者。卽前公立于序內西鄉之

位。云受東帛於序端者。約聘禮公受几于序端而知之。敖氏謂受東帛於東箱。褚氏云。賓降筵北面。以君將有命也。賓既飲。則公出自箱立於序端矣。於是宰夫以東帛授公。而公受之。非受於東箱也。北面於西階上。〔疏〕正義曰。注北面於西階上。嚴本、敖氏、俱無西字。徐本、集釋、通釋、楊氏、俱有。似有者是。攢者進上。

〔疏〕正義曰。云以君將有命也者。謂主君將有佑食之命也。云北面於西階上者。降筵而立於此。待君命也。攢者進相幣。〔爲君釋幣〕辭於賓。〔疏〕正義曰。此下與聘禮賓大略相同。解見聘禮。注云爲君釋幣。辭於賓。〔疏〕正義曰。注云降辭幣。辭於賓者。言爲君釋佑幣之辭於賓也。盛氏疑幣爲衍文。非。賓降辭幣升聽命。降辭幣

君又命之升。〔疏〕正義曰。注云降辭幣。主國君又命之升者。約聘禮禮賓。賓降辭幣。公降一等。降拜當拜受公幣。禮命釋許辭。〔疏〕等辭。賓栗階升。知之。此不言公降一等辭及栗階者。省文耳。非脫也。降拜幣。公幣

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主國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也。〔疏〕正義曰。君行一臣退西楹西。東面立。侯

國君送幣也。退不。〔疏〕正義曰。注云俟主國君送幣也者。謂俟主國君拜送幣也。聘禮禮賓退東面俟注。俟君拜也。貢序。以將降。〔疏〕義與此同。云退不負序。以將降也者。聘禮賓三退負序。此云西楹西。卽西階上。故知不負

序。以將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不敢俟。〔疏〕正義曰。注云賓不敢俟成拜。以賓事。〔疏〕正義曰。郝氏降也。〔疏〕正義曰。謂不敢俟公再拜卽降。介逆出畢。〔疏〕敬云。介逆出畢

先賓出也。介在門西。北面四上。近門者先出。故曰逆也。方氏苞。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揖執者。公降立。俟賓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從者。府史之屬。訝迎也。今文曰標受。〔疏〕正義曰。上介受賓幣。受於門外也。從者訝受皮。謂主國

有司執皮者從賓出。賓從者訝受之也。注云從者府史之屬者。聘禮禮賓。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注。從者士介。彼大聘使卿。上介是大夫。故知從者爲士。此小聘使大夫。上介是士。故知從者爲府史之屬也。云訝迎也者。謂對面受也。云今文曰標受者。案今又以訝爲標。已詳聘禮禮

賓節

右公以東帛侑賓

賓入門左沒靨北面再拜稽首

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

疏

正義曰。沒靨。門內靨也。沒靨。庭南也。沒靨而拜。以

公立於中庭也。張氏爾岐云。沒靨。門營靨盡處。注云。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者。謂有貪食之嫌。云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者。是注以此拜爲告退也。吳氏疑義云。食禮未畢。理應復入。賓之入門。所以終食禮也。其再拜稽首。則卽下升賓再拜稽首。注所謂拜主國君之厚意也。蓋公旣侑賓。賓出。公卽降立中庭。以待賓反。其意良厚。故入門卽拜之。因君辭其拜。故升堂再拜。敖氏謂賓拜於庭南。公辭之。乃升而成拜。是也。則上下兩再拜稽首只是一事。注分而爲二。是以失之。今案吳說是也。又敖氏以此拜爲謝侑幣。褚氏辨之云。聘禮禮賓。於授幣後。亦曰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下遂行觀。並未更入門而行再拜稽首禮也。然則此禮之拜。敖以爲謝侑幣。非。凡飲食。無論酒與幣。皆賓先拜受。而後主人公辭。止其拜。使揖讓如初。如初入邦途。無送後復拜謝之禮。案褚說亦是也。公辭。之卒食。也。升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賓拜。拜主國君之厚意。說已詳上。云賓揖介入復位者。上文云介逆出。意。賓揖介入復位。正義曰。注云賓拜拜主國君之厚意者。說已詳上。云賓揖介入復位者。上文云介逆出。賓降辭公如初。將復食。疏。正義曰。注疏本。俱作食。○賓降辭。公亦辭公之臨己食也。詳見前。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三飲。卒已也。已食會飯。三漱漿也。會飯。謂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疏。正義曰。注云已食會飯三漱漿者。謂三飲漿以漱口。後禮更端。故與前三飯不相蒙。是也。又云。食加飯而飲漿。則此所飲者其酒與。褚氏云。下大夫禮不得飲酒。注謂漱漿。是也。敖說誤。江氏筠云。鄭以凡寃者於左。此陳設左酒右漿。則酒明係不舉。故謂賓用漿酈口也。云會飯謂黍稷也者。張氏爾岐云。上文宰夫設黍稷云啓會。是簠不兼會。故經以黍稷爲會飯也。今案敖氏謂減簋飯於會而食之。故云會飯。乃臆說。不可從。云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者。案初時賓三飯未言稻粱。故推而明之。然據上文云左。不以醬澆。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據簠梁。則賓三飯食稻粱。亦可見也。不以醬澆。用庶羞。互相成也。後言澆者。澆或時後用。疏。正義曰。相成也。徐、陳本、成俱作後。誤。後音澆下。殷本、楊氏、俱有者音二字。今本無。云不復用正饌也者。醬澆正饌也。不用正饌。則用庶羞可知。故注又云。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義詳前賓三飯以

（潘醬下）楊氏復云：用庶羞，經無其文。若可疑者，據下文，上大夫庶羞，酒飲粱飲，庶羞可也。注云：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彼證此，恐云食會飯有三飯，亦食庶羞。此注所以有互相成之義也。云後言潘者，潘或時後用者，賈疏云：前文賓三飯以潘醬，先言潘，後言醬，是先用潘，此後言潘，或容前三飯後用潘，故作文有先後也。盛氏云：案上文以潘醬，據其用之之序言也。此既不用之，故惟據所設之序而言。注疏說非是。今案，盛說似亦可從。

右賓卒食

挽手興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示親徹也。不以出者，非所當得。又以已得侑幣，非〔疏〕正義曰：奠于階西。西階下處。注云：示親徹也者，賓於食畢取梁與醬以降，是示親徹之意。公於正饌先設醬，加饌先設梁，獨取二者，固以公親設之故。亦示二饌兼徹也。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者，當得則三牲之俎是也。云又以已得侑幣者，謂已得侑幣，故不取饌出也。士昏賓取脯出，是所當得者。王藻曰：君既徹，執飯與醬，乃授從者。鄭注：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孔疏：此經食不客，故君既徹之後，執飯與醬乃授從者。若君與己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己之從者也。故公食禮，賓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也。若非君臣，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人相者，故曲禮云：客若降等，又云：卒食，客自前跪撤飯齊以授相者。注云：相者，主人贊饌者，若賓主敵者，則徹於西序端。故公食禮大夫自相食，徹於西序端。注云：亦親徹是也。案王藻疏言徹義頗詳，故並錄之。東面再拜稽首，卒食拜也。不北〔疏〕正義曰：敖氏謂此亦拜於階西。方氏云：案玉藻疏言徹義頗詳，故並錄之。東面再拜稽首，卒食拜也。不北〔疏〕正義曰：敖氏云：公拜亦西面於阼階下，此說是也。方氏方云：故賓東西拜也。公降再拜，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疏〕苞云：食禮既終，賓拜稽首於階下，自同於本國之臣也。升公降而答拜，使賓無庸復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升，終不敢以臣禮待之也。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易退之義。攘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

(疏) 正義曰・介逆出・徐本逆作迎・誤・注云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者・還・謂自廟還路寢也・詳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下・

右禮終賓出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

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三牲之俎・正饌尤尊・盡以歸賓・尊之至也・歸俎者・實於俎・它時有所釋故・**(疏)** 正義曰・禮終賓出之

於賓館・一也・賓拜賜・二也・○注尊之至也・嚴本無也字・他時有所釋故・釋文作它・云本又作他・嚴本・集釋作它・今本作他・注云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者・卷與捲同・云歸俎者實於俎者・吉祭有俎俎・虞祭無之・尸舉牲體皆盛於俎・此歸俎者亦是實於俎以歸之也・敖氏謂盡以其俎與其實歸之・褚氏云・歸饗饗用鼎不用俎・行禮時設之・不以遺人・注用俎之說爲長・方氏菴云・卷者・振取俎實而置於俎也・敖氏謂並以俎歸・則其文當曰以三牲之俎歸於賓館・今案・褚方之說是也・云它時有所釋故者・案特牲士虞皆云俎釋三個・釋猶遺也・謂留遺以備陽厭・是有所釋也・它時・即指特牲士虞言・此食禮無所釋・故三牲之在俎者盡以歸賓也・魚腊不與三牲之俎無所釋故也・禮之有餘・爲施惠・不言腸胃膚者・在魚腊下・不與可知也・古文與作豫・**(疏)** 正義曰・注云以三牲之俎無所釋故也者・謂三牲之在俎者既盡以歸賓・則魚腊細物可不與也・云古文與作豫者・詳士昏禮・見訝以其擊下・

右歸俎實於賓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朝・謂大門外・**(疏)** 正義曰・案聘禮歸饗饗・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餼・不拜束帛・此云拜食與侑幣・

兼拜侑賓之束帛者・賈疏云・彼使人致之・故不拜・此食禮君親賜・故拜訝聽之・受其言入告出報也・**(疏)** 正義曰・注云朝謂大門外者・此朝卽庫門外之朝・注云大門卽謂庫門也・**(疏)** 正義曰・受其言入告出報者・詳聘禮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下・云此下大夫有士訝者・案聘禮記曰・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此聘日主國君所使迎賓於館之訝・非掌訝職也・經云訝聽之・乃指謂掌訝之官・鄭以士訝當之・恐非・詳傳禮記賓旣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擊下・

右賓拜賜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組。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豆加葵菹蠅醢。〔疏〕正義曰。此下四四爲列。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爲列。無特。〔疏〕別言食禮之異。

者。食上大夫之禮。君不親食之禮。大夫相食之禮。大夫不親食之禮。凡四事。聘禮大聘使卿。上大夫卽卿也。故其食之之禮。與聘禮歸饗於賓者略同。八豆八簋六鉶。如其設於堂上者也。九俎。如其飪鼎九也。魚腊皆二俎者。魚腊

皆乾鮮各一也。注云。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者。前食下大夫六豆六簋四鉶七俎。此上大夫每加以兩。是其異也。但自此至雉兔鵠鷄皆是言其異者。注蓋總釋之也。云豆加葵菹蠅醢者。葵菹蠅醢。周禮醢人饋食之豆也。其朝

事之豆八。下大夫已用其六。仍餘菲菹羹醬二豆。今鄭不取以足八豆之數。而用饋食之豆者。蓋以少牢四豆。韭菹菹

醢葵菹蠅醢。兼用朝事饋食二者故也。敖氏則謂豆加菲菹羹醬。專用朝事之豆。褚氏云。若純用朝事豆。實與人君禮無別矣。故注參取饋食二豆也。云四四爲列者。上四字乃二字之誤。八豆分爲二列。每列四豆。故云二四爲列也。云

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爲列。無特者。褚氏云。九俎饋法。當依注爲是。不當如敖氏四四爲列而特鮮獸之說。蓋三俎五俎七俎。不得方。故須特。三三爲列。則正方矣。何反用特乎。其饋法則北二列仍如七俎。而鮮魚則加在魚南。鮮腊則加在腊南。移膾於腸胃南也。八豆之次。則韭菹以東醯醢昌本羹醬南蓄菹。以西鹿醬葵菹蠅醢。八簋之次。則六

簋仍舊。加黍於稷南。稷於黍南。六鉶之次。則牛以魚腸胃倫膾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命數以西羊豕。豕南牛。牛以東羊豕。今案。褚說俱是也。魚腸胃倫膾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命數

爲差也。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命者也。九或上或下者。七謂一命者也。九或上或下者。〔疏〕正義曰。注云。此以命數爲再命。謂小國之卿。大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國之孤視子男。〔疏〕差也者。謂魚腸胃倫膾

三者。各俎所載。又以命數爲差也。敖氏云。其俎數之同者。又以此見尊卑。是也。云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命者也。七謂一命者也。賈疏云。周禮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

命。則諸侯之臣分爲三等。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與一命同。此經魚腸胃倫膾亦分爲三等。有十一。有九。有七。則十

一當三命。九當再命。七當一命。云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大國之大夫也者。上句若九。指上大夫言。下句若九。指下大夫言。九有上下之不同者。以小國之卿與大國之大夫同再命。再命則九。故小國之卿雖與大國之卿同九俎。而其載於俎者。魚腸胃倫膾。惟用九數。而不用十一。大國之大夫。雖與小國之大夫同七俎。而其载於俎

者・魚腸胃倫膚亦用九數・而不用七・是以上下大夫同云若九也・云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者・謂卿爲上大夫・大夫爲下大夫也・云大國之孤視子男者・鄭意以上大夫不兼孤在內・故別言之・賈疏云・周禮典命・大國之孤四命・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子男・又云・其他皆視小國之君・若然・孤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褚氏案昏禮疏推魚之數云・或諸侯十三・天子十五與・此疏不同・據此經卿大夫魚數以命數爲差・則五等諸侯亦必以命數爲差矣・昏禮疏言・或疑詞耳・陳氏祥道反・據彼舍此・外矣・若以此推・天子魚數・其十九與・庶羞西東毋過四列・謂上下大夫也・〔疏〕正義曰・毋過謚母・注古文毋爲無・鍾本爲作作・嚴本及各本俱作爲・〔注云謂上下大夫也者・案列卽行也〕・下大夫庶羞十六豆・東西四行・南北亦四行・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東西四行・南北則五行・故經獨云西東毋過四列・以南北可過・而西東必不可過・若過四列・則蓋炎閒不能容人・有礙往來矣・西東・謂設之以西爲上・自西而東・毋過四列也・敖氏解爲西列東列・恐非・云古文毋爲無者・詳士昏禮・上大夫庶羞二十加于下大夫以雉兔鶉鴛鷺・無〔疏〕正義曰・下大夫庶羞十六豆・已詳列於前・上大夫庶羞二十・其十六者與下大夫同・東毋過四列・則是四者爲一列於南也・〔注云鷺無母者・爾雅作鵠母・說文作卒母・無鵠卒三字・古讀音近通借・賈疏據莊子田鼠化爲鵠・月令田鼠化爲鷺・以鷺鵠爲一物・今案・詩鷺之奔奔鄭箋・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與鷺本非同類・此經鶉鴛並列・內則鶉羹與鷺羹異名・明係兩物・段氏說文注云・內則・爾雅・皆鶉鴛並舉・則不可云鷺卽鵠・是也・雉兔鄭無注・案曲禮雉曰疏趾・兔曰明視・用於祭・亦用於賓也・說文說雉有十四種・又云・兔・獸也・象兔踞後其尾形・段氏注云・其字象兔之蹲後露其尾之形也・說文又曰・兔頭與鳬頭同・此云鷺・內則云・鷺不同者・鷺亦作鷄・爾雅釋鳥鷺鵠郭注・今鷺雀・國語章注・鷄・小鳥也・內則又曰・爵鷄鷦・范以鷄爲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之一・則鷄亦可爲羞矣・

右食上大夫禮之加於下大夫者

若不親食

謂主國君有疾病若他故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執幣以

〔疏〕

正義曰・此以上俱詳豆實實于

彝陳于楹外二以竝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二以竝南陳。

陳彝簋於楹間者象授受於堂中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彝北

陳者變於食彝數如豆醯芥醬從焉筐米四今文竝作併疏通解敖氏俱作筐校勘記云案注及疏內筐字各本皆同則經文亦當作

筐○豆實菹醢之屬實之於彝簋實黍稷之屬實之於筐又陳之於楹外內皆與覩食異也彝瓦器筐竹器敖氏云南北異陳示不相統也王氏士讓云經第言豆簋之實蓋舉其全而略其細者注云陳彝簋於楹間

者象授受於堂中者朱子云兩楹間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耳今案兩楹間兼楹外楹內言所謂東西節也云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者吳氏疑義云食指米饌指豆實以其一內一外南北相當故曰同列也

云彝北陳變於食者食亦指米謂米南陳而彝北陳故曰變耳云彝數如豆者以其菹醢異物不可同彝一豆則一彝故云彝數如豆也云醯芥醬從焉者疑義云注因醯芥醬亦醬之類故謂其相從不知正饌在堂庶羞在碑

內醯芥醬應在庶羞中烏得從而在堂案吳說亦是也云筐米四者褚氏云賓所食者粢則筐米四宜黍稷稻粢各一不言簠實者省文也若簠實陳於碑內經必明著其文而列其位次然則謂黍稷各二筐者非也云今文竝作

併者詳庶羞陳于碑內生魚也魚腊從焉上大夫加鮮魚鮮士昏禮庶羞陳于碑內腊雉兔鶡鷄不陳於堂辟正饌疏正義曰注云生魚也者李氏云生魚卽庶

讓云庶羞多出於三牲今牲既不殺則所陳者四醯芥醬其魚未作膾亦生致之今案下經云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是生致之不殺也不殺而有醋者醯經百日乃成不繫於殺也云魚腊從焉者庶羞之魚腊旣生致

之於此則俎實之魚腊當亦從焉云上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兔鶡鷄者下大夫七鼎其俎實唯有乾魚乾腊上大夫九鼎加鮮魚鮮腊蓋亦從焉雉兔鶡鷄則上大夫所加之庶羞自當陳於此賈疏謂亦生致之或然云不陳於堂

辟正饌者親食則庶羞亦陳於堂上此則辟正饌而庭實陳于碑外執乘皮者也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言歸宜近內亦變於食碑內碑北與堂尚近也庭實陳于碑外執乘皮者也不參分庭一在南者詳昏禮記今云碑外則

誤且嚴本及各本作宜云執乘皮者也謂經所云庭實指執乘皮者言也敖氏郝氏謂不執之盛氏云此庭實有執之者若馬則奉之敖及郝說皆非云不參分庭一在南者凡陳庭實皆參分庭一在南詳昏禮記今云碑外則

與碑近凡設碑參分庭一在北是不參分庭一在南也云以言歸宜近內者碑外較之一在南者爲近內以致食是歸於賓館故宜近內也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

爲其踐汙館庭使近外

(疏)

正義曰。聘禮歸賓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此與彼同。又曰。牛以西羊豕。此陳之次當亦然。但彼二牢。此一牢耳。王氏士讓云。此三牲若殺。則俎之牛羊豕腸胃膚。鑷之肺。祭之肺。庶羞之臍臍臍炙。皆出其中矣。凡言養者。莫過於三牲。今生陳之。與餼同。然無百管無芻薪之從。則仍是食禮也。注云。爲其踐汙館庭。

使近外者。上云。庭實陳于碑外。與碑近。注云。以言歸。宜近內。此陳於門內。與門近。則近外矣。故注云。爲其踐汙館庭。使汙外也。賓朝服以受。如受饗禮。朝服。食禮輕也。〔疏〕正義曰。如受饗禮。如聘禮歸賓餼。賓受之。自迎大夫於外。

卿韋弁賓皮弁言也。敖氏云。親食。無賓。以己本時朝服。故此致者受者皆服之。無賓宜往。〔疏〕正義曰。賓。唐石經。殿。徐。集釋。放氏。俱作擯。通解。俱受饗有賓。而此無賓。故明之。楊氏。毛本。俱作賓。案作賓是也。詳聘禮。○上云。如受饗禮。云以己本宜往者。詳聘禮若不親食節。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食侑幣。〔疏〕正義曰。注食下。敖氏。親見。訝爲之入告出報也。言聽命者。卽掌訝職所謂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也。注云。賜亦謂食侑幣者。前公親食。明日賓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此但言賜。未言食與侑幣。故注補之。亦者。亦謂兼拜二者也。

右君不親食使人往致

大夫相食。親戒速。

記異於君者也。速。召也。先就。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言主國大夫食賓之事。注云。記異於君者也。據下文云。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則自此

至再拜降出。皆其異於君者也。高氏愈云。此大夫相食。異於公禮者九。親戒速。一也。迎賓門外。二也。降堂受饗。滑幣。三也。賓執梁酒之西序端。四也。辭卷加席。五也。受侑幣。主人送幣。皆稽首。六也。賓辭幣。辭主人臨食。七也。卒食。微于西序端。八也。卒食再拜不稽首。九也。舉此。而公與大夫尊卑之分較然矣。今案。異於公禮者。尙有數事。降盥就洗。一也。侑用錦。二也。卒食拜于階上。三也。云。迎賓者。詳鄉飲主人速賓。下。云。先就告之者。戒也。云。歸具既具。復自召之者。速也。親戒而又親速。賓主人相敵之禮如是。故鄉飲鄉射皆云戒賓速賓。若公食禮。則戒而不速。又不親也。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饗。大夫相饗之禮也。〔疏〕正義曰。敖氏云。迎賓與拜至。亦皆再拜。注云。饗。大夫相饗之禮也。今亡者。聘禮曰。今亡。古文饗或作鄉。大夫于賓。壹饗。豐食。是大夫有相饗相食之禮也。蔡氏云。如饗拜。如大夫相饗之拜。

蓋古本有公饗大夫禮。而附大夫相饗之禮於其降盥。受醬澣。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皆者也。降堂謂止階上。今文無束。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降盥降階下就洗也。降盥則賓從降。必著之者。謂

經云。皆自阼階降堂受。指此三者言也。授者蓋其家臣。云侑用束錦。大夫文。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降盥則賓從降。必著之者。謂

經云。皆自阼階降堂受。指此三者言也。授者蓋其家臣。云侑用束錦。大夫文也者。君侑幣用束帛。大夫侑幣用束錦。

錦文於帛。聘禮注所謂以少文爲貴是也。云降堂謂止階上者。此與昏禮婦降堂。聘禮賓降堂同。皆謂降堂不降階。詳士冠始加賓降西階一等下。猪氏云。禮器言諸侯堂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敖氏乃以七尺五尺分五等。諸侯爲二。而以大夫與士同三尺。不可從。今案猪說是矣。但敖氏必以大夫與士同三尺者。意以大夫堂五尺。則階五等。受者在階上。而授者止升一等。疑太遠故也。盛氏則謂閒三等相授。恐無此授法。疑經文升一等或三字之譌。賓止也。主人從。賓不。疏正義曰。注云。主人三降。賓不從者。賈疏云。以主人降堂不至地。故賓止。不數降盥者。盥時賓亦從降。自如常法也。賓執梁與澣之西序端。不敢食於

尊處。疏正義曰。公食之。則降階。此執以之西序端。不降也。注云。不敢食於尊處者。主人辭賓反之。故但避之於堂上而已。主人辭賓反之。

疏正義曰。主人辭。辭其食於西序端也。賓反之。反於其席也。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不卷也。辭幣降一等。主人從。疏正義曰。敖氏云。辭而降一等爲恭也。從亦不許其辭。人送幣亦然。敵也。疏正義曰。注云。敵也者。係解經亦然之義。以賓主人俱是大夫體敵。故賓受幣再拜稽首。主

君不當稽首。不知大夫不能親食。公猶使人以侑幣致之。則其幣爲官給可知。故受幣者如對主。辭于主人降一等。人送幣亦然。敵也。疏正義曰。注云。亦親敵者。公親食賓。卒食。取梁與醬以降。奠於主人從。辭謂辭其。卒食徹于西序端。亦親。疏正義曰。注云。亦親敵者。公親食賓。卒食。取梁與醬以降。奠於

東面再拜降出拜亦拜

疏

正義曰東面再拜與公食同但不稽首耳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

疏

正義曰毛本此下有注云云其他謂豆數俎陳設皆不異上陳但禮異者謂親戒速君則不親迎賓公不出此大夫出大門公受醬涪幣不降此大夫則降也公食大夫大夫降食於階下此言西序

端上公食卷加席公不辭此則辭之皆是異也校勘記云此段疏八十六字今本俱誤作注盛氏云監本亦誤今案嚴本陳單注本俱無此注從之○敖氏云他謂在公食禮中而不見於上者也然上禮所不見者亦未可盡與公食禮相通經云皆如者大約言之耳

右大夫相食之禮

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禮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夫言主人卿也則使卿致賓受于堂無賓與受君主人大夫也則使大夫致賓受君禮同

疏正義曰儻唐石經嚴本集釋敖氏俱作攢徐本通解楊氏毛本俱作攢說詳上注云與受君禮同者敖氏云言此者嫌或與君禮異也賓受大夫餼不於堂故明之

右大夫不親食君使人代致

記

不宿戒食禮輕也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爲宿謂前期一日疏正義曰注云食禮輕也者鄭見諸禮皆有前期之宿戒而食不宿宿

宿謂前期一日者鄭解宿戒爲二謂戒爲前期三日宿爲前期一日賈疏以大射前期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少牢前期一日宿證之然士冠前期戒賓又前期宿賓戒宿俱在冠日前亦可證也此不宿戒謂無前期之宿又無前期之前

戒・但卽日戒耳・敷氏云・宿戒者・先期日而戒之也・戒不速・食賓之朝・夙興戒之・賓〔疏〕正義曰・注云食賓之日戒也・云賓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召者・是訓宿爲豫・與鄭異・是卽食禮所以如此其簡者・以主國待賓之禮・有饗有食有燕・若皆拘於三日戒一日宿之例・則相繼行之・爲日必多・恐不免留賓廢事之愆・故必從其簡也・至饗先於不授几異於醴食・或有宿戒與否・其禮亡・不可考矣・不授几也・〔疏〕異於聘禮醴賓公親授几也・謂無阼席坐・公不賓食則公退於籍・不坐於阼・故無席也・

右記食禮異於常禮

亨于門外東方必於門外者・大夫之事也・東方者・主陽・〔疏〕正義曰・章氏平云・經中言亨惟鄉飲酒亨于堂東北・其他吉禮賓禮亨于門外・東方・又惟士虞亨于廟門外之右・餘皆于東方・特牲士禮亦主婦祝饗于西堂下・獨不及其下句・豈有意回護邪・今案・互詳燕禮・

右記亨

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繙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丈六尺曰常・半常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疏〕正義曰・注掌宮廟者也・掌・毛本誤作宰・宮・闕本・通解・俱誤作官・今文萑皆爲也・今文萑皆爲莞・莞爲釋文作作○此几與席・司宮具之・據聘禮注・所具之几・蓋漆几也・筵與席・散文通・對文則近地者爲筵・其上加者爲席・故此蒲稱筵・萑稱席也・蒲筵加萑席・蓋筵上下大夫之法・此節雖無文・然據下文云上大夫蒲席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則上大夫與下大夫同矣・故鄭注聘禮宰夫徹几改筵・引此文即云・此筵上下大夫也・注云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者・賈疏云・案大宰之下・有宮人掌宮中除汙穢之事・卽此司宮・儀禮釋官云・案司宮當以此注爲正・燕禮注解爲小宰・誤・此疏既釋爲宮人・又云燕禮司宮設尊・故以小宰

解之。此司宮設几席。故以大宰之屬解之。其說甚非。小宰職無設尊之文。大宰之屬無司几筵之官。魏之注既誤解爲尊。倍尋曰常。說文亦謂尋八尺也。云純緣也者。謂緣邊也。云崔細葦也者。爾雅。葭蘆。郭注。葦也。又云。蕡亂。郭注。似葦而小。實中。說文。蕡。崔之初生。一曰蘆。一曰雖。詩。八月萑葦。毛傳。八月蘆爲葦。葭爲葦。是葦與蕡葦一物。初生名蕡。既秀爲崔也。云末經所終有以識之者。織席有經緯。經所終是末。蓋有首尾可記識也。云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者。案筵之長倍於席。以正饌在左。加饌在右。皆陳於筵前。故宜長也。云今文葦皆爲莞者。鄭此注云崔細葦。而箋詩解莞爲小蒲。二者皆可爲席。鄭於此定從古文作崔。而敖氏據周禮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續純加莞席紛純。又謂崔乃葦屬。爲物麤惡。宜從今文作莞。胡氏承琪駁之云。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加莞席。昨席。莞筵加縑席。其筵國賓。與昨席同。聘禮明云改筵。則此食禮之席。必不同於祭祀之蒲筵莞席。敖氏徒斤斤莞二物之美惡。而不辨禮之差等。妄矣。禮經釋例云。崔席。卽周官莞筵也。莞崔聲相近。蓋欲紐合爲一。胡氏云。莞崔明係二物。崔席以細葦爲之。亦未爲麤惡。今案。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設莞筵紛純。加縑席畫純。加次席黼純。鄭注觀禮天子設斧依節引之。又諸侯昨席莞筵紛純。加縑席畫純也。

鄭注燕禮設公席節引之。司几筵又曰。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謂亦用莞筵紛純加縑席畫純也。

鄭注聘禮醴賓節。及此記下節。引之。獨此節不引周禮爲證者。蓋以禮文參差。未可強合也。

宰夫筵出自東房。也。天子諸侯左右房。
〔疏〕此云筵出自東房。明是司宮具之於房內。宰夫數之。故云出自東房也。云天子諸侯左右房者。買疏云。以其言東房對西房。若大夫士。直有東房而已。又大射儀。宰胥薦脯醢由左房。注云。左房。東房也。人君左右房。又禮記禮器。君在阼。夫人在房。注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喪大計。婦人髽帶麻於房中。注云。東房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案鄭氏釋經屢以此爲說。蓋謂天子諸侯之宗廟路寢射宮皆有東房西房。大夫士無西房。唯有東房西室而已。然其說考之於經。實不合。故後儒多駁之。陳氏祥道禮書云。鄉飲酒記薦出自左房。鄉射記出自東房。與大射諸侯擇士之宮。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李氏如圭儀禮釋宮云。聘禮賓館于大夫士。以君使卿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敖氏繼公儀禮集說同萬氏斯大。儀禮商云。余於鄉飲酒謂大夫士若無右房。則賓坐西北已逼西序。不容衆賓之席。以爲必有西房。茲於聘禮還玉。賓升自西階。受圭。退負右房而立。

則明言有右房矣。江氏永釋宮增注云：案堂後室居中，左右有房，上下之制宜皆同。若東房西室，則室戶牖偏西，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疑古制不如此。據此諸說，則以大夫士宗廟正寢學制爲無西房者，誠誤也。然東房西室，乃諸侯以下燕寢之制。又天子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有五室，無左右房。諸侯以下至士宗廟正寢，皆有左右房。鄭以天子諸侯統言之，與詩斯干箋禮記玉藻注不合。蓋未及追改，詳士昏禮及觀禮記。

右記筵席

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賓車不入門，廣敬也。凡賓卽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於四方。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當車前，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爲遠近之節也。〔疏〕正義曰：賓之乘車，謂大夫所乘入朝之車，西方，賓位也。敖氏云：車北面立者，宜鄉之。云立，明其不稅駕。注云：賓車不入門，廣敬也者，曲禮曰：客車不入大門，今云在大門外，是不入也。云凡賓卽朝，中道而往者，王制曰：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是也。云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於西方者，少儀曰：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又曰：君子下行，然後還立。鄭注：還車而立，以俟其去，是此注言還立之義也。云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當車前者，蓋賓至大門外下車，入於次，及擯者出請事，賓出次，步進，直闌西北面立，所謂位，卽朝位也。周禮大行人曰：凡大國之孤，朝位當車前，不言卿大夫有異，故知卿大夫與孤同也。云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爲遠近之節也者，卽大行人所云。

右記乘車

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藿，豆葉也。苦，苦茶也。〔疏〕正義曰：鉶，釋文作斬，非。牛藿，周學健滑，堇薑之屬。今文苦爲韋。〔疏〕云：石經，牛字作半，校勘記云：石經半字今已刊缺，蓋初作半，而後爲牛也。藿，徐，陳閩，葛，通解，俱作霍。殷本，集釋，俱作藿。徐本注仍作藿。韋，从下，不從下。殷，徐，葛本，俱作韋。誤。○鉶芼，記鉶羹所用之菜也。說文芼字下，引詩左右芼之。段氏注云：芼，鄭詩考正曰：芼，菜之烹於肉泔者也。禮，羹，芼，菹，菹，凡四物，肉謂之羹，菜謂之芼，肉謂之菹。菹醢生爲之，是爲醢人豆實。芼則菹烹之，與羹相從。實諸鉶。今案，士虞特牲二篇，亦記鉶芼，但彼止有特豕，此

食禮用大牢・牛羊豕具・故別言之・牛則用葷・羊則用苦・豕則用薇也・士虞特牲言用苦若薇者・以止有特豕・苦薇二者皆可用・隨用其一也・士虞又云・有柶者・以柶有菜也・宜用柶拔之・此不言亦有柶可知也・注云薺豆葉也者・說文薺作蘂・云・未之少也・未卽豆也・少・幼少也・詩毛傳云・薺猶苗也・是也・李善引說文作豆之葉也・與鄭合・云苦苦茶也者・爾雅釋草・茶・苦菜・郝氏義疏云・說文・茶、苦菜也・經典單言茶者・如采荼薪樗・薺茶如飴・誰謂茶苦・皆謂苦菜也・單言苦者・如詩采苦采苦・內則濡豚包苦・及公食大夫記柶芼羊苦・亦皆謂苦菜也・今案詩邶風毛傳云・茶・苦菜・唐風傳云・苦・苦菜・是苦與茶爲一物也・薇注無釋・案薇亦薺類也・說文・薇・菜也・似薺・段氏注云・謂似豆葉也・陸璣詩疏曰・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薺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項安世曰・薇・今之野豌豆也・爾雅釋草・薇垂水・郭注・生於水邊・段氏云・薇采於山・野生者也・釋草云垂水・乃薇之俗名耳・不當以生於水邊釋之・云滑莖莖之屬者・內則曰・莖莖粉榆免莖滑澗以滑之・故注以滑爲莖莖之屬也・此記但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何物・士虞記則云・有滑・夏用葵・冬用莖・注・莖・莖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莖・特性記亦云・皆有滑・夏葵冬莖・注・莖・莖屬乾之・冬滑於葵・案說文・莖・草也・根如蕷・葉如細柳・蒸食之・甘・段氏注云・大雅・莖荼如飴・毛傳・莖・菜也・夏小正・二月榮莖・案爾雅釋草・莖有二・芻苦莖・詩禮之莖也・芨莖草・晉語之置莖於肉・卽今附子也・內則釋文云・莖音丸・似莖而葉大也・說文・葵・葵菜也・崔實曰・六月六日可種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可作葵菹乾葵・案葵至九月始乾・故鄭云夏秋用生葵也・士虞特牲注云・昔乾則滑・又云・乾之・冬滑於葵・此所以冬春用乾莖也・內則注云・冬用莖・夏用莖・與此不同者・孔疏內則莖莖相對・故冬用莖・夏用莖・士虞禮葵與昔相對・故夏用葵・冬用莖也・所對不同・故注有異・今案儀禮記明云冬莖・而內則注云夏用莖・究屬兩岐矣・云今文苦爲莘者・說文・莘・地黃也・卽引此・記作羊莘・蓋從今文・然此字宜作苦・不宜作莘・鄭已辨之・士虞特牲二記注皆云・今文苦爲莘・特牲注又云・莘乃地黃・非也・是鄭已辨之矣・王石臞先生云・古人飲食無用地黃者・莘乃苦之假借字也・

右記莖莖

贊者鹽從俎升・俎・其所

〔疏〕

正義曰・鹽者以將佐賓祭・宜致潔也・注云俎・其所有事者・敖氏云・贊者之所有事・鹽俎庶羞之祭也・而祖先二者而設・故從之以升・今案・賈疏謂豆亦從

下降・黍稷亦贊祭・不知豆從下升・乃加饌之豆・設之在後・若正饌之豆・與黍稷皆自東房出・不由下升・故贊者必從俎也・賈說誤・敖氏以幕爲言・亦未的・江氏筠已辨之・

右記贊者升節

簾有蓋幕。稻梁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幕・幕・巾也・今文或作帷・〔疏〕正義曰・注幕巾也・毛本巾誤作中・今文或作幕・徐本幕作羅・云稻梁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幕者・賈疏云・簾幕相將・蓋既有會・明簾亦有會可知・但黍稷先設・故卻會于敦南・簾盛稻梁・將食乃設・故鄭云去會於房蓋以幕也・賈又云・至於陳設・幕亦去之・經云有蓋幕・據出房未設而言・云幕巾也者・幕與帳同・周禮注・以巾覆物曰帳・說文帳下云・周禮有帳人・今周禮作幕・胡氏承珙云・此不過偏旁有在左在下之異耳・此經古文作幕・與周禮同・云今文或作羅者・幕是帷幕・說文・帷在上曰幕・與巾幕字異・故鄭不從・簾制詳士昏禮教下・黍稷四

右記簾

凡炙無醬。已有鹹。〔疏〕正義曰・注和下・釋文・集釋・俱有也字・嚴本無・○凡炙無醬・謂凡食炙者皆不用醬和・〔疏〕也・此篇設席羞有牛羊豕炙・故於此記之・注云已有鹹和也者・釋所以無醬之義・

右記炙

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謂三命大夫也・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也・〔疏〕正義曰・記因上云蒲筵常・繙布純・文・恐人疑上大夫與下大夫有異・故特明之・上大夫亦用蒲筵加萑席・而其純又如下大夫之皆者・謂蒲筵亦用繙布爲純・萑席亦用玄帛爲純・二者之純皆同也・吳氏疑義云・不言常與尋者・筵之丈尺未聞・有尊卑之別・故略之・注云謂三命大夫也者・上大夫卿・有三命再命之不同・注獨言三命者・見三命之大夫亦與下大夫同也・云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也者・鄭意以公之孤四命・上大夫不兼孤在內・故推言之・周禮司几筵

曰・筵國賓於廳前・莞筵紛純繡席
畫純・詳聘禮宰夫徹几改筵下・

右記上大夫筵席與下大夫同

卿擯由下・不升堂 〔疏〕正義曰・擯・監本誤作賓・注云不升堂也者・謂卿擯於堂下詔禮・而不升堂・此卿擯即由下升・與鄭異・江氏筠云・案經擯者之文凡三見・辭賓於階下・答公拜至一也・公揖退時・擯者退負東塾立・二也・進相侑幣・三也・此三節・聘禮亦具有之・據二經於辭拜時俱云公降一等辭・則擯者爲公釋辭・無反居堂上與由下降之理・其負塾與相幣俱止云進云上贊下大夫也・上・謂堂上・擯贊者事退・亦並無升堂降堂之事・郝說非也・上・謂堂上・擯贊者事也・以佐上下爲名・〔疏〕氏云・上贊即經所謂贊者也・以其佐賓食於堂上・故云上贊・云擯贊者事相近・以佐上下爲名者・擯佐於堂下・贊佐於堂上・故擯云由下・而贊云上贊・以此爲名也・敖氏又云・此上贊以下大夫爲之者・欲其不尊於賓・案此記食下大夫之法・贊在堂上佐賓祭黍稷祭肺祭庶羞・其儀甚繁・若使尊於賓者爲之・恐不免有尊臨已食之嫌也・

右記擯贊

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優賓・〔疏〕正義曰・注云以優賓者・謂優於大夫也・張氏爾岐云・前經下大夫不言食庶羞・言飲漿・不言飲酒・亦其禮之殊者・高氏愈云・上大夫庶羞・多言於酒飲漿飲之時・雖食庶羞亦可・江氏筠云・上大夫食庶羞時・酒飲漿飲得兼用之・以演安其庶羞之食耳・盛氏云・此節疑有脫誤・當闕之・今案・細繹記文・難以強解・敖氏已言之矣・注說簡質難明・高江說異於注・而於記亦未盡洽・當從盛說爲是・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嫌上大夫不稽首・〔疏〕正義曰・注云嫌上大夫上禮・經但云拜賜於朝・未言再拜稽首・故記統明之・說亦通・○劉氏斂補公食大夫義曰・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大夫言之・故云然・褚氏云・記明無論公親食與否・而兩者之拜・上大夫不得與下大夫異其儀也・褚蓋以不親食之

食禮・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蒙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於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其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義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啓簋・言以身親之也・賓偏祭・公設粢・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賓三飯・飯粢・以清醬・以君之厚己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東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不敢棄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加餘衰見・是德之殺也・君子言之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尊不親而能長有其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孔子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餘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故

右記庶羞及侑幣

卷二十

觀禮第十

鄭目錄云。觀。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觀。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觀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觀禮於五禮屬賓禮。大戴第十六。小戴第十七。

別錄第〔疏〕

正義曰。毛本賓下脫禮字。小戴下脫第字。集釋俱有。臧鏞堂本。賓下亦有禮字。○云觀見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諸侯秋見天子之禮者。據周禮言也。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觀。冬見曰遇者。周禮

大宗伯文。鄭彼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觀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遷而偏。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觀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又大行人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觀。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鄭注。圖比陳協。皆考續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偏。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觀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詩韓奔孔疏云。說周禮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觀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觀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爲此二說。鄭大宗伯大行人二注竝言分來。則是從賈逵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觀也。周禮賈疏誤謂春則東方盡來。夏則南方盡來。致王氏與之駁之。謂諸侯皆來。卒有乘間而起。孰能禦之。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康成言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謂每一方內各分四時。再以六服遠近定疏數之節。此期一定。子孫率以爲典。其有事而朝者。又不在此數。故東方亦可以秋觀。北方亦可以夏宗也。此足申鄭義矣。云朝宗禮備觀遇禮省者。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今案。樂記曰。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祭義曰。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經解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禮每以朝覲對舉。則朝可該宗。觀可該遇。鄭

氏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朝宗禮備觀遇禮省之說·當有所受矣·白虎通云·朝則迎之於著·觀則待之於阼階·是亦言朝觀之異也·陳氏祥道云·朝宗於朝·以春夏者·萬物交際之時·故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以象生氣之文·而王於堂下見之·所以通上下之志也·觀遇於廟·以秋冬者·萬物分辨之時·故諸侯一於北面·以象殺氣之質·而王於堂上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朱子語類云·觀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賛主之儀·天子當寧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讓而入·二說足申朝觀禮異之義·云是以享獻不見焉者·案下經明言享·而此云享獻不見·此句疑有闕誤·難以強說·舊解享字上讀·以獻不見爲義·賈疏譏其不辭·誠然·但謂鄭據周禮大行人而說·卻亦未確也·云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者·以儀禮十七篇中·止有觀禮·無朝宗遇禮·故鄭注曲禮亦云·觀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也·五經異義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觀·冬曰遇·許慎按·禮有觀·經詩曰·韓侯入觀·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觀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觀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朝通名也·秋之言觀·據時所用禮·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此條許鄭本無異·不得云駁也·今案·朝與觀對文異·散文亦通·此觀禮云諸侯前朝·云乃朝以瑞玉·則觀亦可名朝·故鄭云朝通名也·至以秋見爲觀·則鄭與許同·春秋隱公四年秋九月·衛人殺州吁于特觀之禮甚明·自篇首至饗禮乃歸觀於廟中者也·自諸侯觀于天子·至末復以觀于國外觀于方岳之禮附焉·所謂觀于方岳者·謂祭天以下·王巡狩·而一方之諸侯皆觀也·

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疏〕正義曰·張氏爾岐儀禮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郊舍狹寢·爲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疏〕鄭注句讀云·此下言侯氏入觀初至之事·至郊·則郊勞·至國·則賜舍·凡二節·○校勘記云·帷·石經補缺誤作帷·張氏曰·注曰·小行人職日·按監本日作曰·從監本·逆·徐本作迎·束·重脩監本誤作東·今案·嚴本作曰作·逆·各本多同嚴本·○案聘

禮郊勞以前有許多禮儀。此直從至于郊始者。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見於朝禮。故略之也。今案。使者聞王命即出迎。無出請入告禮辭之節。與聘異者。不敢自同客禮也。再拜。拜使者也。或以爲拜天子之命。斯時命尙未宣也。凡拜天子之命亦不得僅云再拜矣。觀時服冕勞服皮弁者。勞禮輕於正禮也。侯氏亦皮弁者。賓主服宜同也。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者。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云。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與此注同。餘詳聘禮及郊下。云則郊勞者大行人也者。此無正文。以凡諸侯入王小行人逆勞于畿。推而知之。故引周禮小行人職文爲證也。必知郊是近郊者。以聘禮賓至近郊。主國使卿勞知也。左傳昭公如晉。自郊勞至子贈賄無失禮。父薳啓盤曰。入有郊勞。聘禮勞賓于近郊。是朝聘皆以郊勞爲重。竊謂近郊之勞。五等諸侯皆有之。大行人曰。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或侯伯加以遠郊勞。上公加以畿勞。爵尊者其勞遠。爵卑者其勞近。禮宜然也。下經賜侯氏以車服。明言使諸公。此但云使人者。以五等諸侯爵位不同。使人亦異。故渢言之也。白虎通曰。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於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矣。又引尙書大傳曰。天子大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案。此鄭所不用。蓋以諸經無使世子郊迎法也。考工記玉人曰。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注。夫人。王后也。勞。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又聘禮。夫人勞以二竹籃方。其實棗栗擇。據此。則王后亦當有勞。經不言可知也。互詳聘禮。云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者。周禮司服云。眠朝則皮弁服。此天子常朝之服也。以常朝之服勞侯氏。亦如聘禮諸侯以朝服勞聘賓也。云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者。下經侯氏行享。皆束帛加璧。此用璧而不用束帛。特之。所以重其事也。敖氏云。璧無束帛。別於享禮。且爲其當還之也。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者。五等通曰諸侯。此曰侯氏。就來觀之一人言之。故云不凡之也。云郊舍狹寢。爲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者。據聘禮受勞于舍門內。此云帷門。不云舍門。則知別爲帷宮以受勞矣。以天子使勞徒旅衆多。郊舍恐不足以容之也。引掌舍文者。取證帷宮之事。非以旌門爲帷門也。彼注云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褚氏云。帷宮而旌門。天子之制也。帷宮而帷門。諸侯之制也。既有門。則未有不圍其四旁以象宮者。語最分析。敖氏謂帷門不爲宮。非矣。

使者不荅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
不答拜者。爲人使。不當其禮也。

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
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
〔疏〕正義曰。注西面聽之。毛本面誤尚。○王氏訓解云。上云璧。此云玉。凡圭璋璧琮琥璜皆玉爲之。故總稱玉。下文奠圭稱瑞玉。加璧稱撫玉。

皆其義也。禮經釋例云。凡入門將右曲揖。北面曲揖。當碑揖。謂之三揖。此於郊爲帷宮。非若寢廟有碑。而亦三揖。蓋將右曲揖。北曲揖。至于中庭又揖歟。三揖皆在入帷門之後。經不云入門。文不具也。紂解云。經著再拜稽首之文。則凡十一次。此受玉與還璧。及下受賜舍。受戒日。四次皆未親觀王而先讓咫尺也。張氏惠言儀禮闡云。經言遂升受玉。則不升成拜也。下還玉亦同。注云不答拜者。爲人使。不當其禮也者。詳士昏禮納采下。姜氏兆錫。吳氏廷華。皆以奉王命尊。故不答。與下不讓先升同。今案。昏禮納采。主人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彼夫家與女家尊同。賓又何爲不答拜乎。姜吳之說非矣。下經賜侯氏車服。侯氏迎于外門外。再拜。經不云答拜。則亦不答拜也。云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者。凡讓而先升者。敵禮。下僕使者。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是也。此時奉王命來。則使者尊。故不讓先升。王氏紂解云。禮冠昏、鄉射、聘食。三揖時。皆有三讓法。此王使尊不讓。故特著之。云升者升壇者。以帷宮無土堂。故知升爲升壇也。必知帷宮有壇者。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注云。至敵國郊除地封東階上西面聽之者。以下經賜車服。諸公升自西階。東面。侯氏升西面。知此亦然也。○敖氏謂升就使者。北面許受之。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云。侯氏受玉之位。當在西面。與使者相對。下云使者左還而立。是使者於授玉之後方南面。明是時猶東面也。敖氏以爲北面許受。非是。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己。俟之也。禮之也。蔡氏德晉禮經本義云。前降拜。受玉也。後降拜。送玉也。或曰前降拜。拜王命也。後降拜。拜王勞己也。使者乃出。勞禮畢也。注云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者。謂由東面轉而南面。以示將去也。敖氏謂左還東面。非是。敖氏蓋以使者授玉時南面。故左還爲東面也。不知由南面轉而東面。是右還。非左還矣。云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己。俟之也者。謂南面少立。以俟還璧也。云還玉重禮者。聘禮勞用東帛。不還。此觀用璧。則還之。聘義曰。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賈疏云。此以天子之璧不加東帛。尊之與圭璋同。故亦還之。爲重禮也。

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使者設几。荅拜。侯氏先升。賓禮統以崇優厚也。上介出止。○正義曰。注出止使者。毛本出誤正。校勘記云。張氏曰。注曰則已布席也。按杭本已作使者。則已布席也。○正義曰。從杭本。案。殷、徐、鍾本。集釋。俱作已。○敖氏云。有司既布席。侯氏乃出止。

升・止・止其去也・且迎而欲儻之・使者亦禮辭許・侯氏揖先入・使者乃入也・既入不言三揖者・如上禮可知・讓下篇・此經文略也・注云侯氏先升・賓禮統焉者・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統者・統於主人・以此時侯氏爲主人也・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孔疏・主人先登・亦肅客之義・又云・聘禮歸賚餼・賓設禮儻大夫・賓升一等・大夫從升・以賓作主人故也・此亦然・云几者安賓・所以崇厚也者・案有司徹受宰几注云・几所以坐安體・此使者不坐・而亦設几・優之・又對聘禮儻勞者無几爲優厚也・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者・楊氏復儀禮圖云・設几則必有席・蓋几席相將・無席何以設几・故知上介出止使者時已布席也・經云侯氏乃止使者・不云上介・注云上介出止者・蓋侯氏先使上介出止之・繼乃自出迎賓入也・張氏惠言儀禮圖云・司儀諸侯相朝勞皆有擯介傳辭・則此亦陳擯介可候氏用束帛乘馬儻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儻使者・所以致尊敬也者・云拜者各於其階・(疏)讓儀禮訓解云・聘禮儻勞者以束錦・不以束帛・以乘皮・不以乘馬・錦文而帛質・皮輕而馬重・觀崇於聘也・今案・使者拜受・侯氏拜送・皆再拜・同爲王臣・敵也・注云儻使者所以致尊敬也者・案儻・主人待賓之禮・此及下賜舍賜車服皆有儻行敵禮・若鄉飲鄉射賓于西階上拜・主人于阼階上拜也・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驂馬曰驂・左驂・設在西者・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途(疏)正義曰・注其餘三馬・校勘記云・徐・陳・閩・葛・通三・毛本同・○注云驂馬曰驂者・說文・驂・驂也・旁馬也・馬之在馬旁者謂之驂・亦謂之驂・詩小戎鄭箋・驂・兩驂也・孔疏・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驂・兩驂・卽兩驂也・云左驂設在西者・馬在庭北首・以西爲左・左驂・最西一馬也・云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途以出授使者之從者於外者・案聘禮記・主人之庭賓・則主人途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注・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據此・知餘三馬・主人使人奉之從賓出・以授賓之從者於門外也・此侯氏儻使者・侯氏爲主人・使者爲賓也・云從之者・以天子勞使既至・故不敢卽安而急趨王所也・大夫勞者途以賓入至于朝知之・高氏愈云・途從之者・以天子勞使既至・故不敢卽安而急趨王所也・

右王使人郊勞

天子賜舍。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卽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爲承摶。今文賜皆作錫。猶案。云。嚴本集釋俱有皆字。○此舍與下受舍于朝之舍異。蔡氏云。賜舍之舍。館舍也。有屋宇。受舍之舍。次舍也。以爲幕爲之。觀禮且使卽安者。君上之惠。云賜舍猶致館也者。案館舍通稱。曾子問。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是館亦稱舍也。此賜舍與聘禮致館一也。義互詳彼。但聘是鄰國之臣。此是己臣。故云賜耳。云所使者司空與者。聘禮卿致館。此司空亦卿。故云司空歟。必知是司空者。國語周禮。敵國賓至。司里授館。先大父樸齋先生儀禮釋官卿。據國語云。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則司里當爲司空之屬主營宮室者。客館亦宮室之事。故司空致之。而其屬司里授之也。云小行人爲承摶者。此致館亦陳摶介。周禮小行人職曰。及郊勞既館將幣。爲承而摶。是也。云今文賜皆作錫者。胡氏承琪儀禮古今文疏義云。案賜正字。錫假借字。皆者。皆下文賜伯父舍也。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此使者致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唐石經脫曰字。今案。嚴本及各本俱有。○下文有伯父叔父伯舅叔舅之稱。此云伯父者。舉以概其他也。下經言伯父同。此女與汝通。凡諸侯朝覲之禮。皆天子命之。故言順命而來也。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敖氏曰。賜舍不用幣。尊者之禮也。注云此使者致館辭者。使者。當卽司空也。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云。此當是摶者傳辭。然後使者帥至於館。非是。王氏訓解云。侯氏至朝。其時天子卽降賜舍之命。於是帥至於舍。而司空乃宣是命辭於舍門外焉。聘禮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可推也。侯氏再拜稽首。受拜受館也。謂僕之東帛乘馬。王以上郊勞言也。郊勞用璧。是有禮。此空致館辭。無物以將之。是無禮也。猶僕之者以王使爲尊。尊王使。卽尊王命也。敖氏云。注云禮謂禮物是也。云侯氏受館於外。旣則僕使者於內者。外謂館舍門外。內謂館內。據上郊勞僕使有出入升降拜受拜送之節。其禮不可行之於外。此僕使者亦當如之。經但言東帛乘馬。省文耳。敖氏謂僕之亦在舍門外。褚氏云。注言受於外者。受而後卽館也。受舍後豈有僕於門外之理。敖誤甚。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大
夫者。卿爲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事。戒猶告也。其爲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也。古文帥作率。○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將覲之事。王使人告覲期。諸侯先期受次於廟。凡二事。○注卿爲訝者也。校勘記云。陸氏曰。卿或作鄉。非。張氏曰。監。巾箱梳本。皆作鄉。從釋文。嚴本今文帥作率。今。嚴本作古。今案。聘禮。帥衆介。夕帥大夫以入。鄭兩注皆云古文帥作率。則此注他本作今文誤也。當從嚴本。○蔡氏云。某日。告以覲日也。注云。大夫者。卿爲訝者也。案周禮掌訝職曰。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鄭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據此。則諸侯朝覲之日有卿爲訝。故鄭云卿爲訝者也。又引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者。取以證使戒之義。案此詔相其事之訝。亦卽上云卿爲諸侯訝。大夫爲卿訝之類。非謂掌訝也。經但云使大夫戒。鄭知大夫是卿爲諸侯訝者。以此訝主迎賓客於館。故告覲日使之也。云戒猶告也。其爲告使順循其事也。公食禮。使大夫戒。注。戒猶告也。與此同。爾雅釋詁。率。循也。率與帥同。國語。帥長幼之序。章注。帥。循也。帥又有順意。逸周書大臣解。諸侯咸率。孔注。率謂奉順也。鄭以順循二字解經帥字。謂其所爲者告之。使順循其事也。云初猶故也者。初有始義。又有故義。禮記檀弓。夫魯有初。鄭注。初。謂故事也。此帥乃初事。亦卽帥循故事之謂。非始事。故鄭以故解。侯氏再拜稽首。受覲日也。○疏正義曰。謂拜受事。云古文帥作率者。詳聘禮帥衆介夕下。

右王戒覲期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觀也。言朝者。觀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受舍於朝。於。重脩監本誤作子。次以帷。徐。陳。閩本。帷俱作惟。誤。葛本亦姓。作帷。今案嚴本作帷。毛本同。又聘禮下嚴本無記字。集釋有。毛本亦有。○前朝。謂先覲日也。朝猶覲也。與下受舍於朝之朝異。蔡氏云。同姓西面。從主人之位。異姓東面。從賓位也。今案。皆北上者。以近王爲尊也。曲禮曰。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此云西面東面者。謂廟門外爲位時。其入見則皆北面耳。注云。言諸侯者。明來朝

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竝耳者。上言侯氏。祇就一人言之。此云諸侯。又云皆者。依周禮六服四時分來。則同時入覲者必多。其行之有次序。不得竝。故須前期受舍。以防凌越也。云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者。賈疏謂聘禮待聘賓在祧。天子待覲遇亦當在祧。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祧。周禮守祧。鄭注。遷主所藏曰祧。穆之遷主。藏於文王廟。昭之遷主。藏於武王廟。今不在武王廟。而在文王廟者。父尊而子卑。故在文王廟也。今案。鄭注聘禮云。待賓客上尊者。賈說是矣。但未明言受舍於朝爲何朝。致滋後人議論。李氏心傳云。受舍於朝。所謂外朝也。後人以外朝去廟門甚遠。疑鄭說爲未確。考曲禮孔疏云。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太僕掌之。其二是路門外朝。謂之治廟。司士掌之。其三是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又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謂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非也。劉氏敵天子五門議云。禮說天子五門。曰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此有五門之名。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皋門無庫門。有應門無雉門。有畢門無路門。諸侯有庫門無皋門。有雉門無應門。有路門無畢門。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也。而名不同。三同也。而制不同。何以言之邪。詩曰。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書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道天子之禮者也。無道庫門雉門者。非天子門故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言魯之庫門。制如皋門。魯用王禮。故門同王門。其制雖同。而名不同也。春秋曰。雉門兩觀災。雉門諸侯之饗。諸侯有路朝。路朝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三門也。無道皋門應門畢門者。非諸侯門故也。天子三朝。天子治朝在應門之內。諸侯治朝在雉門之內。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閒于兩社爲公室輔者也。仲尼助祭。於廟事畢。出遊觀之上。觀者。雉門也。祭畢而出遊。乃得至觀之上。明廟在治朝之左雉門之內也。戴氏震作三朝三門考。說與劉略同。亦舉五事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之外也。李氏以朝爲外朝。非矣。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鄭注。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其意亦以觀爲文王廟也。云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者。引之以證此舍爲次舍也。褚氏云。廟門外豈能容許多廬舍。故注以爲帷次。敖氏以舍爲廬舍。非是。又云。春夏朝宗。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則設次於大門外。而廟門外無次。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大門外不須次。而廟門外有次。說本賈疏。云。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者。以其受自王朝。尊之。故言舍也。云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者。周禮掌次。諸侯朝覲。則張大次小次。是次係天子使張之。有定處。諸侯使上介先朝受焉也。知上介受者。以下經有上介皆奉其君之族置子。

宮之文·知此亦上介也·云此觀也·言朝者·觀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者·釋經稱朝之意也·云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者·言次位如此分別者·爲將來受觀有先後之序也·左傳隱十一年·祿侯辭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是其先同姓之禮也·曲禮孔疏云·觀禮·同姓西面·異姓東面·鄭注·受之將有先後也·則是觀禮之法·先同姓·後異姓·若然·案檀弓注云·朝觀爵同同位·則爵尊先見·觀禮見不同者·二文雖異·其意則同·就爵同之中·先受同姓之朝·周之盟會·亦先同姓也·故定四年祝作稱賤士之盟載書云·晉重魯申蔡甲午鄭捷齊潘·鄭雖小國·而在齊上也·王氏士讓云·同異姓皆北上·則同異姓又各以其爵爲序·公居上·侯次之·伯次之·子男又次之·相繼而南也·

右受次於廟門外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將覲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司服所掌也·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如聘·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今文冕皆作統·注末嚴本有此六字·與單疏標目合·今本俱脫·徐本亦脫·案·作·單疏標目言入覲之事·質明·先以將覲告·行主·乃入覲·以瑞玉爲質·次行三享·次內袒請罪·凡三節·王勞之乃出·○校勘記云·裨·閩監俱誤從示·注並同·又注上公袞·監本袞·誤作裘·孤繩·陸氏曰·繩·劉本作希·案司服注讀希爲繩·以希爲字之誤·今文冕皆作統·注末嚴本有此六字·與單疏標目合·今本俱脫·徐本亦脫·案·作·單疏標目作爲·今案集釋亦有此六字·注云將覲質明時也者·謂覲之日質明時釋幣也·聘禮·賓厥明釋幣于禰·云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者·是釋裨冕二字之義·五等諸侯袞幣毳服不同·而統名爲裨衣·先鄭注司服·專以裨衣爲幣·故後鄭不從也·云裨之爲言埤也者·試文·裨·益也·埤·增也·增·益也·裨埤皆訓爲益·鄭以詩云政事一埤益我·埤之爲益·其義較顯·故以埤釋裨也·云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繩·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者·周禮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斐·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注·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續·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

穠。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希謹爲繡。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旛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廟。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橫。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襯。則冕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司服又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是鄭所據以爲差也。禮記曾子問。大祝裨冕執束帛。鄭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歸冕也。玄冕也。案。周禮孤服歸冕。卿大夫止服玄冕。此注統言卿大夫者。孔疏云。周禮謂三孤六卿爲九卿。是卿名通於孤也。曾子問又云。諸侯適天子。冕而出視朝。鄭注。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爲將廟受也。裨冕者。公袞。侯伯鷩。子男毳。玉藻。諸侯裨冕以朝。鄭注。朝天子也。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也。樂記。裨冕僭笏。鄭注。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袞之屬也。孔疏云。袞之屬。謂從袞冕之衣以下皆是也。是鄭解裨冕俱與此注同。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袞者。卷龍衣也。上公亦服之。以無升龍爲異。鄭志云。大天子享祀饗射。亦隨事服之。不名爲裨。唯諸侯及大夫服之。乃名裨者。蓋以爲此所服者。俱是天子附益之衣。非上衣。亦猶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之稱偏駕。有不敢自同於尊之意。或因下注有袞衣者裨之上也一語。遂疑裨冕當指鷩冕以下言之。不知注意謂裨冕有五。袞冕爲上。猶之袞冕爲首云耳。非以袞與裨較。謂袞冕在裨冕之上也。敖氏直以裨冕爲公鷩。侯伯毳。子男希。又云。此朝以裨冕。與周官大行人異。褚氏云。玉藻。裨冕以朝。鄭注。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與大行人職所云。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同也。盛氏云。上公袞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皆其上服也。而謂之裨者。據王而言。猶下記以金路而下爲偏駕也。玉藻亦云。諸侯玄冕以祭。裨冕以朝。是三禮所言合矣。侯氏裨冕。爲將朝也。釋幣。則因事而服之耳。故與正祭異也。褚氏云。諸侯自祭玄冕。而朝王。何以服上服。尊天子也。然不各指其冕名。而均曰裨者。言其最上服。猶是天子之裨云爾。尊君抑臣之義也。又云。裨字之義。當從注訓爲裨。不當如楊倞訓爲卑。今案。楊氏估注。荀子富國禮論等篇。俱有直用鄭此注裨之言卑也。卑字當是埤字之誤。後人因禮論有卑冕之文。誤改埤爲卑。不知卑冕即裨冕。楊注已破卑爲裨矣。云禡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禡。親之也者。禮記曾子問曰。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

有尊也。此遷主也。又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皆出。必有幣帛皮圭告於祖廟。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此所謂主命。即行主也。文王世子。守於公廟。鄭注。公廟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爾。在外親也。是其言覲之意。但彼注及此注先言行主。似戒主命在內。蓋謂若初封之侯無遷主。則所載必主命也。章氏平云。經云禰。蓋姑設未有遷主而載主命者言之。今案。曾子問明云。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於奠禰。既奠。告於祖廟。則必奉奠告之幣帛、皮圭以行可知。是經言禰之意也。云釋幣者告將觀也者。謂因以將觀告禰而行釋幣之禮也。郝氏敬云。古者天子受觀於廟。所以昭先烈也。諸侯入觀告禰。所以述先職也。云其釋幣。聘大夫。將受命。釋幣於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者。案聘禮不言祧。此注言祧者。諸侯以始祖廟爲祧。遷主藏焉。故言祧。與大夫異也。又案曾子問云。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此雖指將出告奠之幣玉言。其觀日所釋之幣。當亦歸於兩階間也。西階之東。卽兩階間也。餘詳聘禮。敖氏云。釋幣之禮。筵几於其館堂戶牖之閒。南面。祝升自阼階。君升自阼階。祝奠幣於几下。君北鄉。祝在左。君及祝再拜興。祝曰。孝嗣侯某。將觀天子。敢。嘉幣告於皇考某侯。又再拜。君就東箱。祝就西箱。有閒。君反位。祝乃取幣藏之。君反於阼。乃降而遂出也。歸則埋幣於禰廟西階之東。王氏士讓云。敖氏約聘禮特牲少牢諸篇爲此儀。所謂推而致於諸侯之說也。今並錄之。云今文冕皆作紩者。胡氏承琪云。說文。冕。大夫以上冠也。從曰。免璧。紩冕或從糸作。段氏玉裁云。觀禮注云。今文冕皆作紩。許或之者。許意從古文也。紩字亦見管子。淮南子。逸周書。封禪書。案鄭出今文。於注意正乘墨車載龍旛弧韁乃朝以瑞玉有繅。龍爲旛。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繅之弓也。弓衣曰韁。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繅。所以藉玉。以韋衣。**(疏)**本義曰。校勘記云。注木。葛本誤作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爲六色。今文玉爲圭。繅或爲璪。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木。葛本誤作圭。今案。毛本圭作璧。○乘墨車。觀之日。自館舍乘此車以入觀也。龍旛弧韁。載之於車也。朝卽觀也。鄭志云。朝覲四時通稱。故觀禮亦云朝也。瑞玉。分封時所頒。小行人。成六瑞。鄭注。瑞。信也。皆朝覲所執以爲信是也。有繅者。備冕玉也。注云。是車大夫制也者。周禮巾車職云。大夫乘轡車。此侯氏乘之。從大夫制也。敖氏云。乘墨車。屈也。載龍旛。不沒其實也。王氏士讓云。墨車。加黑色而漆之。不畫者也。自士昏乘之。爲攝盛。自入觀乘之。則爲屈。云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者。張氏爾岐云。巾車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各得天子五路之一。今乃乘大夫之墨車者。以金象等路皆在本國所乘。既入天子之國。方服裨冕以朝。不可更乘此車。

同於王者。故注云車服不可盡同也。云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者。周禮司常云。交龍爲旂。又云。諸侯建旂。鄭注。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旂與旗別。旗畫熊虎也。云弧。所以張繆之弓也。弓衣曰韁者。案旂之正幅爲繆。張繆之弓曰弧。韁弓之衣曰韁。其繆外又有旂。綴於繆。以爲飾。考工記。弧旂枉矢。以象弧也。鄭注引此文云。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繆之幅。有衣謂之韁。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枉矢蓋畫之。考工記又云。龍旂九旂。則旂有旂矣。說文。韁。弓衣也。鄭注。旂旣夕記及少儀。亦嘗以韁爲弓衣。廣雅釋器云。韁。弓藏也。王氏疏證云。韁之言獨也。內則注。韁。韁也。今案。韁與弢同。說文。弢。弓衣也。張氏曰。弧韁與龍旂並言。注以爲張繆之弓。仍是旂上一物。俟考。盛氏世佐云。龍旂。象文德也。弧。弓也。載弧。不忘武備也。似以龍旂與弧韁爲二。今案。考工記言弧旂於旂下。明堂位亦云載弧韁旂十有二旂。連屬言之。則弧卽張旂之物明矣。月令之帶以弓韁。自別爲一物。非旂上之弧也。云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者。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是也。云繩所以藉玉。以章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皆爲六色者。聘禮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繩皆九寸。劍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繩三采六等朱白皆是也。餘詳聘禮記。云今文玉爲璪。繩或爲圭者。胡氏承珙云。言玉。則兼圭璧。言圭。嫌不見子男。故鄭從古文。云繩或爲璪者。詳聘禮賈人西面坐啓櫬取圭垂繩下。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依。如今繩素屏風也。有繩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凡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其席純。加次席黼純。加繩席。〔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有繩斧文。繩。徐。陳。閩。葛。俱作屏。集釋。通解。楊。敖。莞席紛純。加繩席。〔疏〕俱作繩。與疏合。今案。嚴本作繩。○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是斧依司几筵設之。此云天子設斧依者。言天子之制如是。猶云王位設黼依云爾。下文天子袞冕負斧依。乃言見諸侯之事。斧亦作黼。依亦作辰。鄭義以天子廟制如明堂。此云於戶牖之閒。則仍是中央室左右房之制。非明堂五室之制。詳下記凡俟於東箱下。所云戶牖之閒者。據堂後之室言之。古人宮室之制。前爲堂。後爲室。室之左右爲東房西房。房有戶而無牖。室則戶牖俱有。戶在東。牖在西。皆在室之南壁。向堂開之。故堂上以室爲中。而室戶之西。室牖之東。又爲室外正中之地。堂上以此爲尊位。故設斧依於此。爾推釋宮。牖戶之閒謂之辰。郭注。窗東戶西。窗即牖也。牖之東。戶之西。卽所謂戶牖之閒也。書顧命云。狄設黼辰繩衣牖閒。南櫺。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牖閒。卽戶牖之閒。舉牖以該戶。是也。土昏禮。主人筵於戶西。鄭注。戶西者。尊處。是戶西亦卽此戶牖之閒也。明堂位。天子負斧依。鄭注亦以斧依。在戶牖閒。孔疏引皇氏云。在明堂中央大室戶牖間。此說非也。明堂

爲五室之制・與此經所言廟制殊・每室四戶八牖・一戶有兩牖夾之・所謂兩夾窗也・戶在中・牖在戶之兩旁・則戶牖間不得爲正中・故經但言貞斧依・不言戶牖之閒・鄭據此經推之・疏矣・左右几者・謂斧依之左右皆設几也・注云屏風然・如今繡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者・案鄭注司几筵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後所依倚也・屏風・言可以屏障風也・是鄭以屏風釋依・而詩公劉疏乃云・斧者・屏風之名・辰・則戶牖之間地・誤矣・漢書文帝紀・身衣弋綺・注・弋・阜也・黑色也・賈誼傳又云・身衣阜綺・是漢之綺多黑色・素・白也・漢之綺素屏風・有似周之依爲白黑文・故云如今繡素屏風也・或曰・綺・說文云・厚絳也・素・不盡也・魏志・太祖平柳城頌・所獲器物・有素屏風・持以賜毛玠・漢之素屏風・以絳爲之・故云繡素屏風與・又鄭注司几筵云・以絳帛爲質・謂以絳爲地・而施白黑於其上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周人尚赤・黼辰天子之位・當用所尚正色・故以絳・絳・正赤色也・今案・以白黑文繡斧形於依上・故字作斧・又作黼・賈氏周禮疏及此疏・謂據繡次言之・孝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故云黼・據文禮形質言之・近刃白・近鑿黑・則曰斧・是也・爾雅釋器曰・斧謂之黼・郭注・黼文畫斧形・因名・是二字得通用・又依書顧命及爾雅作辰・三禮多作依・辰有依倚義・故字亦得通用也・王制・諸侯賜鉄鉞・然後殺・中庸・不怒而民威於鉄鉞・鉞卽斧也・是斧有威義・故鄭云所以示威・賈氏周禮疏以爲取斷割之義・失鄭意矣・賈氏三禮引舊圖云・依・從廣八尺・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邵氏爾雅正義云・大雅公劉・旣登乃依・鄭箋云・登堂負依・士虞禮記・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鄭注云・戶牖之間謂之依・是天子諸侯以及士皆設依・天子唯畫斧文爲異耳・云几玉几也者・據司几筵左右玉几・及顧命馮玉几諸文而知也・云左右設几・優至尊也者・儀禮・凡爲神設几右之・少牢饋食禮・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是也・爲人設几左之・有司徹・尸奠几于筵上・左之・是也・此左右並設・是優尊之意・郝氏敬曰・神几尙右・人几尙左・左右兼設・以安至尊・爲神人共主也・云其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者・周禮司几筵云・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席・散則通耳・餘詳公食大夫禮・天子袞冕負斧依・袞衣者・裨之上也・續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

(疏)

正義曰・唐云袞從合・誤・○云袞衣者・裨之上也者・謂裨有五・以袞爲上・袞亦在裨中・說見前・袞・王者之服・唯上公以王者之後・亦得服之・賈疏云・五等諸侯・衣有三等・不得定其號・故總言裨衣・此據天子一身・故指其服衣

體言袞冕。是也。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則朝覲服袞冕也。詩。袞衣繡裳。毛傳云。袞衣。卷龍衣也。袞爲正字。卷爲假借字。禮記多作卷。玉藻。天子龍卷以祭。鄭注。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又。王制。一命卷。鄭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是袞爲正字也。云續之繡之爲九章者。卽司服注所云龍至宗彝五者續之於衣。藻至黻四者繡之於裳。衣五章。裳四章。爲九也。詳見前。云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者。對上公所服之袞無升龍言也。云衣此衣而冠冕者。言天子服此龍袞之衣。而冠後高前俛之冕也。云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者。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故知立以見諸侯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言斧依在後。背之而立也。國語。王背屏而立。是鄭言背之義也。敖氏云。負斧依以俟侯氏入。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而周官齊僕。乃言車途逆朝覲者之節。大行人。言朝位賓主之間相去之步數。與是禮異者。詳後行享節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下。○案鄭氏九章之說。先儒多疑之。禮經釋例云。案鄭氏鍔云。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袞。君臣無別。其說創自康成。六經無見也。今以此經文質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鶡冕可知。侯伯之服。自鶡冕而下如公。則不服袞冕可知。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則不服日月星辰可知。經文謂自袞冕而下。則袞服而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王服十二章明矣。○說與康成異。楊氏復。敖氏繼公。皆主之。近方氏苞、戴氏震、亦謂大裘而冕當爲十二章之服也。江氏亦云。三代制禮。有益亦有損。天子用物。雖得備十二。然冕戴於首。旣有十二旒十二玉以則天數。冕服之章。以九爲尊。取陽數之極。禮尚相變也。古用十二章。周損爲九章。日月星唯畫於大常。正是監前代損益之精意。倘有益無損。則制度彌文。伊於胡底乎。鄭說俱允當。今案陳氏禮書云。鄭康成謂周服九章。登龍於山。升火於宗廟。觀周禮稱袞冕。禮記稱天子龍袞。言龍袞而不及山。則升龍於山可知也。司服五章之服。則毳冕。毳毛物。虎雖也。五章言毳冕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廟可知也。左晉大夫承命告于天子。晉者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天子見公。○疏。正義曰。上擯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冕服止九章。而日月星辰畫於旂旗。鄭氏之說。當有所受之矣。左晉大夫承命告于天子。晉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春秋傳曰。晉大夫馳。○疏。正義曰。上擯無子字。校勘記云。嚴本集釋俱有子字。與疏合。○曲禮。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鄭注。謂晉大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奉圭請覲。然則此承命告天子者。蓋以侯氏請覲之辭告也。注云晉大夫蓋司空之屬。又引春秋傳晉大夫馳者。左傳昭十七年。叔孫昭子救日食。引夏書云。辰不集于房。瞽奏鼓。晉大夫馳。庶人走。儀禮釋官云。案晉大夫名。始見於夏書。周殆因夏制歟。夏小正。晉人不從。晉人疑卽晉大夫。漢書五行志引左傳。

嗇夫馳庶人走說曰。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曲禮疏引音義隱云。嗇夫主諸侯所嗇幣帛皮圭之禮奉以白於秋傳者。孔氏古文康成時未見也。鄭又以嗇夫爲末摶者。釋官曰。據漢書云。庶人其徒役則嗇夫當士爲之聘禮卿爲上摶大夫爲承摶士爲紹摶此雖諸侯禮天子亦然故注以嗇夫爲末摶也。云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摶以告於天子者。賈疏云案周禮司儀職兩諸侯相朝皆爲交摶則此諸侯見天子交摶可知此所陳摶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摶從北鄉南門西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爲上下今案此命卽謂辭也。君朝用交摶傳辭臣聘用旅摶不傳辭已詳聘禮卿爲上摶節下此經交摶傳辭之法當合下注乃備此注云承命於侯氏下介者蓋侯氏先以請觀之辭告上介上介傳於次介次介傳於下介天子末摶承侯氏下介之辭傳於承摶承摶傳於上摶所謂傳而上也是上摶入以告於天子又下節注云上摶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者謂上摶入告後受天子命。侯氏入之辭又以傳於承摶承摶傳於末摶嗇夫侯氏之下介受嗇夫之辭以傳於次介次介傳於上介亦所謂傳而上也。又云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者謂上介以告侯氏侯氏遵天子命乃入也然則經云嗇夫承命告於天子乃據摶介交接者言之以省文耳其實嗇夫承命非親承於侯氏其告亦非親告於天子也此與聘禮注言天子諸侯朝覲命介紹傳命者略同義互詳彼注但諸侯相朝主國當先以請事之辭傳於賓此先以請觀之辭傳而入則天子禮與諸侯異也。又諸侯相朝主君迎于大門外此觀禮則天子不下堂又司儀云交摶三辭據此經則一辭而已皆觀禮簡嚴故也。賈疏云司儀交摶三辭據諸侯自相見言其天子春夏受享於廟亦可交摶三辭矣然朝宗禮亡無可徵也云天子見公摶者五人見侯伯摶者四人見子男摶者三人者並據大行人云云皆宗伯爲上摶者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上相即上摶也又肆師職云大朝覲佐摶鄭注云爲承摶小行人職云凡諸侯八王將幣爲承而摶賈疏謂時會殷同則肆師爲承摶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摶是承摶或肆師爲之或小行人爲之而爲上摶則皆大宗伯也故注云皆也賈疏又云嗇夫爲末摶若子男三摶此則足矣若侯伯四摶增一士上公五摶增二士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人予一人將受之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上摶又傳此而下至其君君乃許入今文實作寔嘉作賀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天子下石經補缺脫曰字○曲禮君天下曰

此經言也。又玉藻。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孔疏謂天子與臣下言。及遣賓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是也。曲禮注引觀禮曰。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並云。余予古今字。則是曲禮作予。觀禮作余也。今觀禮作予。寔又作實。非鄭本矣。此節爲揖者辭。云天子曰者。傳述王言以納賓也。蔡氏云。伯父寔來。言其專爲勤天子而來也。伯父其入。命之使入。不出迎也。注云。言非他者。親之辭者。盛氏云。案詩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昏禮增見之辭。亦曰。某以非他故。皆親之之意也。云嘉之者。美之辭也者。爾雅釋詁。嘉。美也。云上擴又傳此而下至箇大云云。解已見上。云今文實作寔。嘉作賀者。胡氏承珙云。案。說文。實。富也。爾雅。寔。是也。公羊桓六年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曰。寔來者。是來也。實寔二字。聲音並殊。大雅韻弃。實墉實堅。鄭箋正之曰。實當作寔。趙魏之閒。實寔同聲。寔。是也。此經伯父實來。猶言伯父是來。依義當作寔。鄭從古文作實者。以二字經典多通。毛詩。寔命不猶。韓詩作實。頌弁。實維伊何。箋云。實猶是也。意謂假實爲寔。其義亦猶寔之訓是也。不必改。廣雅曰。賀。嘉也。是賀與嘉義同。爾雅。嘉。美也。又曰。嘉。善也。則作嘉於義更親。故鄭從古文。必改。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位也。卑者見尊。奠擊而不授。〔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圭。闕。監。葛本。誤放。俱有而字。通解無。不敢由賓客位也。張氏曰。監本客作之。從監本。卑者見尊。張氏曰。釋文見侯注云。卑見同卑見。謂此也。中無者字。今案。戴校集釋依張氏識誤。改客爲之。并刪者字。茲從嚴本。注云。入門而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者。案門之中央有闌門。以向堂爲正。闌之東爲右。闌之西爲左。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门而左。是門左爲賓客位也。又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注云。臣統於君。是門右爲臣道也。禮經釋例曰。凡以臣禮見者。則入門右。詳士相見禮賓奉擊入門左下。此侯氏入門右。故云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云卑者見尊。奠擊而不授者。禮經釋例云。凡卑者於尊者。皆奠而不授。詳士昏禮納采下。此注釋經坐奠圭之義也。案奠圭再拜稽首。皆臣禮。曲禮。坐而遷之。戒勿越。孔疏云。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此坐奠圭。謂跪而奠所執圭於地乃拜。下記奠圭于縷上是也。吳氏章句引明堂位崇坫康圭。意謂奠之於坫。又謂坫亦在門右。非矣。崇坫康圭。與反坫出尊連言。自是兩君。揖者謁。謁猶告也。上擴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疏〕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謁。告也。相見之禮。與此別也。櫛者謁。如賓客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注云。謁。告也者。蓋以謁爲傳辭。猶上告於天子之告也。云上擴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者。凡卑見尊。奠而不授。賓客則親相授受。此天子親受之如賓客。故上介傳天子之命以告侯氏也。但其告侯氏卽用前辭。唯易伯父其入爲伯父其升耳。禮經釋例曰。凡欲

受之・又擯者謁諸天子・皆上擯之事・注不言者・可知也・餘詳聘禮凡筵既設擯者出請命下・**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擯者諸之・侯氏坐取圭・則筮左・降拜稽首送玉也・從後詔禮曰延・

延・進〔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乃出・通解出作退・今案唐石經及各本俱作出・○前坐奠圭・跪而奠之於地・此坐命之常職・今來王所親致之・吳氏廷華儀禮疑義曰・朝覲本王命・此致其奉命而來之意・與聘賓致命不同・一說・命即辭也・致命・猶致辭・其辭蓋曰・臣某侯某・奉圭覲王・李氏云・階東・西階之東也・案燕禮・大射・臣升降皆自西階・故知階東西階之東・非阼階東也・禮經釋例云・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此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臣禮也・所謂北面而見天子也・所謂拜下禮也・釋例又云・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觀禮執圭行覲・侯氏坐取圭・升致命・降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觀畢・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注・大史辭之・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於堂上者也・此卽上注所謂欲親受之如賓客也・王受之玉・卽親受也・乃出・觀事畢也・王氏士讓云・燕禮、大射、聘、食、各有成拜之文・公有答拜・此篇侯氏再拜稽首・王無答拜者・此見王禮視侯禮爲嚴也・今案・大戴禮朝事儀曰・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注云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者・謂氏侯初奠圭在門右・今聞擯者謁告之辭・卽取圭徑趨門左・升自西階致命・賈疏謂坐取圭卽言升致命・無出門之文・明知遂向門左・從左臺塗升自西階致命・是也・吳氏註義據聘賓私覲・初入門右・擯者辭・乃出奉幣入門左・謂此經當亦如之・今案・此與聘賓固殊・聘賓爲他國之臣・此爲己臣・故禮有不同也・凡臣禮之異於客禮者有三・入門右也・拜下也・奠而不授也・上經擯者非・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闥右・諸侯之於天子・亦猶大夫士之於國君・則出入固皆由門右也・下觀畢・侯氏肉謁・注以欲親受解之・又著其辭曰伯父其升・是但告以升堂授玉・非令其入門左也・且侯氏奠圭時・王已在堂上・天威不違咫尺・而顧出門入門・爲此迂曲之禮乎・則其徑趨門左宜矣・張氏儀禮圖謂經言乃出不言東・知自闥西出・亦祖於廟門之東・入門右・告聽事・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王勞之・此勞禮略如賓客・與覲時正君臣之禮殊・且經明云出・明云入門左・則固與此經異矣・云降拜稽首送玉也者・禮經釋例曰・凡卑者於尊者皆奠而不授・若尊者辭乃授・經言王受之玉・則侯氏升堂授玉可知・故降拜爲送玉也・云從後詔禮曰延者・案特牲饋食禮・尸

至於階・祝延・尸・尸升・少牢饋食禮・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是祝在尸後詔之・故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明此擯者亦在侯氏後北面詔之也・云延進也・釋詁文・○禮經釋例曰・觀禮不云還玉・考觀郊勞用璧・侯氏還璧・使者受・注・還玉重禮・觀用命圭・自無不還之理・今觀禮存・春朝夏宗・冬遇禮亡・或別見三時禮歟・今案白虎通引覲禮曰・侯氏執珪升堂・又引尚書大傳曰・諸侯執所受珪與璧朝於天子・無過者・復得其珪以歸其邦・有過者・留其珪・能正行者・復還其珪・此足爲觀還圭之證也・

右侯氏執瑞玉行觀禮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

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

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綢竹箭也・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皆三享・徐本三作

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

一・誤・金也・徐、陳、金俱作今・誤・

此地物集釋無地字・唯所有・唯下・集釋有國字・今案・戴校集釋云・地衍・又云・

注疏本脫國字・案藝本有地字無

國字・此地物謂此土地之物也・今仍從殷本・

○享・獻也・詳聘禮・案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

也・

注云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者・

賈疏云・堯典云・帝曰咨三岳・

皋陶云外薄三海・泰誓序云・作泰誓三篇・是古書三四皆積畫也・

今案・說文・三・籀文四・周禮內宰職注・天子巡

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紱・

賈疏引鄭志答趙商問・並同・惠氏棟九經古義云・春秋傳・

子革云・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劉光伯規過云・楚

語云・今吾城三國・無四國也・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

胡氏承英云・大戴禮・公冠四加玄冕・注云・四當爲三・穀梁

定十五年疏云・范例云・會葬四・案經有三・四當爲三・

字有誤耳・云此篇父多四字者・賈疏云・下有四傳擯・又云

路下四亞之・又云四馬四門四尺・四字既多積畫・四又似三・

由此・故誤爲四字也・云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

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者・案大行人・公侯伯子男五等・皆云廟中將幣三享・是無四享也・

先大父論語補箋云・諸侯朝於天子・三享・諸侯自相朝・一享・諸侯使其臣聘・亦一享・又小聘曰問・不享・是享雖有差等・要無取於四也・云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者・聘禮記曰・凡庭實皮馬相間可也・鄭注・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取爲

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是有馬者用馬有皮者用皮又見此經享用馬聘禮享用皮故以或用馬或用皮爲初享之皮爲虎豹之皮者據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云其次享三牲魚膾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織竹簡也其餘無常貨者據禮器文禮器曰大饗其王事歟三牲魚膾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織竹簡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鄭所以引此者以經明言三享則非僅皮馬之屬而所用之物經未有正文故據禮器臚陳之以存享物之概鄭注雖以大饗爲祫祭先王而於三牲魚膾等句下注云此饋諸侯所獻又於內金示和也下注云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龜爲前列先知也下注云龜知事情者陳于庭在前是皆以爲庭實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東帛加璧往德也鄭注亦以爲庭實所用旅幣無方即此經庭實唯國所有之義又大行人曰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犧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鄭注云祀物犧牲之屬犧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絲綸也材料八材也貨物龜貝也此皆諸侯貢享之物與禮器亦略相合故鄭據禮器釋經也鄭又云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者謂土物各有所宜如禮器注據萬貢云荆揚二州貢金荊州納錫大龜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纁揚州貢篠蕩之類非一國所能備有故但就其所有者分之爲三享非謂一國三享中盡用此物也吳氏疑義乃譏鄭以禮器所陳出之四海九州者今一國貢之則讀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珀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考工記玉人曰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候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是所謂瑞玉也又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喙圭璋八寸謂之璧琮八寸以類聘又曰喙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上言享天子不言享后下言享夫人不言享君互相見也鄭注鄉黨享禮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鄉黨圖考辨之曰按享禮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鄭注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

用璧琮耳。先大夫論語補箋據此諸文詳考朝聘時享禮所用之玉曰諸侯朝天子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上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二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而特之諸侯自相朝二王後及公侯伯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子男享君用琥享夫人用璜大小各降其端一等二王後及上公八寸侯伯六寸子男四寸諸侯使臣聘二王後及公侯伯之臣享用璧琮子男之臣享用琥璜上公八寸侯伯六寸子男四寸今案此經言束帛加璧則通謂五等諸侯也經言享天子不言享后者方氏苞謂儀法已見於春夏故不言也○禮經釋例云注據禮器言非也聘禮記凡庭實皮馬相問言有皮則以皮有馬則以馬卽觀禮唯國所有之義觀下文但云匹馬卓上九馬道之不云他物則三享皆皮馬無他物可知聘禮享庭實云皮弘觀庭實云馬觀禮享庭實亦云馬皆互見也至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興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指饗食燕之饗禮而言故有三牲魚膾蕩豆之屬非謂觀禮之享也禮器注以爲始祭先王亦非郊特牲所云亦指饗禮言與禮器正合孔疏謂賓入大門以下爲論燕饗之禮謂旅幣無方以下爲論朝聘庭實之物蓋依鄭注而爲此說不知禮經聘觀之享庭實唯有皮馬也今案鄭注小行人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皆有庭實以馬若皮不言他物與此注似異然注二十二年左傳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奉之以玉帛卽謂束帛加璧也庭實而云旅百則所陳之物甚多當非值皮馬故杜注云百言物備也又云天地之美具焉則與禮器所云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義正同聘禮享諸侯惟一享故止用皮馬觀禮享天子有三享故備物或亦隆殺之義宜然歟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古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王之乘通典之作所○奉侯氏親奉也上云束帛如璧此止云束帛省文璧如於束帛之上言束帛則璧在其中也下奠幣之常亦兼璧帛言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是璧帛同稱幣也匹馬一馬也聘禮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注隨入不竝行也此經云匹馬卓上九馬道之謂一馬前行九馬道之而入也云中庭西上謂此馬陳於庭南北之中而以西爲上卽聘禮記左先之義凡入門向堂以西爲左此一馬先進者在西而其後則以次竝列而東故曰西上云奠幣再拜稽首者亦如前受賛時奠圭再拜稽首卑擯者傳將受之辭乃升致命也故氏云此奠幣蓋於入門左之位張氏儀禮圖云享不言入門右則由闈西二說並誤臣之於君出入皆由闈右前已辨之矣玉藻公事自闈西注以公事爲聘享者彼謂他國之臣代其君行聘享之禮此是已至自行享禮與彼異也下注云至於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是觀以辨等威至享益嚴豈覲入門右而享乃入門左哉經不

言人門右者。以文已見於觀時。不言可知也。注云。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圖名。後當識其何產也者。段氏玉裁云。夫的一馬。謂白馬也。鄭意白馬出衆。故謂之卓。胡氏承珙云。說文卓本訓高。竹角切。鄭意蓋不以卓爲高。欲見卓爲表的。故以卓王孫之卓贊其音。而以的比方其義。的即易的頴。謂雅的頴白頴之的。然則鄭讀此卓字似與凡言卓異。廣雅卓的。並訓爲明。可知卓有的義。段云白馬出衆。故謂之卓。踐矣。惟當時讀卓王孫之卓。未審何音。漢書江都易王非傳淖姬。顏注引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不直音卓。而必用此爲況者。蓋卓姓之卓。固與卓異讀也。書其國名。賈疏云。謂若晉有鄭之小駟。復有屈產之類是也。云馬必十四者。不敢障王之乘。用成數。敬也者。案五經異義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鄭駁從毛詩說。是王所乘止四馬也。今用十馬。備王選擇。故云不敢障王之乘也。又聘禮賓觀。庭實用乘馬。乘馬四馬也。此篇賓使者亦多用四馬。今用十馬。以享王之禮。盛於他禮。故云用成數敬也。李氏如圭云。書。康王既尸天子。諸侯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策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乘黃朱。四黃馬朱轂也。彼因費而見。與此禮異。○案鄭訓匹馬卓上之卓爲的。後儒駁之者多。惟王尚書經義述聞。說最詳。今並錄於後。熊氏朋來云。案韻釋。卓。蚤也。蓋諸侯朝覲進十馬。難盡數奉引至殿庭。先引上一馬。而九馬隨之。當以卓訓蚤。於義爲通。敖氏云。匹馬卓上。謂以馬卓然居前而先行也。言此者。明其入不與九馬相屬也。王氏士壤云。詩稱駒驥。周尚赤也。享王不宜尚白。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頌之。校人齊其色。享王亦當齊色。又似不宜別以素的矣。經義述聞云。卓之言超也。絕也。獨也。上。前也。卓上者。超絕其類。獨行而前之謂也。廣雅。超。絕也。李善西都賦注。連驥猶超絕也。匡謬正俗曰。遑者。謂超踰不依次第。遐遠與卓古竝同聲。其義一也。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說文。稚。特止也。徐彥傳曰。特止。卓立也。踔與稚古亦同聲。皆獨貌也。卓上。猶云獨前耳。擯者述之。彼云天子曰。此云擯者曰。互見爲義。亦言王欲。正義曰。秦氏憲田云。按受觀禮事所稱天子之命。皆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臣。疏俱作主。楊氏作至。張氏曰。案疏云今至於三享云云。詳其義。主字當作至。今案毛本作至。戴校集釋改。

至・體本亦誤主・○侯氏先奠幣・聞擯者辭・卽取幣奉以升・與前覲時儀同・此不言取幣・省文・致命者・方氏謂職貢皆王所命也・一說・致命猶致辭・其辭蓋曰・臣某侯某・敢執壇奠享玉・卽束帛所加之璧也・幣兼璧帛言・詳上・侯氏自奉幣降・西階下東面授宰・聘禮記・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時宰在東・故東面授也・宰・賈疏謂卽大宰是親受而授宰・此觀禮・王不親受・而侯氏自執以授宰・至尊禮異也・西階前再拜稽首・送幣也・敖氏云・西階前非正位・以欲執馬・由便也・注云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者・撫・以手撫之・不受玉・謂不親受・非不受也・敖氏云・撫之者・示受之・是也・撫是尊者之禮・與昏禮舅撫婦之擊同・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鄭注・財謂璧琮享幣也・但彼以圭璋還・而璧帛不還・爲輕財・此對上瑞玉親受・而璧帛不親授・爲輕財・財・卽謂璧帛也・云以馬出者・謂侯氏親執一馬以出・云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者・謂九馬隨之而出・均以授王人於外也・周禮校人・凡賓客・受其幣馬・則王人其卽校人歟・云王不使人受馬者・至於享王之尊禮者・侯氏之卑益臣者・對上入覲時王親受玉・此不親受・又庭實并不使人受之於庭・又行覲時降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此降拜不辭・爲益君益臣也・聘禮賓覲・使士受馬于廟內・此侯氏自執以出・故云王不使人受馬也・郊特牲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此篇受玉撫玉・俱在堂上・是不下堂也・覲以正君臣之禮・故益嚴也・又案・周禮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間・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鄭注・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案經文於立當車輶擯者五人下・卽云・廟中將幣三享・注又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則是出迎之禮・據享而言・賈疏謂春夏受賛於朝・無迎法・受享乃迎之・覲禮則受摯受享皆無迎法・與曲禮疏所引熊氏說同・又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賈氏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有迎法・是齊僕所云送迎者・乃饗食之禮・非謂朝覲宗遇正禮也・朱氏大韶云・經云朝覲享天子訖・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據傳七年左傳戎朝宗遇饗食者・謂朝覲宗遇之饗食・非以六字平列・觀禮主乎嚴・故不下堂饗食・略君臣之分・而致賓主之儀・故有送迎・此說是也・陳氏禮書・乃謂春朝夏宗秋觀冬遇送迎之禮同・誤矣・○賈疏謂聘禮享君・尙有幣問卿大夫・此諸侯以經云三享皆束帛加璧・則三享實分三度致之・必三享訖乃可云事畢也・賈疏謂一度致之・非矣・

事畢

三享

(疏)

正義曰

自奉束帛至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皆

無定物・故經不言・而以事舉括之・又三享物雖不同・其禮則一・卽一享可例其餘也・注云三享訖者・

以經云三享皆束帛加璧・則三享實分三度致之・必三享訖乃可云事畢也・賈疏謂一度致之・非矣・

•

右觀已卽行三享

乃右肉袒于廣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入。更從右者。其右肱。
〔疏〕正義曰。注無咎。毛本無作无。校勘記云。通解作無。與單疏標目合。今案。殷本作無。○大戴禮。朝無咎。
懼王或譴。乃右肉袒請事是也。門以向堂爲正。東爲右。解見前。袒于廟門之東。便於入門右也。北面立。答君之義。
袒。告。告擅者轉以告王也。
注云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者。肉袒。袒而無衣。見肉也。江氏鄭黨時考云。喪禮肉刑宜施於右也。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者。謂禮事無問吉凶皆袒左也。詳鄭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下。此袒右。敷氏以爲變於禮事。是也。云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者。玉篇。更。復也。前觀享入門右。此入復從右肉袒。待衆臣禮益純也。云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也者。謂己國所以得罪之事。張氏爾岐云。告王以己國所爲多罪。願聽王諭責之事也。云易曰折其右肱無咎者。係豐卦九三爻辭。豐。離下震上。賈疏云。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故鄭隨其義而注云。三艮爻。艮爲手。互體爲巽。巽又爲進退手。而便於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於君。君能誅之。故無咎。引之者。證刑理宜於右之義。張氏惠言周易鄭氏義云。互體兌爲毀折。又云。此雖言大臣。實取有觀禮。初震在離前。爲朝春。三離後體兌。爲觀秋也。
擅者。謁諸天子。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
〔謁告寧安也。〕
〔疏〕正義曰。乃邦。毛本邦誤拜。校勘記云。唐石經。乃猶女也。
同毛本。注猶女也。葛本女作汝。○放氏云。凡擅者於侯氏之行臣禮如奠圭之類。皆以謁諸王。其告於侯氏也。則皆傳王命也。上文不言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此不言擅者告於侯氏。皆互見其文耳。今案。上云。告聽事。告王。以己國所爲得罪之事。此云伯父無事。言無所爲得罪之事也。李氏引書文侯之命曰。王。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擅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王辭之。不卽左者。當出騰於屏而翼之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

道勞。**(疏)**正義曰。適門西下。毛本有一圈。校勘記云。蓋因通解分節而誤。敖氏云。西下似說襲字。今案各本皆無。襲字。但注云當出隱於屏而襲之。則是經言襲。注恐人不知襲之所在而注之也。○鄭本原有襲字。○侯氏再拜稽首。拜王辭也。下又再拜稽首。拜王勞也。出自屏南。適門西。途入門左。蓋王將勞之而待以客禮也。出字爲句。斯時出亦由門右。敖氏云。出自屏南。乃適門西。則侯氏出入天子之門亦必由闔東矣。姜氏兆錫云。適門西者爲將入門左也。至是乃入門左者。王將勞之。成君意也。據此二說。則覲享時不入門左明矣。成君意。謂成君以客禮待之意也。禮經釋例云。臣於君。入門右。係常禮。若君以客禮待之。則辭。於是出。乃復入門左。覲禮告聽事。先入門右。天子辭之。乃出。復入門左。侯氏前聽事。故從臣禮。後天子勞之。故從客禮也。然則侯氏再拜稽首出。出門右也。下升成拜降出。出門左也。經文兩出同。而有異如此。注云王辭之。不卽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之也者。賈疏云。以屏外不見天子爲隱。向者右袒。今王辭以無事。故宜襲也。云天子外屏者。賈疏云。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卽是外屏。又引禮緝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今案天子外屏。荀子。淮南子。均有此文。釋宮。屏謂之樹。論語。邦君樹塞門。李氏云。屏。謂立小壠當門中。以自蔽也。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臣朝君至而加肅敬。故屏有遠近也。案李云路門內外。本曲禮孔疏。江氏嘗駁之。謂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說詳郭黨圖考。但以上皆據朝言之。此屏則設於廟。江氏又云。觀禮廟門外之屏。唯天子有之。明堂位所謂疏屏天子之廟飾者也。諸侯廟內無屏。聘禮賓入廟門內。不見有屏。邦君樹塞門之制。在朝不在廟。此言是也。春秋哀公四年毫社災。穀梁傳。毫。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范注云。立毫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此天子廟屏之制歟。明堂位言魯用天子禮有疏屏。故有毫社。他國不得有也。云勞之勞其道路勤勞。敖氏云。王勞之。亦擯者傳王辭也。○朱子云。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觀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此所謂懶諸侯。則天下畏之也。如此。如是。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皆

右侯氏請罪天子辭乃勞之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

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冕也。鷩也。毳也。古文曰迎于門外也。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乃歸。皆言王賜。

禮侯氏之事。○賜侯氏以車服。卽虞書所謂車服以庸也。高氏愈云。不賜於入觀之時。而特遣使賜於侯氏之館。蓋其禮也。吳氏廷華云。此亦報享之意。方氏苞云。迎拜及送。皆與勞者同。王氏士讓云。此時諸公太史亦不答拜。如郊勞。父。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燕國。賜車中無有此四者。鄭止言金路象路。舉以例其餘也。云服則袞也。駕也。義也者。據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是也。云古文曰迎于門外也者。古文作門外。與今文作外門外異。敖氏云。上文賜舍。則此門外乃舍門外也。凡舍惟有一門。胡氏承琪云。案聘禮賓館于大夫。其歸贊輿還玉皆迎于外門外。天子賜諸侯之舍。何知惟有一門。敖氏之說。殊不足據。鄭於聘禮還玉。從古文作外門外。此又從今文有外字。其去取當矣。

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 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重猶善也。所加

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春。《疏》正義曰。注而東也。毛本東誤東。由恩也。毛本恩誤思。又何予之。毛本予作與。校

秋傳曰。重錦三十兩。
勘記云。嚴本。集釋。楊。敖。俱作子。○路先設。先字對服言。下文。服諸公奉
之。眼可奉。車不可奉。故先設之於舍之庭也。上路字兼車馬言。車西馬東。以西爲上。故曰西上也。下路字專指車
言。敖氏云。四馬設於車東。異於駕也。吳氏廷華云。重賜在車南。加賜卑於車也。注云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
路者。案巾車王與吉之車皆稱路。白虎通云。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
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云路下四。謂乘馬也者。四馬所以駕車。故謂四馬爲路下四也。云亞之次車而東也者。亞
以東西言。謂車設於西。四馬次之。而設於東。並列也。引詩者。采菽篇文。引以證賜車服之事。采菽序。以幽王於
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故思古以刺也。毛傳。君子。謂諸侯也。予。賜也。路車乘馬。賜車也。玄袞及黼。賜服
也。又韓非子云。韓侯入觀。王湯韓侯。淑旛綏草。簟蓆錯衡。鉤臂鑄錫。釋臥淺轡。條革金卮。是賜車。玄袞亦
屬。是賜服。亦與此經合也。云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者。言賜物多少。由於君之恩。解經無數之意
也。周禮小宗伯。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圉人。凡賓客奉馬而入陳。鄭注。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內府。掌受
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鄭注。大用。朝覲之頌賜。樂記。所謂大輶者。天子之車也。龍旛九
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鄭注。贈諸侯。謂來朝將去。報之
以禮。然則內府所謂大用。樂記所謂寶龜牛羊。其即此重賜之類歟。云春秋傳曰。重錦三十兩者。閔二年左傳文。服

注云・重・牢也・孔疏云・杜以遠夫人之錦貴美不貴牢・故易爲錦之熟細者・是重錦卽美錦・美有善義・故鄭引以證重之爲善也・諸公奉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面・大史是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爲氏也・〔疏〕箋・故云箋服・命書・卽王命賜車服之書・加於其上・加於饗上也・使諸公奉之者・見錫予之重也・大史・掌禮書者・詳下・注云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者・以來觀非一國・王同時使三公分往命之・故言諸公也・春官序官・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是亦足數分命矣・敖氏謂奉箋服者一人耳・乃云諸公者・若師若博若保不定也・則是以命賜者止一人・設來觀國多・恐日不暇給矣・敖說非也・云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者・案・周公右王・襄二十一年左傳文・言周公左右王室也・諸侯職崇・大史職卑・始隨入在公後・及升自西階・則與公同東面而居公之右・蓋在公之南也・吳氏章句云・經曰是右・則非但在其右也・蓋如周公右王之右・謂左右之・如下述命加書之莊公・云古文是爲氏者・惠氏棟云・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漢書・造父後有非子玄孫・氏爲莊公・附注曰・氏與是同・韓勅脩孔廟後碑・以於氏爲於是・漢末有是儀・亦作氏・氏是兩字本通・非有異義・胡氏承珙曰・鄭注周禮射人・引此經大史氏右・仍依古文作氏・於此則從今文・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讀王命書也・〔疏〕正義曰・以大史係在諸公之右・若作氏・恐與侯氏之氏混・故從今文・正義曰・侯氏升而云西面立・則升降自阼階可知・蓋侯氏在館有主道也・述命・謂讀王命書・亦詔辭自右之義・或因周禮內史掌書王命・遂疑讀之者爲內史・不知此命書・內史書之・大史讀之也・大史職曰・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又云・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是讀命書正其職・儀禮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執官云・玉藻疏引此經大史是右・謂大史代內史宣行王命・故居右・非也・〔疏〕正義曰・兩階・謂東西兩階之間・正中也・周禮射人・射朝之位・三公北面・諸侯在朝亦北面・據明堂位前・不於兩階之中拜・避三公位也・此在已舍・與朝廟異・故拜於兩階之間也・郊勞但云降再拜稽首・不言何處・當亦在兩階拜也・注云受命者・謂此拜爲拜受命也・升成拜・大史辭之降也・春秋伯舅蓋老・毋下・此辭之類・〔疏〕正義曰・注云大史辭之降也・謂辭其降拜也・引春秋傳・證辭下拜之事・僖九年左傳云・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拜齊侯卒下拜登受。今案下拜者臣之正禮。未有不辭而升成拜者。此節升成拜經不言辭文不備故注特補之。敖氏乃謂不辭之而升成拜尊者之禮。盛氏世佐云案升成拜以公辭之故也。既拜於下乃辭禮之正也。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未下拜而孔辭之待以殊禮也。既不復成拜於上者謙不敢貪天子之命也。與此異教說非。褚氏云辭之而升成拜者順君之命不得不成拜於上然已略兼賓主之儀矣。敖謂不辭之而升成拜儀若天子以賓禮待己者不已亢乎。秦氏蕙田云盛氏駁敖不辭之說極當。但鄭注謂大史辭之盛氏謂公辭之案上文述王命者大史則此辭侯氏者亦必大史也。盛說似非今案秦說是也。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受籩。〔疏〕正義曰敖氏云此受於堂乃不著其所是就而受之明矣就而受謂侯氏就諸公受也。但南面之文則張圖是也。姜氏兆錫云又言加書者取讀之復加之也。蔡氏云大史宣讀已畢乃加之籩內服上吳氏廷華云服在籩故亦曰服上。今案經未有開籩之文則吳說是也。使者出侯氏送再拜賓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賓大史亦如之。〔疏〕正義曰使者出賜車與大史言賓使者爲總目之辭下乃分言也。諸公賜服者卽上奉籩服者賓之東帛四馬也。使事同賓禮亦同也。王氏士讓云此與郊勞賜會賓使同而又有異彼止一人此則二人矣。考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大夫四命大史下大夫也而與公同賓數尊王命也。注云既云拜送乃言賓使者以勞有成禮而遂言者張氏爾岐云賓使者在拜送前乃於送後略言之者以前經郊勞時已詳載成禮故略言已足也。○汪氏克寬云周制諸侯踐位而入見則有錫命修聘來朝則有錫命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錫命此禮之正也無就其國而錫命之禮如春秋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之類皆非正也。

右王賜侯氏車服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

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

〔疏〕

正義曰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唐石經及各本皆如是。經義述聞云異姓大國曰伯舅不言大國者蒙上而省也然則異姓小邦曰叔舅小邦亦當蒙上而省今本有小邦二字卽涉上句而衍周官大宰疏引此有小邦二字

字則賈所見本已然。不始於唐石經矣。康王之誥正義。文侯之命正義。小雅伐木正義。釋五年左傳正義。引此皆作其異姓則曰叔舅。則孔所見本無小邦二字。於義爲長。朱氏大韶云。經以國之大小分別伯父伯舅叔父叔舅之稱。於同姓大國曰伯父。則稱伯舅者亦大國可知。於同姓小邦曰叔父。則稱叔舅者亦小邦可知。上下立文相對。此句須重言小邦。當以孔所引爲正。石本始衍。各本因之。今案注據此禮云伯父。毛本云誤曰。嚴本作云。據字敷本在伯父下。屬下句。○此天子稱諸侯之辭。父與舅以姓同異而別也。伯與叔以國大小而別也。謂之伯叔父舅。尊之親之稱也。案曲禮則以二伯稱伯父伯舅。九牧稱叔父叔舅。與此異。當以此爲定稱。經邦國互言。說文。邦。國也。國。邦也。是二字本通。鄭注周禮云。大曰邦。小曰國。此無注。則亦以爲通稱也。方氏苞云。以國大小爲別。未安。今案。方說非也。儀禮經是周公所作。周初封建五等之國。以功德大小爲差。不比後世由於兼并。則大國稱伯。小國稱叔。宜矣。春秋時。晉最爲強大。而天王命辭見於內外傳者猶稱叔父。則其沿周初之稱可知也。注云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者。上經多言伯父。乃指同姓大邦言。若小邦。則曰叔父。異姓大小邦。稱謂也。注意蓋謂此禮云伯父。乃指同姓大邦而言。義似較顯。然放氏引此注。作此禮云伯父。據同姓大邦而言。未必注本如是也。

右王辭命稱謂之殊

饗禮乃歸。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視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略言饗禮再饗一饗。毛本俱作享。校勘記云。嚴。徐。陳闡。葛本。集釋。通解。放氏。俱作饗。段氏玉裁注說文章字云。案周禮用字之例。凡祭享用享字。凡饗燕用饗字。如大宗伯吉禮下六言享先王。嘉禮下言以饗燕之禮。四方賓客。尤其明證也。禮經十七篇用字之例。聘禮內臣享君。字作享。士虞禮少牢禮尚饗。字作饗。小戴記用字之例。凡祭享饗燕字皆作饗。無作享者。左傳則皆作享。無作饗者。毛詩之例。則獻於神曰享神。食其所享曰饗。如楚茨。以享以祀。下云。神保是饗。周頌。我將我享。下云。既右饗之。魯頌。享祀不忒。享以駢犧。下云。是饗是宜。商頌。以假以享。下云。來假來饗。皆其明證也。鬼神來食曰饗。卽禮經尚饗之例也。獻於神曰享。卽周禮祭享作享之例也。今案。段氏之說詳矣。而禮經饗燕字作饗。尙未言及。儀禮聘禮臣享君。字作享。觀禮亦然。至饗燕之饗。則聘禮、公食大夫禮。觀禮。字皆作饗。此注引掌客職三饗再饗一饗。周禮本作饗。儀禮各本亦皆作饗。惟毛本作享。誤矣。一。周禮作

使而誤。不過主君不親饗食。而邦交如故也。故次第致禮。侯氏而有干王章。或賊賢害民。暴內媿外。雖時會來王。不遽加以九伐之法。必將有削地降律之罰焉。故必肉袒請聽事。待天子有無事歸寧爾邦之命。更賜車服。重加命書。然後繼此得爲諸侯。於是乎榮以饗食。厚其燕好而歸之。此先生制禮之精意也。注云禮謂食燕也者。案待賓客之禮。有饗食燕三者。此經不置言饗而言饗禮。故知禮謂食燕也。云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者。謂王或有故不親食燕。如公食大夫禮。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聘禮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之類是也。又周禮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鄭注。禮酉。饗燕之酒。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則從而以酒往。是王有致食燕之事也。掌客職亦曰。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此注云禮幣者。禮。即聘禮記所云凡致禮之禮。注謂以幣致其禮是也。云略言饗禮。互文也者。李王無故親饗。有故不親饗。即以禮幣致之。王有故不親食燕。以禮幣致之。無故卽親食燕。故云互文也。引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者。證饗之外有食燕也。但今本周禮掌客作侯伯三饗。鄭引作再饗者。郊特牲孔疏辨之曰。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則今所傳。殆唐時誤本。是以周禮內宰職。金疏引掌客文。俱作侯伯再饗也。或疑掌客所言係諸侯自相朝。非天子待諸侯禮。據大行人云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不言燕禮。似天子待諸侯有饗食無燕者。不知大承伯云以饗燕之禮。四方賓客。司儀云。王燕則諸侯毛。又淇露詩序云。天子燕諸侯也。鄭箋云。諸侯朝覲可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則觀有燕明矣。賈疏因聘禮言致食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不言致燕以幣。遂謂燕禮無幣。詩孔疏謂燕禮亦當有幣。今案鹿鳴詩序云。燕羣臣嘉賓也。而其詩曰承筐是將。則燕有幣明矣。陳氏祥道謂古人燕賓未嘗不用酬幣。特燕禮之文不備耳。是也。又案。周禮酒人疏云。案鹿鳴燕羣臣嘉賓。有實幣帛。則致燕亦以酬幣致之。與饗同。是賈亦自相矛盾矣。○方氏苞云。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廟。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所過山川。命五官道則與行人送逆之。掌訝。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成官脩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是諸侯入覲。有逆之之禮。及歸。有送之之禮。聘禮云。士送至于竟。此不言者。蓋亦見於春朝夏宗禮而此不具耳。是諸

右略言王待侯氏之禮以上廟受覲禮竟

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四時朝覲受之於廣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墻土爲塈以象牆壁也。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篇末皆言時會殷同及王巡守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疏爲壇而見諸侯之事今案據鄭注則自此以下至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爲會同之禮祭天而下爲巡守之禮也方氏苞云記字宜冠此節之首又云方明者木也自爲注釋通經所無記文多此類吳氏延華云上侯氏裨冕疏謂白虎通引禮記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其文與下節略同則漢人固以此數節爲記也考十七篇中略有記者有無記者獨此篇記只三語又與諸經不同則此節以下其爲記說無疑盛氏亦以爲詳其文體

有似乎記今案四傳揅下注云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觀禮是以記之觀云據此則鄭注固明以此數節爲記矣方氏吳氏說可從○校勘記云張氏曰注曰官謂墻土爲塈案諸本官皆作宮從諸本從上曰深浦鏡云按秋官司儀職疏引此作從上向下爲深義尤悉案通典巡守篇引此亦有向下二字所謂神明也神明監本集釋楊氏俱作明神與疏合則命爲壇命徐本未刻陳閩監本俱作會爲徐本作焉集釋通解楊氏毛俱作命爲本詔王儀詔徐本未刻今案殷本宮亦誤官牆作牆黃氏丕烈云各本作牆牆乃誤字又所謂明神嚴本作神明毛本同案作明神是也又命爲字及詔字嚴本俱不誤○此下言會同而云諸侯覲于天子者周禮每以會同爲大朝覲此記之於觀故以觀言上是觀於廟中之禮此是觀於國外之禮也云爲宮方三百步司馬法六尺爲步方三百步縱橫皆三百步則爲方千八百尺即方一里之地也四門謂四方皆有門取洞達之義卽周禮司儀所謂宮旁一門也掌舍職會同爲壇塈宮棘門則此宮掌舍爲之司儀主令之歛司常又云會同置旌門此謂王晝行止息之地卽掌舍職所云爲帷宮設旌門是也此門當爲棘門非旌門矣壇築土爲之漢書注築土而高曰壇是也十有二尋言其廣深四尺言其高方三百步者宮之廣十有二尋者宮內之壇之廣也此云深四尺而司儀云爲壇三成三成卽上等中等下等三等也每等一尺通堂上計之爲四尺文異實同也方明者謂上下四方之神形制詳下加於壇上待祀也必加方明

會同爲非常之事。故設此以爲神所憑依。鄭注司儀云。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也。王氏士讓云。王者行事。百神享之。必有所依。高氏愈云。蓋卽協和萬邦而懷柔百神之意。注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廣。此謂時會殷同也者。賈疏謂朝宗雖在朝。受享則在廟。故并言受之於廟。此經言壇不言廟。故鄭以爲時會殷同之禮也。大宗伯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旣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大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鄭注。時會。卽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卽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旣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偏矣。殷同又謂之殷國。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鄭注。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是也。司儀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鄭注。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於國外。以命事。又云。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歟。是會同爲壇於國外也。故氏專以此爲王不巡守諸侯來朝之禮。又謂爲宮於國門外之南方。褚氏寅亮辨之云。以王不巡守之歲爲壇以合諸侯。未免漏卻時會一禮。時會之時。而逢朝覲。其當朝諸侯。旣循常制見於廟。復偕羣后見於壇。其不當朝者。則惟見於壇。若殷同之歲。竝無當朝諸侯。祇見於壇而已。其來亦分四時。其爲壇。自必各以其方。而不專在南方矣。注言之未詳。故後人往往致疑。今案。合周禮注觀之。則鄭氏於會同之禮。未嘗言之不詳也。特敖氏以臆說經。未足爲據耳。又褚氏以殷同之歲竝無當朝諸侯。與鄭周禮注旣朝而爲壇合諸侯命政者亦異。案周禮。十二歲係王巡守之期。王巡守。則諸侯不來朝矣。殷同。關係因王不巡守。而爲同禮。以與諸侯相見。則諸侯自於壇朝。不於廟朝。若六服盡來。旣行受享之禮於廟。復行更玉將幣之禮於壇。不亦煩濶乎。褚氏之言。自於經合也。云宮謂墻土爲壇。以象牆壁也者。案壇。說文。庫垣也。段氏注云。卑垣延長。而齊等若一。是之謂壇。掌舍。爲壇壝宮。鄭注云。平地築壇。又委墻土起壇。以爲宮。又鬯人注云。委土爲壇壝。是壇爲委土之名。凡宮必有牆圍籬於外。此無牆。但於壇之外起土。委於地。爲卑垣以象牆壁也。云爲宮者於國外。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者。以會同諸侯來者衆多。城中恐不足容之。故於國外。又見下經先言拜日於東門外。故知春會同則於東方。夏秋冬。以此推之可知矣。鄭注司儀職云。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邱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亦據下經言也。云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者。西郊。

八尺曰尋。詳公食大夫禮。十有二尋。蓋縱橫皆十二尋。故注以爲方九十六尺。此謂壇之下等其廣如是也。云深謂高也。從上向下曰深者。據校勘記增向下二字。謂從堂上向下至地。其高四尺也。云司儀職曰。爲壇三成。成猶重也。者。此經但言深四尺。不言重。故引司儀文證之。成猶重也。謂三成爲三重。本司儀先鄭注也。云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者。三重卽三等。下等廣於中等。中等廣於上等。故云自下差之爲三等也。三等而上有堂。則堂在三等之上矣。堂上方二丈四尺。其下三等。每面十二尺。兩面加二十四尺。則上等當方四十八尺。中等當方七十二尺。下等當方九十六尺矣。盛氏云。堂上以祀方明。并王立之所。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者。言方明爲上下四方神明之象。而上下四方之神。卽同盟所謂明神也。司盟云。北面詔明神。旣盟則貳之。彼注云。明神。神之明察者。是也。云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者。襄十一年左傳云。司慎司盟。明神殛之。暇注。二司天神。是爲天之司盟也。鄭意蓋以方明卽司盟。褚氏申之曰。方明固爲上下四方之神。盟時卽爲司盟之神。二而一也。但方明不專爲盟設。曲禮云。滌牲曰盟。會同有不盟者。據春秋傳云。不協而盟。是協則不盟矣。云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者。言爲方明之象以依神。亦猶宗廟設主以依神也。鄭注司盟職云。觀禮如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是也。云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者。如舜典。王制言。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觀諸侯。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有一月至北嶽。皆如之。是也。知亦爲此宮者。據尚書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是知亦爲壇爲宮也。又左傳。王巡號守。城公爲王宮于肆。亦其一證。但會同壇於國門之外。巡守壇於方嶽之下。爲異耳。云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者。引以證會同爲壇見諸侯之事。但彼本文會作合。命作令。會與合。命與令。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義亦通也。

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疏。正義曰。校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疏)勘記云。注而不以下。通典有此字。○此節詳方明之形制。案竹書紀年。大甲十年。大饗于大廟。初祀方明。漢書律曆志。伊訓篇曰。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則祀方明之禮。殷已有之矣。方明。以方四尺之木爲之。上下四方共有六面。設六色者。每面各設一色。以象其神。設六玉者。每面各設一玉。以爲之飾。方明不必定指日月山川。蓋青上下四

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畫六采・然則六色畫之於木歟・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方明者・四方神明之象・用槐木爲之・未知然否・秦氏蕙田云・六色・先東南西北・而後上下・六玉・先上下而後南西北東・變文無義例也・注云六色象其神・是也・云六玉以禮之・則非・且與下設玉者同其木而著之之說不合・上節言加方明于壇上・此節因釋方明之形制・非以禮神也・下經反祀方明・乃是禮神之事・注云刻其木而著之・賈疏謂刻木安於中・是也・然禮神用玉多矣・未有刻而著之於木者・既云刻其木而著之・則是以玉飾木・非禮神月矣・郝氏敬云・設六玉・每方以其玉坐木上・張氏爾岐云・刻木爲陷・而飾以玉・皆不從注禮神之說也・大宗伯職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係言禮玉・與此別・不過璋璜璜圭名偶同耳・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者・鄭注大宗伯・以天爲天皇大帝・地爲皇祖・故以爲神之至貴者・不知言上下四方・則天地之神亦在其中矣・公庸區別乎・總之大宗伯所言係禮神之玉・此係飾方明之玉・二者不容合爲一・鄭欲依彼爲解・故語多出入・敖氏遂以彼禮玉爲方明之玉・褚氏云・經言設六玉與六色之木相配・並不言禮神也・又蒼璧不可以爲圭・黃琮不可以爲璧・夫人而知之也・敖氏乃欲以大宗伯職所謂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者當之・未免附會牽合・今案褚說是也・上介皆奉其君之族・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族而立・置於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壇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族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古文尚作「疏」正義曰・注尚左者・毛本者作皆・校勘記云・徐本無皆字・陳、閩、葛本、集釋、通解、俱作者・與疏合・上・疏楊氏作皆・今案・殷本作者・戴校集釋云・作皆訛・土揖庶姓・毛本士誤上・校勘記云・嚴、徐、陳本、集釋、通解、俱作士・○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族置于宮者・上介・諸侯之上介也・云奉其君之族・則似族各以其國爲識・故賈疏謂與銓旌及在軍徽職同・然謂以尺易初・小而爲之・恐非・司常云・諸侯建旂・又云・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是會同各建其旂・不聞小爲之也・李氏集釋引摯義曰・建旂者・所以殊爵命・示等威也・又引詩曰・君子至止・言即其族・今案・周禮典命云・上公車旂・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五爲節・大行人云・上公建常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是旂以爵命爲殊也・注云置於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經云王之位也者・以下云公侯伯子男等就族而立・必旂已建・而後可就・是建之在先・故云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經云

置。注云建一也。云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及諸侯諸伯諸子諸男面位。鄭皆據大戴禮朝事儀而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其位亦如此。云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者。盛氏世佐云。尚左者。據王而言也。王南鄉以東爲左。故諸公北面者東上。諸侯在諸伯之東。諸子在諸男之東。是皆以左爲上也。諸侯入壇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者。以旂在左者趨而左。旂在右者趨而右。故云或左或右也。經雖有四門。但據司儀王南鄉。則諸侯均當自南入也。秦氏蕙田云。會同爲宮。方三百步。六尺爲步。則方二百二十五尋也。壇方十二尋。居宮之中央。壇之下距壇門一百六尋有四尺。則公侯伯子男立位在焉。上介奉旂而置於宮者是也。云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者。案司儀云。昭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注。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據此注。是王升壇在先。諸侯乃入門。就旂而立也。鄭以彼經據王而言。此經據諸侯而言。其儀則一。故兩經互引爲證。但注云見揖位乃定。則似諸侯初入門時就旂而立。皆北面。既揖。乃各如其面位。以燕禮。卿大夫入門皆北面。公降揖之。卿乃西面北上。大夫北面少進。推之。可知也。又司儀南鄉見諸侯。不云降階。此注云降階者。亦約燕禮而知也。云古文尚作上者。胡氏承块云。案上下字作上。尊尚字作尚。鄭從今文作尚者。取其當文易曉耳。敖氏必以上義優於四傳揅。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揅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尚。非矣。四傳揅等。子男於下等。揅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記之覲云。四傳揅者。每一位畢。揅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疏。正義曰。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揅。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古文傳作傅。重脩監本傳誤刻作傳。○傳揅者。設撫玉。毛本誤作撫王。校勘記云。嚴、徐、闡、監、葛本、集釋、通解、俱作撫玉。陳本受玉撫玉俱作王。尤誤。皆如觀禮。閩葛皆俱誤者。而俱東上。閩小上誤作士。張氏曰。注曰。王官之伯帥之耳。吉觀國所校監本。改王爲曰。未知如執據。篇末之注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從諸本。官通解作宮。古文傳爲傅。重脩監本傳誤刻作傳。○傳揅者。設揅而傳命。與旅揅異義。見前。云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揅升諸侯以會同之禮者。謂王從壇降揖五等諸侯。既揖。乃復升壇。於是設揅傳告五等諸侯。使升壇行會同之禮也。云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而言也。但彼文不言拜。此言拜者。案彼者。據司儀。及其揅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而言也。

注云。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又云。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王玉。最氏三禮圖云。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又云。或可降拜者。皆降於地。升成拜於奠玉之處也。今案董氏降拜之說。以後說爲長。其前說則仍司儀賈疏之文耳。臣之拜君。以下爲敬。自應皆降拜於地。其升成拜。則俱謂於奠玉之處。據鄭注云。既乃升堂授王玉。上升成拜。不言升堂。則亦謂於奠玉處拜也。然則此注所云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者。謂奠玉幣及升成拜。公皆於上等。侯伯皆於中等。子男皆於下等也。姜氏兆錫云。見以土時天之三揖。以尚親。而拜以上中下之三等。以尚爵。是也。云壇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觀禮者。謂上云於上等中等下等者。係會同之禮在壇。與觀異。至壇者延之升堂致命以下諸儀節。則皆與觀禮同。受玉。謂觀時。撫玉。謂享時。此瑞職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是會同亦執瑞玉。與觀同。司儀又云。其將幣亦如之。鄭注。將幣。享也。是會同亦行享禮與觀同。降拜於下等。等字係涉上文下等而衍。降拜於下。卽降拜於地也。若以爲下等。則義有難通矣。請事勞。謂觀時內祖請事及王勞之也。會同以發禁施政。其禮較大於觀。亦必有告聽事及王勞之禮。以上各事。壇者每延之曰升。此會同亦然。故云皆如觀禮也。云是以記之觀云者。以會同之禮略與觀同。故記之於觀。是鄭亦以諸侯觀於天子以下爲記也。云四傳壇者。每一位畢。壇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者。鄭以公侯伯三次傳壇。子男同一次傳壇。爲四傳壇。敖氏則以一朝三享爲四傳壇。褚氏云。注四位之說。本於孟子夫有所受之也。禮經釋例云。敖氏以五等之位皆北面爲一列。又以一朝三享爲四傳壇。皆與注異。竊謂五等之爵。不應無差等。享時亦不應升拜。注說不可易也。秦氏蕙田亦以敖說爲非。云至庭乃設壇。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者。謂如康王之誥。大保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是也。至庭乃設壇。對觀禮門外設壇言之。必知至庭乃傳。是也。書亦或爲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設壇者。以司儀云。及其壇之。各以其禮。在王見諸侯三揖之後。故知諸侯入門時未有壇也。云古文傳作傳者。胡氏承珙云。傳與傳聲義皆不相近。自由形似而誤。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注。故書傳爲傳。杜子春云。傳當爲

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疏)** 正義曰。載大旂。毛本旂作旆。校勘記云。唐石經集釋。通解。揚、敷、俱作旂。注焉。謂祝掌其祝號。**(疏)** 同。與疏合。張氏曰。載大旂。諸本旂作旆。從諸本。今案。陳鳳梧本。經注俱作旂。注玉海引亦作旂。嚴本經作旆。注作旂。黃氏石烈云。旂是旆。誤。注王建大旂。毛本大誤太。下同。校勘記云。案大讀如字。大常。猶大旂也。今人讀他蓋切。非是。繅藉。嚴、徐、閩、葛、俱從竹。作籍。黃氏石烈云。藉譌爲籍。形涉而誤。又校勘記云。由此二者。由、閩、葛、俱誤作曰。不協而盟。協。閩本誤作僞。既盟則藏之。盧文弨云。藏是。戴校集釋依本文改貳。但疏云。司盟之官。覆寫一通自藏。註後覆驗。則注疏本自作藏。然藏即是貳。兩者俱可通。而藏字義較顯。今案嚴本作藏。仍之。**(疏)** 此謂天子會同之日。先拜日而後朝諸侯也。依行禮節次。此當在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之前。因奉旂就旂連綫爲順。而就旂而立。及四傳壇。四時會同之禮皆同。拜日。禮日。禮月。四瀆。禮山川丘陵。四時有異。故先以同者就於前。而以其異者退就於後。此記者敍次之法。後儒多誤駁注說。詳下。天子乘龍。乘路車而駕龍馬也。載大旂。載之於車也。象日月升龍降龍。言繪日月升降龍之象於旂也。出。謂自國而出也。拜日于東門之外。謂王城東門外也。反祀方明。謂既拜日而反乃於壇祀方明也。上古加方明于其上。未祀也。此乃祀之。既祀。乃朝諸侯傳壇也。**(疏)** 此謂會同以春者也者。會。無常期。有以春者。有以夏秋冬者。同。則不巡守之歲。春東方諸侯來。夏南方諸侯來。秋西方諸侯來。冬北方諸侯來。此云拜日于東門之外。故知謂會同以春者也。云馬八尺以上爲龍者。周禮屢人職文。云大旂。大常也者。案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則旂與常別。此云大旂大常者。對文異。散則通。桓二年左傳。三辰旂旗。服氏注云。九旂之總名。是九旂總名旂旗。故常亦得稱旂。云王建大常者。司常職文。引以證大旂之爲大常也。云繩首日月。其下及旂。交畫升龍降龍者。白虎通引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是日月升龍。龍皆畫於旂也。旂之正幅爲繩。下屬爲旒。爾雅繩帛繩。郭注云。繩。衆旒所著。是旒屬於繩也。經先言日月。次言升龍降龍。故知日月畫於繩首。而其下及旂畫升龍降龍也。郊特牲曰。旂十有一旂。龍章而設日月。謂此也。司常但云日月。不云升龍降龍者。九旂之制。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故以日月與交龍對言也。引大戴禮朝事儀者。以朝日。事與比同。故引以爲證。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繩藉尺有二寸。增大圭者。玉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一旂。前後遼延。郊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旂。則天數也。玉藻又云。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鄭注端當爲冕。賈疏遂以朝事儀所

云冕爲玄冕。今案。觀服袞冕。則會同不得服玄冕。玉藻玄冕朝日。鄭注以爲春分朝日之禮。與此異。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繩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鄭注。晉讀爲攝。攝。謂插於紳帶之間。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絰斐首。天子服之。鐵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鄭注。壯篇有繩云。礪所以繩五。廣袤各如其五之大小。故鐵圭尺有二寸。繩藉亦尺有二寸也。云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者。大路。玉路也。周禮巾車。一曰五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鄭注。樊讀如繫帶之繫。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皆以五采屬飾之。就。成也。云貳車十有二乘者。貳車。副車也。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故王十二乘。哀七年左傳云。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故天子物服多用十二也。云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者。朝日於東郊。與此經釋日于東門之外也。郊在國門外。云東郊。則知東門之外爲王城東門外。鄭注。玉藻云。東門。謂國門是也。敖氏乃以東門爲卽此宮之東門。非矣。云所以教尊尊也者。與瑞鄭注云。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是教尊尊之義也。云遇而朝諸侯者。以上皆朝事儀文。彼文退而朝諸侯下。卽云。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則知退而就壇朝諸侯矣。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者。言朝事儀朝諸侯在朝日之後。而此經拜日之後卽祀方明。是已祀方明。乃見諸侯也。王制孔疏。據此注申之。謂未祀方明。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爲未祀方明之前已見諸侯。非也。云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又引司盟職文者。不協而盟。左傳文。見前。謂凡會同。雖不盡盟。而有不協者。則會同之後必盟。故引司盟文以證之也。云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載之者。案周禮本文。載下無書字。又載作忒。云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者。鄭意欲解方明與司盟之明神爲一。與上諸侯觀于天子節注意略同。故言詔明神必有象乃可詔。則此方明者。卽明神之象也。云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者。言會同之禮。先祀方明。既祀。微之。而朝諸侯。若有盟。則於盟時又加方明於壇上。以載辭告焉。云詛祝掌其祝號者。案周禮詛祝云。掌盟詛類造攻試禮樂之祝號。鄭注。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其職又云。作盟詛之載辭。是以證盟時以載辭告之義也。○案鄭注。據朝事儀考之。謂曰。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又謂此言拜日于東門之外。爲春會同之禮。下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爲夏冬秋會同之禮。其說至精確。敖氏乃謂此言已受諸侯之朝享。乃帥而拜日。其節與朝事儀不同。又謂禮日于南門外。以下三禮皆與上事相屬而舉之。盛氏世佐從其說。以鄭注爲非。姜氏兆錫至以此訾鄭之躊躇。今引諸儒之說正之。張氏爾岐云。惟其次第。上介先期置旂。質明。王帥諸侯拜日東郊。反祀方明。二伯帥諸侯入壇門。王降階。南鄉三揖。諸侯皆就其旂而立。乃傳壇。褚氏云。此及下兩節。行禮次第。當在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之前。東門。

玉壩東門也。先拜日于東門外。乃至壇祀方明。然後徹方明朝諸侯。或有盟誓之事。則朝畢復加方明。節次宜如是。若先受朝。而始拜日祀方明。恐非敬神之道。夏秋冬。以此推之。若如敖氏不分四時。專就壇宮三百步之地。一日而偏執五瑞。姑無論日力不給也。即如此日受朝之後。乃始出壇東門而拜日。復反而祀方明。又至南門重禮已拜之日。乃越西門至北門而禮月與四瀆。終乃旋至西門以祀山川丘陵。其紛雜無繙甚矣。周公制禮。夫豈其然。秦氏蕙田云。敖氏謂此三禮者皆與上事相屬。則是於拜日祀方明之後復舉之。既拜日東門外。又禮日南門外。一禮日于南門外。事而再祭。毋乃數而瀆乎。以上三說。皆辨正敖氏之失。而褚氏之說尤詳備。其有功經注大矣。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禮月於北郊者。月大陰之精。以爲地神也。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縱子疏正義曰。注夏冬秋。校勘記云。賈疏作秋冬。今案。作冬本、集釋、通解、俱作容。與單疏述注合。通典作祭。誤。今案。盛氏云。作客者。傳寫之誤耳。又大陰之精。嚴本、集釋、俱作大。毛本作太。據釋文大史音泰。注云。後大陰同。則作大是。下同。○此亦就其異者言之也。上言天子車旂之制。及反祀方明。此三時會同禮。亦皆如之。惟夏則禮日于南門外。冬則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秋則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與春拜日于東門外異。故特記之也。祀方明。係總祀羣神於壇。此則各就其方位拜禮之。四瀆。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原注海者也。丘陵詳下節。鄭氏敬云。日爲陽精。故於南。月與四瀆陰精。故於北。山川丘陵主成物。故於西。王氏士讓云。日。大陽之精。拜於東而禮於南。皆陽方也。月。大陰之精。四瀆爲極陰。故同配北方。月又尊。故先言之。山川丘陵。出雲見風雨。爲微陰。故同配西方也。注云。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者。上拜日東門外。爲春會同之禮。則此三者爲夏冬春秋會同之禮明矣。鄭於司儀注言之特詳。已見前。經言南北西。故注言夏冬春秋。淺人謂爲秋冬誤倒。非也。云變拜言禮者。容祀也者。鄭意以此拜與禮當有祀事。但言拜則祀不可見。言禮則祀見。故云變拜言禮容祀也。秦氏蕙田云。上言拜。此言禮。互文也。云禮月於北郊者。月大陰之精。以爲地神也者。日爲大陽之精。月爲大陰之精。淮南子說文等書多言之。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鄭注禮記。以日爲天神。故以月爲地神也。言此者。見日月同尊。故言禮日。卽言禮月。解經先北於西之意。四瀆與月同禮於北。而川不於北者。敖氏云。四瀆尊。宜避之。是也。然丘陵亦山類。四瀆亦川類。故下注以日月山川括之。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者。卽司盟注。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是也。引詩者。王風大車篇文。引云

春秋傳者定元年左傳宋仲幾語。然傳文本作山川鬼神。此引作山川神祇。似神祇是也。云此皆用明神爲信也者。言詩與傳皆用著明之神爲信之事也。鄭意蓋以會同必有盟。此經於上下四方之神獨禮日月山川。故引詩傳。反復申明。以爲盟神之證焉耳。然祀方明。與拜禮日月山川。原係兩事。祀方明。凡會同皆然。拜禮日月山川。則各因其方位行之。春夏不必禮月山川。秋冬卽不必禮日。且亦不專爲盟禮之。卽不盟亦然。方明爲上下四方之神。則日月山川亦在其中。然不可專以方明爲日月山川之神也。○案敖氏誤以此三禮皆與上事連舉。辨見上。又注容祀二字。俗本誤作客祀。張氏爾岐據之。遂作主客之客解。爲儀禮集編所議。則讀書校訂之功。不容少矣。

右會同之禮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揭其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於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大陰之精。升。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古文瘞作壇。疏。本揭作揭。下其字。賈疏作於。毛校勘記云。揭。嚴、徐、陳本、通解、俱作揭。與單疏述注合。集釋、楊氏、从手。案。釋文音苦蓋反。是讀爲悅歲揭日之揭。明係揭字。今本釋文亦誤作揭。唯宋本不誤。或曰揭當作揭。職金注曰。今人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揭槧。謂之揭槧。今案陳鳳梧本亦作揭。下其字。嚴本及各本俱作揭。從嚴本。又主山川也。毛本主誤上。校勘記又云。月者。通解者作乃是。王官。通解王作五。○此經言巡守祭祀之禮與上異。上不言祭天地。又川與四瀆分禮。此言祭天地。祭山丘陵川。不及四瀆。蓋巡守但就所過山川祭之。四瀆不必兼祭矣。其敍於觀禮之末者。以巡守至方岳。有觀諸侯之事。故因會同而並記之也。張氏爾岐云。此言天子巡守四岳。各隨方向祭之。於山言升。於川言沈。是就其處而舉此禮。故知是王者巡守之事。鄭前注云王巡守。至於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爲此經設也。秦氏蕙田云。案此經自諸侯觀於天子以下。論會同之禮。此條。謂王巡守。觀諸侯之禮也。王巡守。諸侯來觀。爲壇壝宮。加方明。四傳擴。皆與時會殷同之儀同。但會同則拜日及禮日月山川丘陵四瀆而已。巡守則祭天地。其禮尤大。故特記之。尙書曰。歲二月東巡守。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王制曰。歲二月東巡守。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郊特牲曰。天子適

四方先柴此巡守祭天與山川之明文。經傳雖不言祭地。然有柴又有望。則有瘞從可知。蔡氏德晉云。舜典王制所謂柴望。既祭天。自未有不祭地者。此云祭地瘞。可補二經之缺。今案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社即祭地。巡守將出而祭地。則所至亦必祭地明矣。詩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皆足爲此經之證。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是每歲常祭之禮。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瘞。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禋沈祭山林川澤。以疋辜祭四方百物。是總言祀天神祭地祇之禮。皆與此別。燔柴。鄭注爾雅云。既祭。積薪燒之。鄭注周禮祀實柴燔燎云。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也。是三祀皆積柴加牲其上而燒之。惟玉帛或有或不有耳。案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鄭司農云。大祀天地。則此燔柴祭天。當玉帛牲俱有矣。柴。說文作柴。云燒柴祭天也。引虞書亦作柴。段縣。郭注云。或廢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此不云廢縣而云升者。以巡守兼有封禪之事。鄭時遇箋云。天子巡行邦國。至於方岳之下。而封禪也。白虎通封禪篇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封禪以告太平也。又云。升封者。增高也。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名猶大也。升上也。亦引孝經說事。鄭時遇箋云。天子巡行邦國。至於方岳之下。而封禪也。白虎通封禪篇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高大者。考工記玉人職曰。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鄭注。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是巡守過大山川皆祭之也。浮沈。鄭注云。投祭水中。或浮或沈。此但言沈者。周禮小子職云。凡沈率侯禳。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大宗伯注亦云。祭川澤曰沈。是也。瘞埋。鄭注云。既祭。埋藏之。此但言瘞者。鄭注禮運云。埋牲曰瘞。是瘞與埋義一耳。司农職曰。凡祭事守瘞。鄭注。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是祭地言瘞也。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者。案山川各有主名。各有處所。不比戴天履地。四方皆同也。經言升。則是就其山之處升祭之。言沈。則是就其川之處沈祭之。故云必就祭也。注以就祭謂王巡守。是矣。而以爲及諸侯之盟祭也。則非。禮曰。天子揭。從手。揭者。舉也。揭蓋揭字之假借。應基竭切。而陸氏乃苦蓋反。賈疏亦不定揭字之義。皆其疏也。今案揭。即著明。卽上注盟神尚著明之義。云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者。郭璞謂燔瘞在既祭之後。卽注所謂終也。天地山川。四者皆舉。所謂備也。注引郊特牲及宗伯職文。以證祭天之爲祭日。又以柴爲祭日推之。謂瘞亦祭月。又因經言

祭天地・不書祭日月・復云・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展轉申說・義多未安・又引王制・以證王巡守之盟・其神主
僖二十八年・竟無山川之神語・未知鄭何所據・又云月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者・案淮南子云・月者大
陰之精・又云・日月・天之使也・是鄭所本・言此以證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義多牽合・陳氏祥道云・經
言祭天・而鄭氏言祭日・經言祭地・而鄭氏言祭月・且方明以象上下四方・而經傳凡言主盟者・多稱明神曰司愾・司
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齊語・桓公與諸侯約・誓於上下神祇・則諸侯之盟・
非特主山川也・鄭氏謂王之盟主日・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其禮無據・秦氏惠田云・鄭氏據大宗伯以實柴祀日
月星辰・因謂燔柴祭日・瘞祭月・但周禮禋祀實柴燒燎三者・自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同之・謂日月
皆燔柴則可・謂祭日燔柴・祭月瘞・則不可・以祭月爲瘞者・鄭之臆說也・燔柴與瘞・自是巡守告祭天地之禮・非祭
日月以爲盟神・不得與方明牽合爲一・且日月天神・非地示也・祭天可以主日・祭地必不可以主月・據祭義・大報天
而主日・配以月・祭天則日月從祀・故言祭天・可以包日月・不得以祭日月而冒天地之稱也・今案・此節注本支離・
陳氏・秦氏・駁之・甚是・鄭氏之意・蓋謂會同巡守必有盟・故前後注多謂日月山川爲盟神・以牽合方明・不知會同
固有不盟者・至巡守以考制度頒政教・並非爲盟而起・必以盟言之・誤矣・云古文瘞作瘞者・胡氏承珙云・爾雅孫注
云・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也・大雅皇矣・其苗其翳・釋文・翳・韓詩作瘞・釋名・瘞・翳也・就隱翳也・是瘞瘞
二字聲同・義亦可通・故古文假瘞
爲瘞・鄭從今文者・用其正字・

右巡守之禮

記〔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記・徐本要義俱作設・案此下三句爲記文無疑・石經補缺亦作記・徐本作設者・殆因注而
誤也・嚴本與徐本同・今案・黃氏現刻嚴本作記・不作設・不知校勘記何據云然・○或以記字宜在諸侯觀于
天子之上・似是・詳前・今
未敢移易・而附其說於此・

几俟于東箱

王卽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相翫待事之處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几俟・石經補缺、徐、陳、閩、葛、俟俱誤作
侯・集釋、通解、俱作俟・今案・嚴本作俟・注云王卽席乃設之

其廟受。儀禮。凡爲神。則几席並設。爲人。則先布席而後設几。聘禮。几筵既設。擅者出請命。注云。有几筵者。以公迎賓入升。公受宰夫几。執以授賓。賓訝受于筵前。北面設几。是爲人先布席而後設几也。昏禮禮賓亦然。有司徹。司宮筵于戶西南面。注爲戶席也。又主人迎戶升堂。執几授戶。戶受。奠于筵上。是布席在先。設几在後矣。此云侯。故知侯王卽席乃設之也。几。卽左右几也。設之者。司几筵也。敖氏謂天子登席於既設几之後。此云侯于東箱。指未設几之前而言。案旣設几而後登席。則無所庸其俟矣。敖說非也。云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者。案東箱卽東夾。注乃云東夾之前。則是以東箱爲東堂矣。詳特牲几席兩敷在西堂下。釋名云。翔。佯也。相伴也。相翔。猶相伴也。相伴亦作相羊。亦作僞佯。後漢書注。相伴。猶徘徊也。文選注。僞佯。猶徘徊也。又云。僞佯。猶翶翔也。漢書注。相羊。翶翔也。然則鄭意蓋謂東夾之前可以徘徊待事。故云相翔待事之處也。公食禮。公揖。退于箱。注云。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與此一也。賈疏云。觀在文王廟中。案鄭周禮注。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有五室四堂。無箱夾。此有東夾者。周公制禮。據東都乃有明堂。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室。若然。樂記注云文王廟爲明堂制者。彼本無制字。直云文王廟爲明堂。今案玉藻疏以此記東箱爲記人之誤。非是。據上經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則亦是中央室左右房之制。與明堂五室異矣。詩斯十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孔疏云。顯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西房東房。鄭志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廡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服之處。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洛誥王入大室裸。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答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及周公禮制。建國土中。以雒邑爲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先王之宮室尙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藻疏。亦引之。足證觀在文王廟。云戶牖之間與東箱。猶據西都宮室制度言之也。偏駕不入王門。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象輅。四衛革輅。蕃朝是也。偏駕之車。**(疏)**正義曰。注在旁。毛本在誤左。校勘記云。監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在。與疏標目合。與王同。王重脩監本作主。謂之偏駕。集釋。楊氏。俱重偏字。不入王門。入重脩目舍之於館與。

監本誤作人。今案：嚴本作在。又偏字不重。從嚴本。又輅。集釋俱作路。云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者。案同姓金路。據巾車云。金路。同姓以封。是同姓之國乘金路也。以下俱見巾車職。巾車又云。王路以祀。此五路王備乘之。諸侯止得駕其一與王同。故謂之偏駕。禮記仲尼燕居曰。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鄭注。偏。不備耳。國語注。偏。偏有一也。是也。列子注訓偏爲邊。是鄭言在旁與己同之義。云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者。據上經朝時乘墨車。是金路象路之等不乘以入王門矣。云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者。此無正文。但既不入王門。自舍於館矣。盛氏世佐云。王門。王城門也。不入者。以其疑於天子也。雖然則諸侯在天子之國。乘墨車。不獨朝時爲然。故記著之。方氏苞曰。入王都而寡駕天子之車。則使人疑。故五等之國乘墨車。所以彰臣節。定民志也。不入王門。則於畿內得乘可知矣。今案上經乘墨車鄭注云。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是諸侯在天子之國。不得與金路等車矣。盛氏方氏之說是也。冕圭于繩上。謂繩於地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末古文繩作璪五字。乘金路等車矣。盛氏方氏之說是也。冕圭于繩上。謂繩於地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末古文繩作璪五字。繩。此云冕圭于繩上者。謂侯氏入門右。冕圭於地時。以繩爲之藉。故記云冕於繩上。而注以繩於地解之也。云古文繩作璪。詳聘禮。○凌先生諱廷璉補觀義曰。古者天子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觀。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故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覲。天子當宇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朝。凡朝覲宗遇會同於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繩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繩皆二采再就。廟中將帶。皆三享。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受贊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受擊受享。皆於廟。殺氣。質也。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優侯氏也。天子賜舍。使侯氏卽安也。天子袞冕負斧依。鄉明出治。象天道也。侯氏裨冕入門右。所以承天。象地道也。覲用命圭特達。禮以少爲貴也。享用束帛加璧。有庭實。隆殺之義也。冕圭于堂下。墳者辭。然後升致命。降階再拜稽首送玉。墳者辭。然後升成拜。覲禮盛。侯氏先以臣禮見。天子以客禮受之也。三享皆中庭。奠幣。升堂致命。降階再拜稽首。不復升成拜者。享禮殺。全乎爲臣也。享畢不禮實。天子尊也。不觀。侯氏自來。非使人也。禮畢乃右內袒於廟門之東。天子威諸侯也。賜侯氏以車服。天子懷諸侯也。或曰。冕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饗禮乃歸。賓客之道也。時會殷同之禮。諸侯觀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古者諸侯不順服。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觀。至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謂之時會。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

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謂之殷同・方明設六色六玉者・禮天地四方也・觀受之於廟・會同受之於壇・文質相變也・上公建常九旌・侯伯建常七旌・子男建常五旌・故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旌而立也・拜日于東門之外・日生于東也・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山川導自西也・禮日于南門外・就陽位也・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就陰位也・祭天燔柴・祭山丘燔升・本乎天者・親上也・祭川沈・祭地瘞・本乎地者・親下也・天子將行會同之禮・必先朝覲諸侯於廟・故孔子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爲其相者・諸侯之卿大夫士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朝覲宗遇・常禮也・會同・大禮也・朝覲宗遇之於會同・如祠禴嘗蒸之於禘祫也・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貞・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貞・終王・先王之訓也・大雅曰・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言觀禮也・又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璽箑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錫・襷韞淺襪・豫革金卮・言既覲而賜之車服也・小雅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言會同之禮也

右記

義 附觀

